

孫德謙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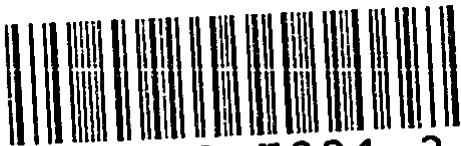
書讀法略例

商務印書館發行

山
東
省
立
大
學
圖書館

田
子
利
占

一
部
方
永
嘉
馬
公
惠



3 0648 7821 2

自序

昔聖門子路之言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蓋言學問之事當思出而用世裨益於民人社稷非特以讀書爲專務也夫學之所以可貴在能治己以及物有功於家國讀書固非其急者雖然卽言讀書亦豈易易哉論語有云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子貢殆有歎乎聖道高深學者入門爲難吾謂人之爲學其讀書也亦復如是則吾國四部之書汗萬牛充萬棟亦極美富之觀矣世之身列儒林者矻矻一生叩以經史義理瞠目而不能答孟子所稱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比比然也一二材智之士識力自高偶有所窺未嘗不能闡與理合及詢以源流得失則又緘口結舌而不敢言若是者何哉往嘗窮究其故大抵中壘不作別錄散亡世無人焉啓示門徑使來學知從入之塗耳夫人而篤志劬學載籍極博不得門徑而昧所從入則冥行擿埴庸有濟乎嘗見昔賢之論讀書訣矣往往自矜創獲未足與人共喻又如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祇以陳說其功力至於書之若何誦習或兩書所載其文與事無不從同而意義

則判然各異諸如此類條流實繁能彌綸羣言鉤元提要以備潛修之彥得所據依者則概乎未有聞也近世俞蔭甫太史撰有古書疑義舉例分別部居固足自關戶牖而有軌轍之可循矣然僅求之一字一句猶是不賢識小無能觀其會通心焉憾之者久矣余性好讀書於學則無不闕弱年而後始則致力於經小學能略識聲音訓詁於向歆流略又嘗搜輯成編久之研治諸子以爲顯門之業頃歲以來知龍門史學卓越古今自來解者第考訂異同甚者喜攻其短遂寫定衷聖而下爲太史公書義法都五十篇生平意在立言以期古之所謂不朽輒斐然有子勝之志然殫精竭慮者數十寒暑每有開寤半由沈思苦索而來艱乎其爲力哉夫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子雲氏揭其要矣余常恨讀古人書少所師資使無敏悟之功積疑於懷必不能怡然而渙然而晚生末學苟非爲之通閉解滯俾一隅三反須待其能自得師勢將童而習之白紛如也此班孟堅所以有勞而少功之說乎於是不揆寡聞條分件繁名之曰古書讀法略例擬立題目將二百通凡俞氏所已具者則不復相襲其纂述大旨爲前哲則在辨誣求真爲後賢則在息疑牖智斯蓋素所蓄積然矣彼博覽墳典者倘率是而行或又能觸類而引伸庶幾其用力旣省見理易明而收效較捷

乎東瀛人士嘗謂余之學派近泰西智識分類學以余學行庸陋何能自成宗派今之區析類例亦不過爲學者攻錯之助其諸耆古願學之君子將有取乎是與乙丑八月元和孫德謙自序

古書讀法略例

目錄

卷一

事同義異例	一
文同意異例	七
無文字處求文字例	一三
無證據中得證據例	二〇
讀書因彼見此例	二五
讀書由虛索實例	三〇
傳聞例	三五

反徵例	四〇
知意例	四四
逆志例	五〇

卷二

兩書不可牽合例	五九
兩書不可強同例	六五
兩書不可偏重例	七一
兩書不可移用例	八一
統上文而說乃通例	八七
統下文而義自明例	九三
衍文爲要語例	一〇一

省文用互見例……………一〇八

卷二

讀書宜辨家數例……………一一三

讀書宜辨宗旨例……………一二六

讀書宜辨章法例……………一三六

讀書宜辨文法例……………一四六

讀書宜辨句法例……………一五四

古書事相類者連載例……………一六三

古書理相違者分觀例……………一六七

卷四

書用校讀例·····	一七九
書用鈔讀例·····	一九七
書用點讀例·····	二〇六
書用善本讀例·····	二一五
書用歸類讀例·····	二三三
書在善讀例·····	二三五
書在多讀例·····	二四四
古書自爲經傳例·····	二五〇

卷五

善推例·····	二五七
闕疑例·····	二六七
得聞例·····	二七五

分篇例	二八二
古書有不通用字例	二八九
古書有不經見字例	二九三
讀書不求甚解例	二九七
讀書不破常解例	三〇三
古書有爲言例	三〇九
古書不盡言例	三一五

卷六

言公例	三二一
避諱例	三二八
旁行例	三三五

論世例·····	三四一
寓言例·····	三四七
讀書不因人廢例·····	三五三
讀書不存己見例·····	三五八
上下文虛實異釋例·····	三六三
上下文偏全異敍例·····	三六八

古書讀法略例

卷一

事同義異例

古書之中。有同載此事。而其義則各異者。夫著一書也。所述之事。與他書同。使其義則全然無異。亦何貴有此書乎。故吾讀古書。見其有事同而義異者。雖不能悉行臚列。然學者苟略知一二。則必能尋繹其義。而識異同之故矣。試言其例。

尹文子大道上篇。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呂氏春秋壅塞篇。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彊弓。



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士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此尹文與呂氏春秋。於齊宣王好射事。非所記則同。而論其義則異乎。何言之。尹文名家也。名家之學。循名責實。今以宣王之射。譏其悅名而喪實。則仍名家正名之義也。至於呂氏。不務辨其名實。惟謂宣王之射。終身自以爲能用九石者。乃出左右之阿主。因有慨於直士之寡。遂爲亂國之大患。其篇題曰壅塞。是義主乎壅塞。而與尹文之綜覈名實異矣。

孟子梁惠王下篇。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莊子讓王篇曰。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

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忘其身。豈不惑哉。呂氏春秋審爲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淮南子道應訓。太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

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寄天下矣。自孟子以下。所稱者。祇太王去邠事。文雖小有不同。而其事則無不同。然在孟子。蓋以太王仁人。仁人去國。民自歸之。乃孔子天下歸仁之義也。莊子則美太王之尊生。而爲世之見利忘身者戒。其義已異矣。若呂氏謂受先人爵祿。必重失之。顯揭之曰先人。是異於莊子之身居高官尊爵者矣。其云生之自來者久。而輕失之。意蓋言先人爵祿。固當受而不敢失。獨於己之生命。反不知其重。豈非大惑乎。則義專在嘉太王之能尊生矣。淮南子之說。似與呂氏無異。觀其引老子言。則義又不同矣。何也。老子此數語。若謂其人而自知貴身愛身者。天下乃足以託之寄之。淮南之有取於老子者。所以見太王惟能保生。此民之所由相從。得於岐山下成國。卽是其身既知貴愛。邠之民以爲可寄託也。言乎其義不與呂氏又異乎。

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

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列子力命篇。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與。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呂氏春秋貴公篇。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

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莊子徐無鬼篇亦載此管子與桓公論相事。隰朋於家國政事。有所不知。較之鮑叔惡惡太甚。但能不受非道者。其爲人自不可同語矣。管子曰。以德予人。謂之仁。以善養人。未有不服人。管子蓋以隰朋仁人。仁人者必爲人所服。自宜授之以國政。在管子書中述此事。亦明乎管子之知人而已。乃列子云。非薄鮑叔。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不得不厚。且以厚薄謂弗由於我。此其義果何如乎。其下有言。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若是列子以管仲之舉隰朋。且入之力命。篇非歸之於命乎。至呂民則又異矣。相爲大官。隰朋之不聞不見。是有爲相之度也。爲相而用小察小智。則與大匠不斲諸說不合矣。然則稱桓公行公行私者。復何謂乎。蓋管子之不薦鮑叔。公也。桓公當時聽管子而行公。遂爲五伯之長。及行私而信豎刁。甚至身死而蟲出於戶。此卽私之爲害。在呂氏固服管子之擇相。能有公心也。其義亦良可見矣。

凡此三者。皆事同而義異者也。古書中固不僅此。略舉其例。吾願讀者推而廣之可矣。

文同意異例

讀古人書。此豈易事哉。往往有文辭相同。而不能知其意之所在者。夫古人立言。各有宗旨。得其宗旨。則文雖從同。用意自異。不然。彼此從同。豈兩書可以互訓乎。其法在此一家者。就其全書宗旨。以探其意。如是則文同而意之異者。可以悟矣。昔名家惠施之言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則同。而所以東走之意則異。學者能通其說。庶幾爲善讀書矣。今試明其例焉。

鄒析子轉辭篇。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以死。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故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以知其然。爲之斗斛而量之。則并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平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教之。則并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彼竊財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是非竊仁義邪。故遂於大盜霸諸侯。此重利也。盜趾所不可桀者。乃聖人之罪也。此其文不全與莊子胠篋篇同乎。胠篋篇曰。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

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其文之同者如是。吾謂其意則不能無異。曷言乎其異。鄧析非名家乎。名家崇真黜僞。竊國之大盜。列在諸侯之位。而又竊仁義之美名。其失真亦甚矣。天下事惟名與利。盜跖所爲。猶不過利而已矣。盜跖莊子作盜跖所不可禁今仍從鄧析原文而諸侯之竊國者且有仁義之名則是重利也重利所在雖禁之有不可故聖人之以仁義立教轉爲大盜所用聖人亦豈能逃其罪乎以仁義爲大盜所用而歸其罪於聖人此不知名家之學者必斥其立論之謬然析特嚴責乎竊仁義者以爲聖人之教亦豈料其弊之至於此乎故如析之說其意則仍在辨別名實也莊子爲道家之學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故莊子之抵排仁義將以明道也亦由當世諸侯如田成子輩既竊人之國並竊仁義之名以爲不返之於大道而用仁義爲教則有利於大盜天下無治平之可望矣其言聖人不可死大盜不止語雖出於

激憤。然竊國者並竊仁義。斯固莊子之所痛惡也。觀下文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掎斗折衡而民不爭。在莊子之意。所有斗斛權衡符璽。以及仁義之教。必謂一切攘棄之。民乃可治。不知以事勢言。古聖王造爲斗斛諸物者。使人民庶有所依據耳。若盡廢而不用。亦豈安民之法。恐量而無斗斛。稱而無權衡。信而無符璽。益見其亂矣。卽仁義之道。爲大盜所竊取。聖人所無如何。然人苟任性而行。無仁義以矯正之。後世民心險詐。其可高語道德乎。老子嘗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吾知道散德離。聖人之以仁義爲教。蓋有不得已也。顧道家則尙道德。莊子以道德爲歸。今於大盜之竊仁義。而原其過於聖人。非其意將以明道乎。知莊子爲明道。則與鄧析之文。不能以其同而等觀。齊視。讀其書者。當窮究其意。而分別釋之。蓋意本異而不同者也。

鄧析子又云。夫治之法莫大於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爭。恐與君爭。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則私善不行。君立而愚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此國之道也。其文不又與慎子同乎。慎子曰。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

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文之同也。又如。是名法兩家。最難剖別。况篇中。並是論法。安見其有異意。抑知讀名家書。則惟執一名字。據以作解。不必因其文及於法。遂牽混於法家。如此言法莫大私不行。功莫大使民不爭。與其下其亂甚於無法。其亂甚於無君。蓋謂治國之道。大要在乎私不行。民不爭。若立法之後。而以私心與法爭。立君之後。而愚者可與君爭。有爭則必亂。至於亂矣。則立法不如無法。立君不如無君。甚且過之。其意仍不外核名實而已。所謂民一於君。事斷於法者。亦言民則統一於君。事則悉斷於法。雖似兼法而論。推析之意。祇以爲人民者。國既有君。民當一歸之。其於事也。國有法在。則盡從而憑其判斷焉。何莫非正名之意乎。慎子者法家也。今明明稱立法矣。則所主自在法也。然不可以慎子爲法。而謂鄧析亦如是也。諸子之學。後世往往不能通其意。所失在不辨家數。又不考其宗旨。至如文字相同者。更無有窺測其意。必且疑爲絕無異同者也。試思文同而意亦同。若名法者。何足爲專家之業乎。

鄧析子又曰。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安。與貴者言依於勢。與

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此言之術也。其文則又與鬼谷子同矣。權篇曰。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文之同也。又若此。名家之貴辨言。漢書藝文志。其於名家。所云。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是也。今析乃論言之術。其下與智者言云云。則謂言當因人而施。其術則如是而已。意在正名。無他道也。鬼谷子者。隋書經籍志。次之縱橫家。謂其所以明辯說。善辭令。而舟固並稱之爲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則縱橫家之辭辯。有權道也。考其學出於掌交。隋志引周官掌交爲證。可以見矣。然則縱橫一流。乃善合邦交者也。其最著者。在戰國時。莫如蘇秦張儀。而鬼谷爲之師。今與智者言數語。文若與鄧析同。而不知其意異也。雖然。其言依於博。依於辯。所論與言之術。何謂也。曰。使當交聘之際。所與他國言談之人。其人而爲智者。吾之言必繁稱博引。而後智者可絀。其人而爲拙者。彼旣病於拙訥。吾與之滔滔致辯。而拙者必服。如其人而辯者也。吾與之言。事事扼要。而辯者必將處於窮。貴者尙勢。吾言卽出於勢。富者好高。吾言卽出於高。倘其人而爲貧者。吾之

言可動以利。其人而爲賤者。吾之言可託於謙。又或所與言者。乃好勇之人。吾以果敢勝之。專務過人者。吾以敏銳折之。凡此辯說之術。惟在權事制宜。此縱橫家所以必嫻於辭令者也。由是以觀。析與鬼谷。一在正名。一在用權。詎可以謂其文同而意無異乎。他如析之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於不爲。與鬼谷符言篇之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通。輻輳並進則明可不塞。有主明。爲文不又同乎。然析之意。見聞智慮。能用天下者。其術存乎我不自爲。而取之天下。在鬼谷則以輻輳並進。而我之明不可使之蔽塞。其意顯然異者。不復詳也。又如析之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抱薪加火。燥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溼者必先濡。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析祇明同類相應之理而已。鬼谷摩篇則曰。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溼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其曰

內符之應外摩。是縱橫家揣摩之術。與析異意。爲其彰明較著者。則亦存而不論矣。以上文同意異。僅舉鄧析爲例。讀者倘能觸類引伸。則此亦讀書要法也。析之書。人多病其出於僞造。由吾觀之。其全書立言之意。無非名家之正名。作僞者而能知此乎。古書中。文同而意異者。原不獨鄧析爲然。特援析以見其例。亦欲讀其書者。知析純乎其名家也。

無文字處求文字例

古書之得傳於今日者。文字之所以可貴也。古人往矣。讀其書者。亦求之於文字而已乎。不求之文字。則將何求。吾聞莊子之言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如其說。蓋言古人已死。文字特其精魄耳。雖然。讀古人書。舍文字又何從而求之。曰。當求之文字而外。能於無文字處求文字。則得矣。其法若何。請舉一二以爲之例。

論語述而篇。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

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由。夫子不爲也。此章文字。可卽就文字求之乎。冉有以爲衛君問子貢。子貢曰。問夷齊之爲人。並不及衛事。乃出而言。夫子不爲。在子貢智足知聖。自可不待明言。後人讀書。則何以求之。而曉然於孔子不爲衛君之意。不知無難也。冉有所謂衛君者。出公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輒卽蒯瞶之子。其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子而拒父。惡行之甚。子貢之問夷齊。以其爲讓國之人。孔子稱之曰賢。是美其讓德。而惡衛之父子爭國。意可見矣。夷齊讓國之後。終於餓死。而心又無怨恨。此之謂求仁得仁。孔子旣極贊歎夷齊。不必言不爲衛君。而不爲之義。自在言外。故子貢當日直斷之曰。夫子不爲。而讀論語者。於無文字處求之。亦可悟其故矣。若但憑文字。以爲孔子與子貢。不過評隲夷齊。而爲衛與否。反略而不論。則子貢不爲之說。果何解耶。

史記夏本紀。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余始病少康中興。夏之大事也。本紀不爲詳載。索隱據左傳爲注。以譏史之疎略。其說誠是。乃後於吳世家見之。世家述伍子胥之言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

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若是史遷於少康中興。並非疎略。若言史法。子胥所說。當次之少康時。乃爲完備。但龍門創爲紀傳體。往往有互相詳略者。今夏之中興。有吳世家在。讀者自能參觀而得。非必須於本紀少康時敍錄之。雖然。吾讀本紀至此。初疑少康爲夏代中興之主。何祇言其立與崩而已。幾無文字之可言。繼從全書求之。而中興之業。散見於吳世家中。益信讀古人書。不可不求之於無文字處也。如第拘本紀文字。而不復他求。少康中興。不竟將議史書之闕失乎。

荀子非十二子篇。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禹宇鬼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鬮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鮪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僣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鈞

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足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其中按之班志。子思孟子爲儒家。魏牟田駢爲道家。慎到爲法家。鄧析惠施爲名家。墨翟爲墨家。宋鉞爲小說家。它駟陳仲史鮪。則皆無書。不見之於著錄。凡言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說云云。此論諸家學術之得失也。言不足以合文通治。如此類者。荀子蓋懸禮以爲之衡。荀子長於禮。所謂始於誦經。終於讀禮是也。荀子旣長於禮。故自它駟以下。無不斷之以禮。雖然。它駟魏牟。謂其不足以合文通治。何也。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則文者荀子卽屬禮而言也。記曰。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它駟

魏牟。有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可知其不合於禮矣。陳仲史鮪。謂其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何也。非相篇曰。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則分者荀子亦屬禮而言也。陳仲史鮪。但知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可見其不明於禮矣。墨翟宋鉞。謂其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何也。君道篇曰。聖王財衍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則荀子之所謂辨異者。乃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義。墨翟宋鉞。優無差等。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非以其不能辨之於禮乎。慎到田駢。謂其不足以經國定分。何也。王霸篇曰。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則荀子之所謂經國定分者。要之不外乎禮。慎到田駢。言成文典而無歸宿。不足以經國定分。非以其不能歸之於禮乎。惠施鄧析。又謂其不足以爲治綱紀。何也。勸學篇又曰。禮者國之大分。羣類之綱紀。荀子既斥其不是禮義。則不可爲治綱紀者。正因其不是禮義也。然則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則又何謂乎。曰。是直言其不統於禮耳。子思孟子。豈又有不統於禮者乎。子思四十九篇。不窺其全。固不敢妄議。孟子開宗明義。卽以仁義爲主。禮非其急也。故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荀子曰。將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谿徑。荀子之意。若以孟子既崇仁義。當統之於禮。曲禮篇云。道德仁義。非

禮不成。則仁義蓋由禮而成也。或曰。統之爲言。安見其必爲禮。不知荀子不苟篇。不云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乎。曰。推禮義之統。則孟子之法先王而不知統。尙非謂其不統於禮耶。夫讀古人書。貴探其立言之指。吾於荀子。旣知其指在重禮矣。今荀子於它駟諸子。所爲不足之說。不必其明言乎禮。而求之於無文字。殆無不犛然有當乎。

鄧析子轉辭篇。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此之謂君曰亂君。國曰亡國。中程謂奉法也。缺繩謂違法也。余往嘗求之文字矣。以爲奉法者從而賞之。違法者從而誅之。此誅賞誠得其宜。乃偏謂之亂君亡國。則莫識其義矣。且疑此之謂上。或有闕文。遂致不可解。旣而思之。思之。豁然而有悟也。析爲名家。此仍循名責實而已。何言之。析蓋謂立法之後。使但取其奉法者予之賞。違法者予之誅。求其實。奉法者果合於法。違法者果畔於法乎。爲人君者。不知循名以責實。而誅賞隨之。則是非斷於法。而出於君之私矣。析有云。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殺君不絕。今之謂爲亂君亡國者。說與之同。蓋人君操誅賞之權。而以私意存其間。勢必亂亡繼之。此其君故謂之亂君。此其國故謂之亡國。然則析亦辨名實耳。用其宗旨。而求之於無文字。則其義始明。讀古書。所以須研

考其宗旨乎。彼斤斤於文字之末。烏足語此。

或問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欲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又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孰寐。精神荒散。昔之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之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呻喚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列子之書。所以言幻言夢者。此何意乎。曰。求之文字。則第幻耳。夢耳。如以無文字處求之。則列子亦明其貴虛。

之義而已。呂氏春秋曰。列子貴虛。列子論道之旨。以虛爲貴。今以人之生死。皆是幻化。非虛耶。役夫之夢爲君。尹氏之夢爲僕。人本一夢耳。晝夜之間。易其苦逸。尹氏之與役夫。均是夢也。知人生之爲夢。則猶非虛乎。故列子之言幻言夢。卽由貴虛之說。推闡其義。世疑其書爲僞造。亦豈知其貴虛之旨哉。

以上無文字處求文字。爲例者五。聞之王或庵先生云。能於無字句處看文。便能於無字句處爲文。先生論文之見精矣。顧彼祇是論文耳。吾謂讀古書亦然。讀古書而不通此法。拘牽文字。此書之所多晦也。

無證據中得證據例

世之爲考據之學者。凡說一義。考一字。皆以得乎證據爲務。古人則不急急於此也。吾嘗讀其書矣。都有於無證據中而得證據者。學者亦欲聞其法乎。今略言之。可奉以爲例焉。

劉向五經通義。歌舞同處耶異耶。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尙德下功。故歌在堂。舞在庭。歌以養形。

歌者有聲。舞者有形。何言歌在堂也。以燕禮曰。升歌鹿鳴。以是知之。何以言舞在庭也。援神契曰。合忻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戶。以是明之。此於歌之在堂。舞之在庭。並無確切之證據。所以知歌之在堂者。燕禮曰。升歌鹿鳴。歌而謂之升。升必在堂矣。所以明舞之在庭者。援神契曰。合忻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戶。合忻既舞於堂。而四夷又陳於戶。則舞當在庭矣。燕禮與援神契。未嘗顯言其在堂在庭。而就升歌以知其。在堂。就合忻之舞。堂。四夷之陳戶。以明其在庭。是卽於無證據中得之也。又崩薨從何王以來乎。曰從周。何以言之。尙書曰。放勳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既王。是以知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著。尙書曰。翌日乙丑。成王崩。凡王者之稱崩薨。得知其從周者。書於堯則云放勳乃殂落。舜則云陟方乃死。曰殂落曰死。可見周以前。在唐虞之世。無此崩薨之稱也。周以前不稱崩薨。至成王而始有成王崩之文。故崩薨之從來。直決之曰從周。蓋用殂落與死之說。比附而出。此亦於無證據中。得有證據之例也。

此例之見於五經通義者如此。其書久已亡佚。今從馬國翰輯本。獲此二條。已足徵古人之得證據。善在類推矣。吾又讀班固白虎通義。見其凡爲證據也。無不以旁推得之。爰備書於後。

爵篇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尙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蓋言後王之稱王。必從前王死後。乃可加之。得加爲王者。以書於成王未死之時。其命迎康王也。不言迎王。而言迎子釗。釗者康王名也。則主之加稱。在前王死後明矣。其論死後加王之義。取迎子釗爲證據。非於無證據中得之乎。又何以言踰年卽位。謂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卽位。亦知天子踰年卽位也。天子之卽位。亦在踰年。無證據者也。然諸侯則有其禮矣。諸侯踰年卽位。既有此禮。則天子亦可知也。蓋由諸侯以及天子。而天子踰年卽位之禮。其證據得矣。諡篇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諡。知太子亦無諡也。天子之太子。所以無諡者。其證據無有也。今知其無諡者。因乎士耳。士者無諡。天子之太子。稱爲元士。亦士也。士旣無諡。太子與士同類。自可知其無諡矣。以士之無諡。明太子之無諡。其爲證據也。非得之於無證據乎。又后夫人於何所諡之。以爲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諡。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大夫故。但白君而已。何以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爲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諡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此言后夫人之諡。但在朝廷。而不能行之於南郊。其不行於南郊者。無證據也。本無外事。何爲於郊。是言理固如此矣。不足以爲證據也。有曾子問之說。獨天

子可行於南郊。獨天子可行於南郊。則后夫人之諡。不於南郊顯然矣。此又得之於無證據者也。封公侯篇。春秋之弑太子。罪與弑君同。春秋曰。弑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弑君同也。此引春秋之義。以見弑太子者。與弑君爲同罪。與弑君爲同罪者。未有證據也。春秋言弑其君之子奚齊。直書之曰君之子。則可知與君同矣。太子之尊。既與君同。其弑太子者。罪亦宜與弑君同矣。是亦無證據而得證據也。又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以閔公不繼莊公也。此言諸侯無子。兄弟不相繼之意。兄弟不相繼。其說有證據乎。未之有也。然則何言乎兄弟不相繼。春秋傳不云。善善及子孫乎。傳謂善善及子孫。並不言善善及兄弟。則兄弟尊同。不在子孫之列。無繼位之事可觀矣。以善善及子孫。而知兄弟不相繼。非又於無證據中而得此證據乎。三軍篇。告天何。示不敢自尊。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尙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言王者出則告天。歸則不復告。歸不告天。何以知之。書言歸假祖禰。足以見其歸也。但告祖禰而已。無再告天之禮。因尙書歸假祖禰。知其不告天者。此之證據。又從無證據而得之矣。鄉射篇。三老五更幾人

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已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所謂三老五更者。以上文觀之。三老是明於天地人之道。五更是明於五行之道。是謂之三老五更耳。而其人則各一人也。三老五更而祇爲各一人。苟無證據。人所不信。今言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則王者之父事三老。既已父事。三老之爲一人。又於無證據中。得乎證據矣。巡狩篇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言乎王者之巡狩也。必行之太平而後。周至成王。方爲太平之世。乃可以行巡狩之禮。在武王則不能也。武王不巡狩。而成王乃巡狩者。亦見巡狩之應在太平矣。援成王爲太平之證據。則其知太平巡狩者。蓋又得之於無證據也。紼冕篇。本制冠者法天。天色玄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殷加白。夏之冠色純玄。何以知殷加白也。周加赤。知殷加白也。此論冠之色。周尙赤。則加赤色。殷尙白。則加白色。然殷之加白。未必有證據也。今從周之加赤。知其必加白也。則其爲證據。又於無證據中得之矣。崩薨篇。諸侯薨。赴告隣國何。緣隣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尙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隣國明矣。其論諸侯赴告之禮。不可無證據也。然諸侯既薨。赴告於隣國。於古無徵。於是用春秋傳。桓公母喪。以明桓母賤者。尙且赴告諸侯。則諸侯之薨。赴告隣國。固其宜矣。但假桓母以况諸侯。其證據

可憑乎。曰。卽此可知古人之取證據。能於無證據中得之。彼失在專輒臆斷。或牽綴傳會者。何足與議哉。

如上所述。爲兩通義。無證據中得證據之例。讀古書者。能知此法則善矣。

讀書因彼見此例

昔賢有云。書必博觀。蓋祇觀此書。而無彼一書者。爲之參證。則義理無由見。故讀古人書。有因彼見此之法也。其例若何。條列於後。

孟子云。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論兼愛之弊。甚黜之爲禽獸。其距墨也。可謂至矣。然謂之曰氏。則必非指翟而言也。韓非子顯學篇。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以此三氏。係之墨子死後。則孟子言氏者。是稱墨子之後學矣。又荀子非十二子篇。有云。子張氏之賤儒。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荀子儒家也。子張諸賢。爲聖門高第弟子。豈得名爲賤儒。不知揭之爲氏。乃言子張等之學者也。援彼爲例。孟子明明曰墨

氏。其不祗排墨翟也。亦瞭然可曉矣。故讀古書而因彼見此。其例有如此者。

荀子之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宋王應麟謂其法論語。其說是矣。然王氏未知古之儒家。無不崇學。觀揚子法言則曰學行。王符潛夫論則曰讚學。徐幹中論則曰治學。法言漢志入之儒家。而王符徐幹。隋志亦次之儒家。其開宗明義。皆重在學。則荀子勸學。編列首篇。真儒家之旨也。班孟堅之論儒家。游文六經。留意仁義。誠足舉儒家之要指矣。獨未及言學。余從揚子三家。有悟於此。讀古書者。倘見其書詳於論學。即可確定其爲儒家。何則。使苟非儒。名墨諸家。別有其立言宗旨。而何以於爲學之道。則略之乎。呂氏春秋亦有勸學篇。雜家兼儒墨故如此。是可知不但荀子爲儒。法言諸書。列之儒家。皆無可疑也。雖然。余亦因彼以見此耳。斯又其例也。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曰。初作難。發於陳涉。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其言漢高之得踐帝阼。由陳項遞嬗而來。後世莫有異議矣。史遷並以項羽載之本紀。陳涉載之世家。以爲此皆五年中受命者。而於義帝則不數也。乃曾見一書。名曰楚漢年表。明末貴池人。忘其姓氏。所謂楚者。謂義帝也。而項羽則稱之爲盜。且

爲作義帝本紀。以正史記之誤。其意未嘗無見。吾於是取月表細讀之。序文於漢之帝業。固上溯陳項。不及義帝。及見表中義帝獨書元年。恍然於史公以漢家帝統。親承義帝矣。春秋之義。變一爲元。乃王者謹始之道。特標之曰義帝元年。非以義帝爲受命之王者乎。其無紀者。子長嘗謂整齊世傳。蓋必義帝世無傳本。不能鄉壁虛造。非闕漏也。彼別撰本紀。豈識史之大體哉。然吾之得窺史公之意。非見其書。亦謂漢之受命爲帝。嬪自陳涉項羽。不復辨義帝於此表中。爲之紀元矣。是亦因彼見此也。

呂氏春秋音律篇。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大呂之月。數將幾終。歲日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太簇之月。陽氣始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無或作事。以害羣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中之此令。嘉氣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衆。巡勸農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蕤賓之月。陽氣在土。安壯養俠。本朝不靜。草木早槁。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南呂之月。蟄蟲入穴。趣農收聚。無敢懈怠。以多爲務。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應

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修別喪紀。審民所終。此言十二月政。皆合乎音律也。余往讀禮記月令篇。說者謂有周秦之制。亦謂爲然。及讀至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森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如此等處。則心竊疑之。何則。自春以下。行政不善。則災異立見。豈周秦時春秋行政。不應時令。遂至此乎。必不然也。後讀呂氏書。乃知古之爲政者。順天地陰陽之紀。於某月行某事。無不按時而動。真通於樂律者也。通於樂律。是以孟春而行夏令。則有風雨不時。草木蚤落之變。爲行秋冬之令。則禍害亦隨時而起。是皆由音律知之。不此之察。謂其有周秦制者。實未明乎月令所言。古人用吹律而得。無關於周秦也。余於月令。今能知此者。使非見呂氏此篇之說。則亦懷疑而無從解矣。蓋亦因彼而見此也。

墨子經上下經說上下及大小取六篇。爲名家之學。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舛偶不忤之辭相應。堅白同異者。名家之說也。已足見此數篇。係墨家之別派。而爲名家所傳矣。考之列子。公子牟述公孫龍之言。有曰。影不移。說在改。今經下有其文。而龍本書於石一也。堅白二也。彼彼止於

彼此止於此。今經說下又有之。則謂出於名家。亦可見矣。或以此顯題爲經。而謂墨子自著者。非也。近人喜治墨經。而於墨子尙賢諸學說。則不甚推求。亦知此非其宗旨所在。乃名家之術也。余之能辨其爲名家者。由莊列與龍之書得之。又因彼見此之例也。讀者用其法可矣。

韓非之書。爲韓而作。其人則忠於韓者也。余讀其存韓篇。歎非雖身入於秦。猶不忘故國。惓惓以存韓爲念。豈非韓之忠義士哉。今首篇爲初見秦。乃張儀之所爲。國策具在。可爲辨誣。後人以其明法而爲秦所殺。遂謂法家慘刻。所以不善其終。又或謂非挾策干秦。因自取其禍。於是非之冤沈埋者千古矣。吾讀史記非本傳。而知非之書。不在入秦後作也。傳曰。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此明明言其書作於韓矣。其下復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更足徵非書在韓已成。爲

人傳至於秦耳。不據史傳。而非之所以忠韓者。既無以彰其志節。其書之爲韓而作。亦從是而失其真。使非有知。能無痛恨於世之不善讀書者乎。夫不善讀書。而使書受其謗者多矣。其病在不知因彼可以見此也。使知史記之說。而非之著書。必能辨其爲韓不爲秦矣。讀其書者。試取此法哉。

隋唐而後。經史子集。四部既定。編目錄者。奉以爲不祧之祖。所有兵醫諸書。概入子部。而漢志兵書。數術方技。此三略者。本別列諸子之後。今則盡歸於子矣。然班氏依倣七略。當日向歆父子。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者。蓋必有其說。余始焉求之而不得。久之讀隋志而達其指矣。志曰。儒道小說。聖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醫方。聖人之政也。所施各異。然則中壘校書。成爲家學。既有專略名爲諸子矣。若兵書。若數術。若方技。乃各自爲略。使不考之隋志。誰復識其有政教之分乎。今識其有政教之分者。是亦因彼而見此也。夫簿錄之學。讀書之門徑也。恐見此者尙鮮。故著之此篇。右皆因彼見此之例。非謂例盡於斯也。約略言之。未嘗非讀書之助云。

讀書由虛索實例

嘗謂讀書之法。當於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何言乎實者虛之也。如讀記事之書。必求其義理。孟子之論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蓋其事其文而外。自有大義存焉。故凡書之記事者。當進而探索乎其義。此實者虛之之法也。雖然。虛者實之。其法將奈何。古人立言。豈能遺棄事實。而鄉壁虛造。吾就其所論義理。而證之以事。卽其法也。老子一書。所云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以及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諸如此類。老子必實有所見。豈空談而全無事實者耶。故學者讀書。當知由虛索實之法。爲舉老子以明其例。

老子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淮南子道應訓。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此言子發弗居其功。弗受其封。卒之其功不可滅。所以弗居者。不去。觀於子發之事。而老子之說顯矣。讀書之法。由虛而索實也如是。

老子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道應訓又云。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又引楚莊王事實之。而老子所云不見不亂。其理昭然矣。故善讀書者。當於由虛索實。不可不知此法也。

老子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無私而轉可以成私。此非用故事以實之。何能曉然於懷。道應訓又云。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然則公儀休之不受魚。無私而成其私者也。明乎此則讀書之由虛索實。其法在是矣。

老子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夫既爲不善人矣。何足爲善人之資。若無往事以實之。必不能得其解。道

應訓又云。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儉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儉也。願以技齋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儉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儉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儉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以儉者之事徵之。則雖爲不善人。正善人之所取資也。讀書之由虛索實。是又其法矣。

老子見小曰明。言人之所見。能於事之小者見之。乃可以謂之明。然不索諸實。則理無由達。道應訓又云。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通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

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蓋美孔子之明。能以不受金之故。而知魯人不復贖人。是乃卽小見大之義也。斯之謂見小曰明。讀古書者。使不知由虛索實之法。老子之見小曰明。其可通乎。以上皆見於淮南子者。其道應一篇。若全爲老子作疏。今固不備載。然世之讀老子者。欲知老子所言之義。有淮南援據古事。爲之發明。已足徵讀書之法。不能不由虛而索實矣。老子又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云云。後人每以陰謀斥之。此大不然。韓非子喻老篇。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旣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又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夫晉之取虞。先與以璧馬。知伯之取仇由。先與以廣車。晉及知伯。固出於權術。然亦虞與仇由之過。以老子欲取固與之說觀之。古必有其事相類者。故老子言之如此。讀者知實有此事可耳。無以爲陰謀祕計則善矣。若吳越者。讎敵也。越欲報吳。苟非用弊吳之道。何由制之於五湖。則欲歛固張。欲弱固強。其勢蓋有不得不然者。吾故願讀古人書。由虛理之中。而索之以實事。如是則爲法得矣。韓非喻老而外。又有解老篇。均是釋老子者。老子之有注。固莫先於此。讀老子書。幸有韓非與淮南。

足以由虛而索實。吾讀古之詩詞矣。往往悠謬其辭。而託之於比興。及按其實。彼蓋確有所指也。若不取時事考之。竟不識其意云何。故藉老子以起其例焉。

傳聞例

古人引用舊說。有各據傳聞。而不必載其書者。卽如論語一書。後人無不讀之。乃孟子之中。多與論語有異。公羊春秋傳云。所傳聞異辭。知古人亦據傳聞而已。如非傳聞。孟子既有取於論語。何以文辭不同若此乎。讀其書者。明乎其有傳聞之例。則無庸瑣瑣爲之辨訂也。今列其說如左。

論語述而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爲孔子自謙。不敢居聖仁之名。言祇是不厭不倦耳。而公西華以爲弟子之不能學。正卽在此。乃孟子則不然。公孫丑上篇云。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是爲子貢所問。並以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仁智兼盡。而有既聖之稱矣。論語爲政篇。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此孔子答孟懿子問孝。而以告樊遲之詞。孟子滕文公上篇。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非但加可謂孝矣。句。而以孔子易爲曾子矣。論語泰伯篇。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此舜禹並言。孟子滕文公上篇。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則僅及舜而無禹矣。論語公冶長篇。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路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爲兩章。非孔子一時所言。孟子盡心下篇。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則是孔子在陳之歎。思狂者之進取。所云必也狂狷者。若卽爲吾黨小子發也。以上四者。按之論語。幾似孟子之誤。不知孟子特據傳聞耳。若孟子不據傳聞。將孟子采集論語。親見其書。而有如是之乖舛乎。故古書中有據傳聞者。必通其例。則不容正其是非也。孟子之與論語。又有詳略異同者。論語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則作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闕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

較論語爲詳矣。論語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則作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又較論語爲詳矣。論語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則云。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而爲季氏宰三語。全與論語異矣。並有文出論語。而孟子不言者。如孟子滕文公篇。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此爲論語孔子答季康子之辭。今不稱孔子。又孟自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此爲論語子貢之說。今不稱子貢。凡若此者。一歸之傳聞可耳。使執論語而與孟子辨別之。真不善讀書矣。

論語之見於孟子者如此。劉向在漢時。論語亦必由其校定。乃吾讀說苑而知向亦據所傳聞。非載論語原書者。試條舉之。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此釋務本之義。並援詩易春秋以明之。足徵本之當立也。

但所述君子務本二語。以論語核之。則出有子而非孔子也。又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旣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此論國富爲治道之本。故用孔子旣富乃教之說。然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蓋孔子與冉有問答之語。今則屬之子貢問政。則不同也。尊賢篤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者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以程子爲賢士。孔子取束帛爲贈。恐失之今日。終身無由相見。故以爲小節不妨出入。解子路之拘也。惟大德不踰閑云云。觀於論語。又出子夏而非孔子也。權謀篇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

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此用齊魯事。以爲報怨以德之證。若在論語。則與孔子言不符矣。憲問篇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孔子蓋謂以德報德。未嘗云報怨以德也。修文篇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枹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此申書洪範貌曰恭之意。其於恭近於禮二語。論語爲有子說。乃今又係之孔子矣。又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此與論語之文。幾絕不相類。論語秦伯篇。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

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辭句之間。論語則如此。而說苑則如彼。豈其所見爲別本耶。自君子務本以下。由吾論之。劉向蓋盡據傳聞耳。讀其書者。試思非據傳聞。將向引用論語。而可自爲刪易乎。

右將孟子說苑。考之論語。見其有各據傳聞之例。夫不達乎傳聞之例。或同紀一事。而其人姓名。甚至彼此有別者。吾人生乎千載而後。強欲斷其得失。勢所不能。且如此以讀書。不究其義理。而惟斷斷於此。亦所謂勞而少功矣。

反徵例

禮中庸記曰。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可知萬事之貴乎徵信也明矣。吾謂讀古人書。亦在得所徵引。然徵引之道。有用之於正者。又有用之於反者。用之於反奈何。如論一人焉。或論一事焉。而前人所言。意實相反。吾不妨援以爲徵是已。試明其例。

史記管晏列傳贊曰。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論語見義不

爲無勇也。解者謂義宜也。義所宜爲而不能爲者。是無勇之人。晏子者。左傳崔杼弑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此卽馬遷所稱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也。則晏子正。乃見義勇爲者矣。今引論語之說。不與之相反乎。不知史公固美晏子之義勇耳。斯卽反徵之例也。漢志論名家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必也正名云云。見論語子路篇。班氏於此。亦是爲反徵之例。何也。名家之道。以正名爲要。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者。蓋謂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在班氏取之。以徵名家所長在是。故繼之曰。此其所長。否則不順不成。有何長乎。故知其爲反徵也。又論縱橫家云。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孔子之言。是斥不善誦詩者。無顯對之才耳。縱橫家出使四方。真工於應對者。其意不又相反乎。實則孟堅特用反徵之例也。

右據史贊班志。以見古書之中。均有用反徵例者。吾讀荀子。嘗本其所言者。由此法以讀老莊諸書。覺如荀子說。從而反徵焉。而老莊各家之宗旨。轉有得也。今敘述於後。

荀子天論篇。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荀子蓋病老子之術。知詘而不知信矣。信者伸也。然彼因謂

其有見於詘矣。既有見於詘。則詘者真老子之宗旨也。徵之老子。凡所謂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與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以及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皆是有見於詘之道也。由荀子而反徵之。老子之宗旨。其所重在詘。大可悟矣。天論又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荀子既謂其有見於後。則慎子所主者。必在後矣。何以謂之後。其言曰。人君自任。而務爲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爲善以先下。則不敢與君爭善以先君矣。慎子之書。今不能睹其全。然觀此已可見其尙後之旨矣。荀子解蔽篇。又謂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法家也。在荀子指其蔽。吾因而反徵之。則慎子以法爲專家。蓋在此矣。嘗讀其書。有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鈎。非以策鈎爲過於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勿躬。則事斷於法。法之所以加。各以分。蒙賞罰而無望於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所論用法極精。故荀子謂之蔽。苟通反徵之例。則慎子誠法家之傑矣。且道家之中。如老子則貴柔。列子則

貴虛。關尹子則貴清。吾讀尹子呂氏春秋。而知古人立言。各有一二字。爲其全書之宗旨。獨於莊子則無聞也。其後讀荀子解蔽篇。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以爲蔽於天者。荀子固語其偏耳。疑天者爲莊子之宗旨。因卽取天字。將莊子首尾觀之。恍然莊子以天爲主者也。所謂天者。蓋欲任真去僞。返之自然。一切禮樂刑法。皆立以爲教。而使人失其天性者也。不讀駢拇篇乎。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命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

莊子之意。蓋言仁義者易性之具。自有仁義。而人皆傷性以殉其身。不能如道德之世。生而不知所。以生。得而不知所以得。合於常然。而各順其性。此莊子天之說也。然則荀子黜之爲蔽。豈非莊子宗旨。卽在於天乎。吾何以知其然哉。蓋用反徵之例而獲之者也。嘗謂諸子所言。皆不能無獲。莊子徒見人失其天性。以爲前聖立仁義爲教。使天下超於名利。遂以害其身。不知人苟率性而行。一聽其所爲。放蕩形骸。亦將喪其身而爲物所奪。恐耽於聲色貨利。受禍更甚也。顧莊子爲道家之學。道家所重在道德。而仁義非其所貴也。九流之術。各成專家。惟其爲專家。故所短在此。所長亦在此。以上爲反徵之例。史漢則甄宋前說。反用之以徵其義。老子而下。吾直取之荀子。以反徵諸家之宗旨。讀古書而明乎此例。庶幾其可通乎。

知意例

史記五帝本紀贊云。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余嘗以所謂心知其意者。讀古人書。覺古人意之所注。未及顯言。而用吾之心。探而知之。則書之真意乃見。以爲讀法之最要者也。今

請舉吾之讀史。而私謂能知其意者。臚陳於後。

史記之有秦本紀。爲人訾議者久矣。吾則知其意在敘述先世也。本紀之例。所以紀天子也。秦在始皇以前。未立天子之位。其不得入本紀。似矣。然誠如此。殷之爲天子。湯也。周之爲天子。武王也。今殷本紀則始契。周本紀則始稷。何哉。契之與稷。在唐虞時。祇分封之國。非天子也。非天子而在本紀。蓋以契稷者湯武之先世耳。且殷本紀之首曰殷契。周本紀之首曰周后稷名棄。並不先言湯武。是直從契稷順序而降。又非與追溯先世者比。則殷之本紀。其發端也。不列湯而列契。周之本紀。亦不列武而列稷。皆敘述先世。秦本紀自帝顛項後。亦記其先世耳。况篇首明明稱秦之先乎。其稱秦之先者。因始皇已爲天子。遂由後數先。明秦本是顛項苗裔也。但分爲二紀者。殷周事簡。非若秦之繁多。故別裁爲紀。而其意則與殷周同爲敘述先世也。彼以法春秋十二公。故秦有此專紀。又或謂秦與始皇。析之爲二者。所以別嬴呂。此豈足知子長之意哉。

項羽之爲本紀。遷不云乎。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則其作本紀之意。正以秦旣滅後。天下王侯。

咸受其封。爲一時政權所歸。天子曰本紀。是羽亦在王者之列。秦楚之際。月表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則羽亦受命爲天子。故得次之本紀耳。史學如劉知幾。頗識史家之得失。尙不能達其意。宜乎史記一書。傳之今日。知其義法者鮮矣。

本紀之有呂后也。或譏其不立孝惠。應如漢書作爲兩紀。不當單紀呂后。其說亦有見矣。然龍門爲通史體。不沾沾爲一姓紀興亡。觀其贊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吾知馬遷之意。殆以當時黎民休息。刑罰則罕用。衣食則滋殖。呂后雖爲女主。而天下相安。不能不爲斯民慶也。后之爲禍。乃是劉氏家庭之變。於天下無與。况一則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一則曰惠帝垂拱。而並不略去惠帝乎。其言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子長之意在重民。大可知矣。

遷之作史記也。其意一以聖言爲依歸。故本紀之託始黃帝。則以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帝繫姓。至如世家列傳。而於伯夷傳曰。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是隱以世家之

首太伯。列傳之首伯夷。謂早經聖人定論者也。爲孔子作世家。固知其意在尊聖矣。贊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位。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則百三十篇之中。如夏本紀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殷本紀云。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尙白。孝文本紀云。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所謂折衷夫子者。亦自明其史記全書。皆爲衷聖之意也。

遷之衷聖。既可知其意矣。遷最尊儒。不獨爲儒林作專傳已也。儒學以淮南子考之。固爲孔子所興。然孔子之大博學無所成名。嘗語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是可見聖門諸弟子。儒家所宗。而孔子不得以儒家賅之。史於道墨諸家。並不詳述其授受源流。惟仲尼弟子。則特撰一傳。非可知其爲尊儒之意乎。且吾以漢志儒家。所言游文六經。留意仁義。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求之史記。無不符合。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蓋謂儒家之道。奉仲尼爲宗師。取之以自重其言也。儒家奉仲尼爲宗師。孔子之非爲儒家。於此益可見。子長之宗師孔子。已於上章衷聖論及之。不復贅矣。五帝紀贊曰。要之不離乎古文者。近是。伯夷列傳曰。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自序又云。厥協六經異傳。是游

文六經之證也。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高祖功臣侯年表云。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又留意仁義之證也。以此觀之。其意在尊儒。皦然可知矣。

列傳之起。伯夷人多非之。以爲夷齊以前。可傳者衆。史之冠以伯夷。未免失之簡漏也。索隱嘗欲補晉叔向鄭子產等傳。豈足爲知意哉。吾又知其意在表彰。而苦於一無憑藉也。何以知之。傳曰。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則似深惜由光之高義。不見於文辭。遂無從爲之傳耳。其下復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意蓋謂夷齊之賢。幸遇孔子表彰。砥行立名之士。不施後世者。特無人表彰之。致於湮滅不稱。所以歎由光一流。文辭無所概見。不能依據而傳其人。則列傳之首伯夷者。實有不得已也。世徒責其疎略。伯夷之先。皆無列傳。孰知其意在

表彰於此傳曾以寄其慨乎。

夫讀古書貴乎心知其意。以上數者。史公微寓其意。以待後人之心知。固非易言。雖然。彼有自言其意者。而讀者往往輕忽之。如五帝紀贊云。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管蔡世家云。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陳杞世家云。周武王時。侯伯尙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於傳上。蘇秦列傳云。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篇中皆有一故字。以顯明其意。乃讀者於此。皆不經心。不知在遷則方標舉作意。或擇其言之雅者。故著之。或以諸侯卒宗周。故附於世家。或因力攻相并。故弗采。或取其智有過人。故特列其行事。並次其時序。不使蒙惡聲。是所作紀傳。各有用意之所在。而自來能知其意者誰乎。雖然。讀古書之法。知意誠要矣。將若何而謂之知意乎。吾試取渚于髡徵之。史記髡本傳曰。渚于髡

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如其說。髡之務承意觀色。惠王意在善馬與謳。並不有言及之。而髡之心可以知其爲驅逐音聲。讀古書者。書之意旨。不形於外。由吾心以窺度而知之。其法亦猶是也。且易有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立言。並有不盡其意者。使吾而不知之。以爲所言如是。不復進而鉤索其意。則讀此書而將何所獲乎。莊子又云。得意者忘言。人之讀書。亦豈第求之言辭。要在得其意也。嗚呼。古書多矣。知意之法。詎惟讀史爲然乎。吾特發其例耳。願學者爲三隅之反焉。

逆志例

孟子萬章篇。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孟子論說詩之法也。尙書曰。詩言志。夫詩之爲道。本以言志。則讀詩者自宜用逆志之法。實則讀一切古書。逆志之法。皆當用之。故自來善讀書者。吾每首推孟子。或曰。逆志之爲用。與太史公之心知其意。同乎否乎。曰。不同。雖然。逆志之與知意。其不同何在。余於知意例中。不述溘于髡之事乎。溘于髡之見齊王。爲齊王所未言者。而彼能知之。此之謂知意。若逆志者。其言如此。其志則不如此。在我就其所言。以逆探其志耳。或又曰。何以見其有此分別。曰。孟子不云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焉。是周無遺民也。蓋謂雲漢之詩。其言靡有子遺者。不過極歎旱災之甚。此乃其志之所注。非謂彼時一民無遺也。信斯言焉者。是明明謂詩有是言。不可信以爲然。信以爲然。不且真無遺民耶。然則逆志之法。亦在因其已言者。逆推其志焉爾。說文。詞。意內而言外。詞與辭通。據孟子不以辭害志之說。竊疑許書詞篆下。當云志內而言外。讀古書者。深願外誦所言。內察其志。毋但拘泥言辭。庶幾其有得乎。請略明逆志之例。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須臾志在流水。子期

曰。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賞音。又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聽伯牙鼓琴。每奏。鍾期輒窮其趣。伯牙捨琴而歎曰。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此鍾子期之聽鼓琴。能卽其聲而識其志也。伯牙志在泰山。則曰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則曰湯湯乎若流水。所謂輒窮其趣者也。輒窮其趣。卽是逆其志也。伯牙謂於何逃聲。蓋以聲之外發。而子期皆能會其志之所趨。吾志隨聲而出。如是則無以逃藏其聲矣。夫言心聲也。古書之所言。亦如琴之有聲也。吾讀其書。亦當如子期之聞聲而見志。此卽逆志之義也。夫琴因聲而得其志。與書因言而得其志。理實相同。若然讀古人書。不貴取其所言者。以逆揣其志乎。

呂氏春秋觀表篇又曰。郇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勸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吾子也甚歡。今侯渫過而弗辭。郇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郇成子之謂乎。郇成子之

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此篇名曰觀表。而邠成子之觀人。乃能由表而觀其志。斯真智可徵謀者也。當成子過衛時。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其僕但觀其表。固不足以達其志。成子則曰。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則觀其表而窺其志矣。讀古書者。言語則爲表。所當進而測其裏。測其裏則所以爲此言者。必有非言之所能盡。而其志寓乎內也。呂氏曰。不觀其事而觀其志。讀書之法。吾亦曰。不觀其言而觀其志。果能觀其志矣。孟子之所謂逆志。蓋在此乎。

夫逆志者。謂以吾之意逆之也。其意逆之法。吾請舉管子書證之。管子小問篇曰。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耶。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僨者延而上。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纓絰之

色也。澄然豐滿。而手足搏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惟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階此爲觀。東郭郵所云。小人善意。臣意之也。非卽意逆之說乎。伐莒之事。在桓公與管仲。特謀之而已。東郭郵執役於臺下。見臺上之色。而逆料其必爲莒。由其善意而然。桓公美之曰。以微射明。蓋稱其善意也。吾人讀書。不當取書中言語。以意發明其志乎。夫東郭郵見兵甲之色。而意其爲莒。古書既有是言。則必有志存乎其間。苟不善意。而以爲其言已罄。不復推求。未能如東郭郵之逆料。謀莒。則是以辭害志矣。故讀書而膠執言辭。非善讀者也。

右所言者。爲聲與色。以及邠成子之觀人。所以喻人之讀書。由書言而用逆志之法。亦若是爾。今再就書言以徵其實。如讀左傳一書。卽鄭伯克段於鄆傳。其文曰。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蔡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

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於鄆。公伐之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左氏明云。謂之鄭志。則莊公之言。姜氏欲之。焉避害。又言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又言無庸。將自及。又言不義不暱。厚將崩。及太叔完聚。將襲鄭。莊公乃起而言曰。可矣。則莊公平日之志。在殺弟。爲可見矣。故曰。謂之鄭志。若但見其言焉。避害。將自及。以與厚將崩之言。以爲莊公似無殺弟之志。不知其處心積慮。正以待時也。及時已至。則曰可矣。而其志。遂流露於不自知。吾人讀此傳。左氏卽無鄭志之說。亦應詳辨其言。以逆思其志若何。而況傳有曰。謂之鄭志乎。雖然。在左氏因莊公之言。而曰。謂之鄭志者。此卽逆志之法也。

史記屈原傳贊曰。余讀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夫屈子之賦。長於諷諭。得詩人比興之義。非史公之

善讀。豈能逆其志而悲之。說者或曰。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康回傾地。夷羿殛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誘誕之談。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以劉彥和之工於論文。今其辨騷篇之說。猶且謂爲詭異誘誕。並黜之曰荒淫。則讀其書者。得如史遷之悲其志。蓋亦難矣。夫屈子之志。忠君愛國。傷讒疾時。然其言則託之美人香草。非用逆志之法。將不知其志何在。史公讀而悲其志。可謂能知屈子矣。後之解者。東皇太一。不過祀神。而或以爲思君。橘頌嘉樹。不過賦物。而或以爲疾惡。雖不免曲爲之說。然亦未始非逆志之用也。明乎逆志之用。卽如屈子之言。有出於詭誕。吾知其志必不若是。使泥乎其言。而竟疑其失之詭誕。則古人之志隱矣。然則子長之於屈子。讀天問諸篇。所以悲其志者。亦由意逆而然乎。凡人讀古書。烏可不用逆志之法。第規規焉拘於言辭者。抑末矣。

雖然。逆志之法。使求之過深。而穿鑿附會以出之。則亦非也。所貴乎逆志者。古書所言。如詩之崧高維嶽。峻極於天。誰謂河廣。曾不容舠。一則甚言其崇。一則甚言其狹。非真高可極天。舠且不容也。蓋立言之士。有其志卽見於所言者。亦有不能直言。所謂意在言外者。吾當逆憶其志。以揆度之。如是

則書之義理乃見。昔孔子之修春秋。於定哀之間。則多微辭。微辭者。卽杜預所稱志而晦也。志晦之道如何。約言示制。推以知例。逆志蓋亦如是。能約其言推而知之。卽此法也。特是孟子自謂知言。故有逆志之說。後之學者。讀古書而果能得之逆志。則足爲知言之選矣。

卷二

兩書不可牽合例

學問之道。莫患乎牽合附會。蓋一有牽合附會。其真理無得而見矣。吾觀人之讀書。每有將此一書者。而以彼一書牽合之。於是其所言者。往往失之似是而實非。夫似是而實非。爲學之極弊。豈讀古書而可如此乎。故兩書而出於牽合。有斷乎其不可者。今舉管子諸書。以見其例焉。

管子相齊。一匡九合。佐桓公以興霸。凡其設施。特治齊耳。於周禮無與也。宋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明趙用賢曰。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又曰。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考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

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園府之舊章也。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爲之。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由兩家之說觀之。豈非謂管子變周之制。而以周禮爲之牽合乎。不知其不可也。何則。齊當分封之始。太公之行政於齊。猶有可考者。劉向說苑。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史記齊世家。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然則太公修政。已有霸者之迹。管子之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卽依太公之法。直爲齊而已矣。牽合周禮。果何爲哉。淮南子要略篇。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此言齊桓之霸。攘夷尊周。蓋有功於周。則有之。而以齊地負海田少。則管子惟知治齊。非變周之法者也。彼用周禮而牽合。其可乎。其不可乎。不待智者而辨之矣。韋昭注國語齊語云。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肆萬二千家。此管子制。非周法也。又云。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

爲軍。又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耳。齊法以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當有四萬人。則是管子相齊。明明謂其自有齊法。無涉於周禮者也。豈可牽合之耶。故觀於管子。兩書之不可牽合。有如此者。

名家之書。在春秋時。則有鄧析子。名家者。綜核名實。其道未嘗不與法家通。然要不可以牽合者也。乃宋高似孫子略曰。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言其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誅之。蓋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一則曰出於申韓。再則曰流於申韓。且若以班志之列名家。爲未得其富。是牽合法家。而於析之爲名。幾疑其爲法家書矣。至明王弼州曰。按左氏駟顛嗣子太叔爲政。始殺析。其人不足論。其文辭戰國士倪耳。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先申韓而鳴者也。至謂天於人。父於子。兄於弟。俱無厚者。何哉。先王之用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於無厚。於乎。誅晚矣。王氏不能辨別乎名法兩家之異同。遂以無厚之說。謂析用刑之所本。豈不謬哉。諸子之學。余每怪乎人之讀其書者。不考其家數。

不究其宗旨。往往於書之所言。不能通其解。卽如無厚之意。其辭曰。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由吾論之。析之所謂無厚者。蓋以天有時厲氣所至。凡民之爲善者。亦相從而罹災厄。無以全其壽命。故言天於民無厚。民之爲盜相迷。亦以處乎貧窮之境。所使而然。或非其本性。乃君必執法行誅。而不爲之寬宥。故言君於民無厚。至朱均以堯舜爲父。父則位爲天子。而已爲布衣。管蔡弟也。周公又以兄而誅之。斯非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乎。若是無厚之說。析殆謂其理有必至。事所已然者。仍名家綜核名實之義也。自牽合於申韓。而以析爲法家。將無厚視爲法家用刑之本。全失忠厚之道。顯悖乎先王之愛。則大不然。夫析名家耳。讀其書者。祇就正名作釋可也。不識爲名家之術。而妄爲牽合。方且謂析之見殺。已覺其晚。是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矣。豈不冤哉。準是而言。名法兩家之書。其不可牽合也明矣。

或問老莊其神仙家與。曰非也。老莊爲道家。與神仙異。神仙者。主乎修煉。別有不死之藥。而老莊無是也。老子雖言長生。然有云少私寡欲。推其意。蓋欲人去其私欲。無惑於聲色貨利。以自賊其生。如是而已。若莊子者。且有達生之說。故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則生死并不足以動其心。必不以久生爲樂。與神仙豈有合乎。故道家之與神仙。此兩家書。無可以牽合者也。證之漢志。神仙入方伎略。是爲醫家之一。其論曰。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如班氏言。神仙之術。不免失之怪誕。較之道家歷數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恃。爲君人南面之術。判然其不合矣。不合而牽合之。此老莊之書。所以經世之志。遂無有爲之闡明者。甚矣其不幸也。吾讀抱朴子書矣。此則真爲神仙家言。老莊則非其類。後人乃以神仙牽合之。是萬不可者。蓋一書各有意旨。兩書豈可牽合。讀古書者。知其爲不可。斯得矣。

古之雜家。兼儒墨。合名法。隋書經籍志。所謂通衆家之意者也。故雜家者。不名一家。而實未嘗不自

成一家。後儒每以類書牽合之。亦見其陋矣。雜家之書。莫古於呂覽淮南。此二子者。呂氏則純乎爲雜。若淮南子。於雜家之中。稍偏於道。然究不得稱爲道家也。余嘗讀其書矣。見其有取於莊老。而非莊老之指。有取於申韓。而又非申韓之義。此其所以爲雜家乎。或者比之於華林遍略。汪容甫說乃牽合於類書。夫烏可哉。間嘗論之。雜家之學不傳。於是有子鈔。如沈約庾仲容皆是。然皆採輯諸書。偶然無所歸宿。豈如雜家集衆修書。使人各據所聞。而備吾要刪。故雜家者流。自足立爲專家者。亦以其有所統貫也。類書則分別部居。近之編目錄者。往往另開戶牖。以此列於著述之林。亦太易矣。然猶勝於隋志之以皇覽類苑。卽附雜家之後。爲有識也。何則。類書可附於雜家。宜乎雜家之書。亦可以類書牽合之。百家道術。至後世而莫窺其真。故名墨諸書。且無不與雜家相廁。轉若牽合於類書。猶其失之小者焉。雖然。雜家類書。此兩種書。其可牽合乎哉。傳曰道雖合。合中有離。讀古人書。惟務求乎此書之精蘊。慎毋牽綴而併合也可。

其他晏子不可牽合於墨。而墨子則又不可牽合於佛。吾亦不復縷述矣。語有之。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蓋言書之貴有分別。不可任意牽合也。乃世之治墨學者則異矣。其始牽合於聲光諸學。

近且有天志也。則牽合於天主之教。有尙同也。則牽合於大同之義。不問其有當與否。亦非志在表彰。但取其書以牽合附會。肆我橫議而已。夫墨子之學。戰國爲盛。自末流之弊。遂致受人駁詰。不數傳而衰滅。倘異日有害於人心風俗。歸其咎於墨子。此則牽合附會者之過也。余故特著斯例。以爲讀古書者告。

兩書不可強同例

孔子之言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是知道術異同。歸之不相謀也可矣。必強作解人。比而同之。豈有當哉。雖然。吾見後之不善讀書者矣。如陳蘭甫東塾讀書記。調和漢宋。務在息爭。其意非不是也。乃其評論鄭朱。但知絕其門戶之辨。而斷章取義。將鄭君之與朱子。其說可比傳者。則強同之。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今以兩家之不同者。強使之同。竊恐真面目自此而無以覩矣。斯則亂其家法。好爲調人。俾鄭朱之具有專長者。致失其實。議者反妄相矜許。以爲此足通彼我之郵。吾不謂然也。夫自來學術。有可以同者。有不可以同者。倘取其書之片言半語。似若符同者。而於上下文辭。則任吾意

而爲之割裂。又不問其旨趣若何。是之謂強同。夫何可哉。陳氏則猶不免也。昔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子張。俱爲聖門高弟。各尊所聞。猶不同若此。吾知讀古人書。明明爲兩書矣。無可從同者。強焉同之。此必不可得之事。敢舉其例焉。

儒墨並稱。由來久矣。然其道則絕不相同。乃韓退之讀墨子曰。儒譏墨以尙同兼愛尙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尙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尙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予以謂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其言辯生末學。是也。然謂孔墨必相用。豈墨子真同於孔子耶。尙同兼愛諸說。嘗讀其魯問篇曰。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沈湎則語之

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此其因勢利導。用爲救時之策。嘗譬之。墨子凡其尙同一切學說。乃治病良藥也。若孔子者。則如日用飲食。人不可須臾離。所謂中庸之道。故得以行之萬世而無弊。其能同年而語乎。孔子自漢武帝後。久已奉爲一尊。亦以羣經垂教。切於民生。非墨子權事制宜。僅爲一時計者。所可比擬也。韓氏強而同之。然則孔子之大。竟同於墨子耶。吾固願表揚墨學者也。但以墨子之所謂尙賢兼愛。援孔子與相近似者。謂其所同若是。未敢從而附和也。蓋墨子濟世之心。良可敬信。孔子爲生民未有之聖。不過儕於墨子。則其視孔子也亦小矣。况韓氏以孟子距墨。稱其功不在禹下。孟子爲儒家。孔子者儒家所宗。孔墨而相爲用。將孟子所以辭而闢之者。未足多乎。夫儒墨不可強同者也。韓氏何前後矛盾。至此哉。世之學者。鑒於韓氏之失。兩書之不可強同。亦可悟矣。

宋學家之朱子。與陸象山各自爲派。非可同焉者也。顧亭林日知錄。其朱子晚年定論條云。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復引陳建學鄭通辯云。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

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是蓋明乎朱陸二子。其學無相同之處。而王陽明之作定論。強欲同之。所以直斥其爲欺人也。由此觀之。兩書之不可強同。又足證矣。

鄧析子書。名家也。明楊升庵序之曰。昔人謂東方朔學不純師。余於鄧析子亦云。從來虛無則老莊。司化。刑名則商韓執契。經濟則敬仲持筴。飛箝掉闔則鬼谷導機。蓋悉有專門。各不相借。凜凜乎如畫界而守也。今觀是書。則經緯相雜。元黃互陳。宮商迭奏。初無定質。其言神不可見。幽不可見。智者寂於是。非明者寂於去就。則鬼谷子家言也。其言百官有司。各務其刑。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則商韓氏意也。其言達道者無知之道。無能之道。聖人以死。大盜不起。則漆園語也。其言心欲安靜。慮欲深。

遠。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籠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則柱下史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之遺教也。至云藏形匿影。羣下無私。明君視民而出政。又云民一于君。事斷于法。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則又管大夫不失政柄。君臣明法之旨也。如楊氏之說。析之所言。非名家正名之悖。乃與道法縱橫無一不同者也。首云東方朔學不純師。朔在班志入雜家。則是以析爲雜家矣。雜家之學。固足包該名法。未聞名家而可與雜家一流。混同無別者也。楊氏以博通聞。讀書而辨析不精。咎在強同。孰知其有不可者乎。是又其例也。

昔吾讀唐書藝文志。竊怪道家之中。不應次佛家於後。蓋道佛不可強同者也。然而治列子者。則以爲通於佛矣。近龔自珍之說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若休。何容易哉。列子知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曰以目視。以耳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般若經六根者謂眼耳鼻舌身意根六識者本自一心。遍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爲眼識。從聞爲耳識。從嗅爲鼻識。從嘗爲舌識。從染爲身識。從分別爲意識。庶幾近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子。手有捫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未東。皆未脫離三界。惜哉。則以

列子近於佛學。其見道勝於莊矣。夫列子古之道家也。立言之意。則在貴虛。所謂貴虛者。蓋以天下萬事。皆歸於虛。故彼達於生死。而身後榮名。亦非所取。吾不讀佛氏書。然列子貴虛之義。則頗能識之。每歎列子論道之精。使人而深造有得。必能淡視乎富貴。世之逐逐於聲利者。可以清其心而寡其欲。不必佞佛而頤志弗營矣。今乃病其未離三界。亦知列子本爲道家乎。本爲道家。而強同於佛。周秦諸子之術。其惡之者。則擯爲異端。有好之者。往往不能詳考乎家數。夫諸子均爲專家。不考其家數。以吾讀之。而強同也。如列子貴虛。的係道家。可同於佛。讀書亦太易矣。故兩書之不可同者。而強以爲同。亦可由列子而見其例矣。

或問曰。強同之與牽合。其分別若何。曰。牽合者。如以管子之書。牽合周禮。凡若此者。易於似是而非也。強同者。強作解人。如陳氏之論鄭康成之學。論朱子之學。不知漢宋兩派。學有異同。有異同則亦聽之而已矣。且如儒墨朱陸。此古今不可無之異同。而可比而同之乎。此其分別在是。謂之兩書者。蓋謂此一類書與彼一類書。非可執兩冊書爲說也。余之特立此例。要使讀古書者。讀一書而專心致志。各求其真云爾。

兩書不可偏重例

書有之。無黨無偏。吾謂處事然。讀書亦宜如是。何則。心有偏重。則讀此書而不復究其意義矣。不究其意義。書將由我而廢。古人於是乎冤矣。夫古人著書立說。自成專家。所言或不能無偏。然言雖出於偏。必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其所長亦卽在此。後人讀其書。當取其長者。而爲之闡發也。使吾有所偏重。則不可矣。雖然。偏重之不可。於何徵之。吾且言其例焉。

試言經。易注之有王輔嗣。人多訾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自漢以來。言易者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後世宗之。餘家盡廢。然弼好老氏。魏晉談元。自弼輩倡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闕矣。況其所謂辭者。又雜以異端之說乎。范甯謂其罪深於桀紂。誠有以也。其黜弼也甚矣。然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弼之暢以義理。何可非也。況孔子嘗曰不占而已矣。易雖爲占筮之書。旣知漢後溺於象占。則弼不言象占。而以義理發明之。亦固其宜。近之爲漢學者。又復歸重象數。而抵排王氏。竊謂此卽偏重之蔽也。蓋象數末流。入於讖緯。王氏乘極敝而攻之。故能

駁擊漢儒。自標新學。說本四庫全書提要陸德明經典敍錄。故曰王注爲世所重也。弼好談元。而以老子釋易。世或不免異端之誚。但象數義理。易所兼該。世之偏重象數。至責弼罪深桀紂。則不可也。詩有齊魯韓三家。今其書久亡矣。班孟堅云。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班氏之意。於三家中。則偏重於魯。毛詩則言自謂子夏所傳。蓋不信其學矣。今三家惟韓詩存外傳。嘗讀其書。當卽班氏所稱取春秋采雜說。非其本義者。然子貢論詩。孔子贊美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一隅三反。道在善推。史記儒林傳。稱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則韓詩得之善推。聖門傳詩。或在所取。班氏偏重於魯。恐失之。史又稱韓詩與齊魯殊。其歸一也。如馬遷者。識其殊塗同歸。則無偏重矣。今人皆治毛詩。祇究心於訓詁名物。方且謂詩家正宗。外傳猶在。獨能推詩之意。則無爲其學者。抑何偏重若此乎。殆不可也。至於春秋三傳。愛公穀者。則憎左氏。愛左氏者。則憎公穀。由來者遠。非於今爲然矣。劉知幾申左篤云。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產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者乎。譬

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書。既而先賢耆舊。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它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冊府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同時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邱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蕪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官之簡書。世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邱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楚子麇卒。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穀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

不疑曰。昔衛蒯瞶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觀其以申左爲目。詳列公穀之短。則劉氏殆偏重左傳者矣。書錄解題又云。助之學。以爲左氏敘事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經。密於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穀。誣謬實繁。助者唐啖助叔佐也。趙陸者。趙謂趙匡伯循。陸謂陸質伯淳也。此又偏重公穀者矣。其實左氏就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公穀得春秋之口說。故長於義。宋葉夢得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然則左氏傳事。公穀傳義。皆不可廢者也。以此易詩春秋論之。兩書偏重。其不可也。亦昭然矣。

更證之史。史記漢書。此兩書者。後人有偏重矣。沈括補筆談。班固譏司馬遷爲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以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正遷之微意。凡

史記次序論說。皆有所指。不徒爲之。班固乃譏遷是非頗謬於聖賢。論甚不慊。沈氏能窺遷之微意。故不慊於班氏。而以是非頗謬之論。直黜爲謗書。則沈氏蓋偏重史記者矣。金王若虛史記辨惑。晉張輔論遷固史云。遷記二千年事。而十五萬言。固記二百年。乃八十萬言。繁簡不同。優劣可知。此說大謬。劉子元旣辨其大節矣。抑予嘗考之。遷記事疎略。而臆語甚多。固記事詳備。而刪削精當。然則遷似簡而實繁。固似繁而實簡也。安得以是爲優劣哉。王氏辨惑之作。專以駁史記。張輔之優遷而劣固。爲說誠是。王氏於遷書。未能得其大體。所攻者不過文字異同。瑣瑣考訂耳。今乃反張氏之議。是其意又偏重漢書矣。夫史漢各有所長。豈可偏重乎哉。其他偏重後漢書者。偏重三國志者。偏重南北史新舊唐書者。世多有之。則亦不殫述矣。若如三通之書。通典無論已。人每喜馬貴與文獻通考之贍備。而於鄭樵通志。則不復稱道之。其偏重通考者。則以整齊故事。類例易尋。而裒集議論。又能有所折衷。故鄭樵之別識心裁。轉爲所掩也。然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其考索或有疎舛。二十略中。如校讎圖譜六書七音。皆有創獲。足以成一家之言。豈通考可同語哉。吾固非揚鄭而抑馬。但讀古書者。以史漢諸書觀之。兩書之偏重。又可明其不可矣。

再言乎諸子。讀荀子者。必且偏重孟子。而以性惡爲非矣。夫孟子長於書。書首唐虞。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苟人皆可以爲堯舜。則性豈有不善者乎。雖然。易有之一陰一陽之謂道。人之性毗陽則爲善。毗陰則爲惡。天不能有陽而無陰。而謂性則有善無惡。此非明於道者也。況荀子之學。約歸於禮。故曰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以人性爲惡者。亦執禮以爲衡耳。蓋禮者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先王定禮。特因性惡而設也。荀子禮論篇曰。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此原乎禮之緣起。爲爭亂者立。豈非由性惡所致乎。其性惡篇云。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治正之

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荀子之所以反復申明。蓋謂人性苟善。聖王禮義皆可無用。惟以其性惡。故立君上。明禮義。起法正。重刑罰。使不此之務。人將彊害弱而奪。衆暴寡而譁。必至悖亂相亡矣。若是荀子真深探乎禮義之興。爲性惡而然也。故其性惡之說。亦謂人性待禮教而善耳。其後董仲舒從之。是豈專與孟子立異哉。乃偏重孟子。其可乎。若讀墨子者。則又偏重孟荀。而以其所言兼愛諸義。相從駁斥之。自附於息邪距詖矣。孟子於盡心篇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未嘗不取其利天下也。至窮其弊之所至。而以兼愛爲無父。并詆之曰禽獸者。乃在墨子之後學。故以墨氏別之。荀子富國篇曰。夫天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兌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

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爲衣褐帶索。噴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又曰。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尙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凡其所痛詆墨術者。在節用非樂非攻。三者固墨子揀時之策也。吾嘗謂荀子之排擯諸子。懸禮爲斷。見卷一無文字。處求文字例。今於墨子則亦然。其曰節用以禮。又曰由士以上。則必以禮義節之。見本篇。則荀子之節用。主乎禮義。與墨子衣麤食惡。上功勞苦。有不同矣。樂論篇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荀子以禮樂爲管人心之具。故此篇一則曰立樂之方。再則曰立樂之術。而動言墨子非之奈何。蓋墨子非樂。適與儒家不合矣。議兵篇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以彊弱之分。旣在隆禮與否。而墨子非攻。不知崇尙禮義。故非鬪而日爭。其未得禮義所以弭

爭之道乎。荀子嘗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禮之爲用。若是其大。墨子則非所重也。使果偏重荀子。奚不可者。然而墨子亦自有其說。兼愛也。節用也。非樂也。非攻也。吾讀墨子書矣。知其爲揀時之策。今請舉兼愛諸篇以明之。兼愛上曰。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其下又曰。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在墨子以人各自愛。故使天下亂。苟知兼愛之意。國不相攻。家不相亂。盜賊不有。君臣父子之間。不徒謀乎自利。以盡其孝慈之道。則天下治矣。可見墨子之兼愛。望人以孝慈。何有無父之禍哉。讀其書者。毋拘守孟子。而有所偏重可也。節用篇曰。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夫不費用。不勞民。而爲天下興利。斯亦孔子節用愛人之旨也。所異者。魯問篇言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彼但以振貧耳。非樂篇曰。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

患也。夫有國者而好樂。使民飢不得食。寒不得衣。勞不得息。可謂民之大患矣。墨子非樂。蓋恐樂器一用。民受其患。則其心不又在愛民乎。非攻下篇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墨子當戰國之世。目覩乎兵攻之害。故其以非攻爲說。亦欲除其巨害耳。準此而論。墨子之節用。以及非樂非攻。惟務興利除害。未可厚非也。讀其書者。亦不必信從荀子。而有所偏重矣。要之兼愛四者。墨子揀時之策也。必偏重孟荀。而謂儒者闕墨。吾人讀書。豈得顯違孟荀。則不必也。倘反而行之。如今之好墨子者。或且責孟荀爲過。亦非持平之道也。夫所貴乎讀書者。當彼此各求其是。使有偏重於其間。是已不免黨同而妬真矣。故兩書不可偏重。吾所以爲發凡而起例也。

其他集部之書。文則爲韓爲柳。詩則爲李爲杜。俱有偏重者矣。夫人之好尚。原自不同。是故史談宗道家。而其子遷則考信六藝。以儒爲歸。劉向治穀梁傳。其子歆則又爲左氏學。雖父子且有偏重。而不能統合也。雖然。偏重可耳。乃世之學者。一有偏重。往往是丹非素。爲所不喜者。肆口詆譏。而此一書之意旨。遂不推求。所以言乎學問。後人徒多偏見。幾如冰炭水火之不能相容。此偏重之爲害也。

能無歎乎。爰取經史諸子。以創其例。讀古書者。當亦願聞乎此也。

兩書不可移用例

會稽章實齋先生曰。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橫。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如其說。可知兩書有不可移用者矣。蓋古人立言。不但旨意各殊。雖在文字。未有互相通用。而可以移入他書者。故讀者當明其例也。

雖然。屈平之靈修。何謂也。離騷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又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又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是固屢言靈修矣。釋者曰。九天中央及八方。靈神修長也。言已指天以正此心。唯以吾君靈修。可與有爲之故。又曰離別。去其君也。傷其君以靈修之德。數變化於小人。又曰浩蕩。縱放貌。怨王以靈修之德。縱放不自守。故於人心不能察。則靈修之說。亦可曉然矣。然惟屈平用之。而楚辭以外。則無有襲用者。豈非兩書不可移用乎。

雖然。莊周之因。是何謂也。齊物論曰。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又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又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則其所謂因是者。對非而言也。蓋是非無定者也。以天然之理明之。則是矣。欲一是非。則在乎用。用而有得。則乃爲是也。有無之數無窮。無窮而有窮。則惟其是而已矣。此篇名齊物論。物論之不齊。卽此是非之辨也。莊子思有以齊之。其因是之說。亦謂求其是則可也。但因是云者。祇莊子用之。別無所見者也。兩書之不可移用。觀於莊子而得其例矣。

雖然。韓非之參伍。何謂也。揚權篇曰。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孤憤篇曰。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內儲說下曰。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而起。亂篇。又有參伍之道云云。注者於不以參伍審罪過云。審罪過當參伍之。參比驗也。伍偶會也。參伍既謂比驗偶會。則卽形名參同之義也。此參伍之說。又惟韓非獨用之。而其餘無聞也。吾又以知兩

書之不可移用矣。

鬼谷子書。首篇卽爲捭闔。其言曰。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足可知捭闔之爲用矣。考之一切書。非采自鬼谷子。而從無用捭闔以爲說者。此可見兩書之不可移用矣。

蘇秦張儀者。戰國時之縱橫家也。其書則散亡久矣。而國策則猶存其說。今節劉向書錄。以證蘇張之縱橫也。書錄曰。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縱。張儀爲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縱。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

皇因四塞之固。據崑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若是蘇張二子。一縱一橫。於戰國之天下。大有關係者也。何則。當蘇秦之合縱。天下息兵禍者。將三十年。自張儀連橫後。秦因以并有天下。斯非戰國之天下。其輕重在蘇張哉。故言縱橫必歸蘇張。一若無蘇張則縱橫之局不啓。此學至漢而絕。故卽縱橫之說。後世且不傳也。然此亦足識兩書之不可移用矣。縱橫二字惟韓非呂氏春秋間及之

以上據文史通義說林篇。而余爲推衍之。章氏於此條又有自注云。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卽若皆是也。言佛與法律兩家。其所用之字。均有不可移易者。非章氏博通羣書。曷克語此。然以吾言之。孟子之良知良能。墨子之兼士別士。鄧析子之無厚。公孫龍之堅白。老子之三寶。商君之六蠹。此數子者。其書所用之說。皆不可移之他書。今亦條舉之。以證其例焉。

孟子盡心篇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大儒也。其書以仁義爲主。首篇闢梁惠王之利。而曰亦有仁義。是開宗明義。眞儒家之留意仁義也。今以親親敬長。言人之

於仁義。本自良能良知。無待於學。無待於慮。在孟子仍發明性善之意耳。而良能良知。無一用之者。至明王陽明之學。固取良知爲宗旨。以伸其知行合一之理。然遺去良能。而可謂之致良知。彼自成其爲學派。不可謂用孟子也。故良能良知。自來惟孟子用之。乃謂兩書可以移用。則不然也。

墨子兼愛下篇曰。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墨子言兼愛。故立兼士別士名目。以美兼士之兼愛其友。高於別士。世之讀古書者。亦曾見他書之中。有用此兼士別士者乎。他書不用。而墨子用之。兩書之不可移用也。又如此。

鄧析子無厚篇曰。天於民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文已全載兩書不
可強同條今不備

錄無厚之說。析特舉一偏言之。天與君之於民。以及父子兄弟之間。事理卻有如此者。名家之書。今存者三家。析之外。則尹文與公孫龍也。且無有及此者。韓非子問辯篇。未嘗不稱堅白無厚之詞章。

而憲令之法息。然是誹毀之辭。苟欲研考無厚之義。則祇可求之於析。而於韓非無與也。故兩書移用。以鄧析論之。又可知其不可矣。

公孫龍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文長不備載蓋

言堅白石。應分爲三。此龍之所以辨名實也。莊子雖有子以堅白鳴之說。然此就惠施爲言。非論堅白之義也。論堅白之義者。施之書已不存。今惟龍用之。若墨子堅白不相外也。墨子之經與經說。轉可知其爲墨家別派。莊子所謂鄧陵子之屬。以堅白異同之言相訾。相謂別墨是也。以公孫龍之堅白。不又可見兩書之不可移用乎。

老子曰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其所謂三寶者。在慈儉與不敢先也。三寶之說。古之道家。若莊列關尹。均不用之。而用之者惟老子。若是兩書而有可移用者乎。則洵乎其不可也。

商君書勅令篇曰。六蠹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蠹勝其政也。以禮樂詩書數者。而名之爲六蠹。法家之學。所以爲人詬病者在此。然法家崇實黜虛。商君之意。欲民人事於農戰。以求國之富強。而浮文妨要。其國不至貧弱削亡。蓋以痛詆僞儒之不能實行也。故商君爲法。讀其書者。亦知其明法可耳。六蠹之說。祇用於此書。而自古迄今。皆無用之者。則兩書不可移用。又昭然若揭矣。韓非有五蠹亦他書所未用者

夫一書各有其用。故古人同述一事。同載一文。而意義且有別者。說詳卷一事同意異與文同義異兩篇若謂兩書可移用。則諸子之學。並係專家。名法道墨。豈遂無分乎。吾見後之治丙籀書者。其好之也。則歸之於儒。若惡之。則直斥之曰異端異端。而能辨其源流得失者。則鮮矣。爲發此例。讀古書者。可以覽觀焉。

統上文而說乃通例

讀書其難矣哉。余往讀荀子。究其性惡之說。宋儒則謂一言性惡便錯。此大謬也。厥後有迴護之者。

謂荀子蓋有激而云然。又有從而調和之者。謂孟子之性善。爲中人以上言。荀子之性惡。爲中人以下言。余以爲皆非也。余考荀子長於禮。勸學篇旣言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宗旨在禮矣。而禮論篇原禮之所起。有曰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性惡篇又以人之性善。則云惡用聖王。惡用禮義。是荀子知聖王之定禮。因人性惡而設也。余於是恍然讀古人書。須統合全書。乃可通其說。至於一篇之中。必然互相貫攝。若不將上文統觀之。其義有不可通者。余於是又知讀書之法。當統覽上文。而其說乃通。何以明之。今略述其例焉。

史記自序。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紉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集解引李奇云。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以史記之作。始於太初元年。其說是也。然謂遷爲太史後五年。則不然矣。自序所云卒三歲者。言己爲太史。在父卒之三年也。上文曰。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此太史公謂其父談也。談之仕。已及元封。則其卒年。卽當元封元年。遷之官太史令。爲談卒三年之後。元封祇六年。若從元封五年推算。加以爲太史後五年。合計凡八年。不能當太初元年。將爲太初三年矣。余初求其說。幾無以爲解。久之始悟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此五年者。亦謂父卒

之五年也。父談之卒。必在元封一二年。元封紀元。僅有六年。卒後五年。正當太初之元。無可疑者。李氏之說。見其敍次在爲太史後。意謂五年之數。自然就爲太史說可也。孰知考其事實。則不可通。其誤在卒三歲語。未及經意。而上文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更不復諦審。豈知此處文字。所有三歲五年。須統上文爲說乎。統上文爲說。而以三歲五年。皆謂父談之卒。而後其說乃通。然則讀古書者。欲通其說。非統上文而細辨之。其可乎。

又史記孟荀列傳云。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引呂氏春秋云。涵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倘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按本傳上文曰。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則牛鼎之說。卽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也。甚明。索隱用涵牛之鼎爲解。已失之。而又取譙氏愛奇之論。不知彼特愛奇耳。其實統上文以爲說。乃說之極易通者也。史公上文明稱伊尹與奚事。以見衍亦是此意。其曰有牛鼎之意。卽承上文爲說。此等文義。索隱尙不通曉。亦可謂愛奇過甚矣。識者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卽上文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周之說。

意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於當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尹與奚也。今衍以不軌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是遺遠而求近。史記考證所見誠是。蓋古書中。往往有因注而晦者。於索隱可睹矣。然卽此可知讀書之法。必統上文而其說乃通也。

荀子議兵篇。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幹如金石。宛鉅鐵鉞。慘如蜂螫。輕利儻邀。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躄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如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悚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三言非其道。所謂道者。果何道也。以上文統言之。荀子則仍就禮爲說也。上文曰。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禮者治辨之極云云。繼之以由其道不由其道。而有行與廢之別。則所謂道者。禮而已矣。據此則非其道者。是必謂其不

由禮也。楊倞注道卽禮也。用禮卽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以禮訓道。頗得之。蓋下文之非其道。始疑其說。自上文由與不由。係指禮爲言。而其說乃通矣。否則泛言非其道。則道又何所屬乎。荀子之書。固可以禮該之。然今非其道之說。使不統上文讀之。則義不顯也。故書之上文。讀者不可輕忽。誠以統上文而說乃通耳。且儒效篇曰。統禮義。此言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不又明明黜其不統於禮乎。雖然。統非其道。而能識其不統於禮者。余亦從上文而有會云。

呂氏春秋壅塞篇。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或於道字句絕。屬上讀。其言曰。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此大不然。道不智聽智。與從自非受是。相對成文。其上文云。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高誘注。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成。以無道遠聞。人皆聞之。是言其過旣成。而遂以無道見聞於人。所解頗謬。或曰。過無道聞。言過無道以聞於主。亦未達其意。吾謂無道之道。當釋爲由。與下語善無自主。亦對舉。蓋言亡國之主。必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由聞。而善無自至。皆從亡國主說也。道之可詰爲由。漢書董仲舒傳。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又廣韻道理也。衆妙皆道也。合三才萬物共由者也。斯其證矣。上文過無道聞。旣知其爲無由聞。則道不智聽智。卽謂由不智以聽智。

者也。從自非受是者。亦言從自己之非。以受人之是。自字豈衍文哉。特讀之未善耳。此篇上下文辭義極淺顯。乃讀其書者。誤讀說之行也。道爲句。並欲刪一自字。實則上文過無道聞。倘以爲無由聞。則道不智聽智。其說亦自通矣。呂氏原文。於上以無由作無道。故於下不智聽智上。遂亦用道字冠之。方謂直捷易通。而孰知人必以有道爲說。轉致不易通乎。然以吾觀之。下之道不智聽智。有上文之過無道聞。究之其說不難通也。何也。無道者無由也。明乎其爲無由。上下必無異義。又有不可通者乎。世之讀古書者。統上文而玩索之。亦讀法之至要者也。

如右所列。讀古書者。亦可悉其例矣。故於書之上文。能統觀而求通其說。雖古書原不僅此數事。使本此以推其例。所獲必多矣。至如孟荀列傳。篇末附載墨子。乃曰。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余嘗謂墨子書。在馬遷作史時。必未見全書。何以知之。上文一則曰。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駒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再則曰。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獨於墨子則不言有書。余固不敢自信其說。然孟子而下。特總結之曰。世多有其書。可以徵墨子之無書矣。不然。上文何以歷敘之。偏遺墨子耶。史公旣於上文。歷敘諸賢之書。爲世多

有。則以墨子無書。其說殆亦可通與。又如梁武帝申飭選人表。後門以過立試吏。苟無上文甲族以二十登仕。決不能知其用論語三十而立。過立謂過三十也。而其說竟將不可通矣。此雖爲六朝文字。祇是其運典之法。然援此以讀書。上文之須統觀。而說乃可通。卽其例也。近世爲考據之學者。惟取一字之可通。往往上下文且不統貫。如此讀書。豈不陋哉。

統下文而義自明例

讀書之法。旣在統合上文。爲具論於前矣。又有須統合下文者。蓋古書中。自成一章者。其上下之文。詳略互見。豈得但憑上文。而於下文則不顧。反且病上文之義爲不備乎。抑知讀其書者。使果統合下文。而其義自然明達也。余姑約舉其例。以證讀法之應如是可乎。

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章之義。極易明白。孔子對懿子問孝。所謂無違者。正謂無違於禮也。蓋當統下文而並觀之。其中記樊遲之御。孔子告之。以及樊遲何謂之問。乃情事如此。非孔子

答懿子問孝。僅言無違。必待樊遲。而孔子始及於禮也。讀書本宜統合下文。文義自明。乃王充論衡問孔篇。則不解乎是。其言曰。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嫌於毋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材。勅大材。略。子游大材也。孔子告之勅。懿子小材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愛而已。俱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勅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泰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其意以爲孔子之答。

懿子。惟有毋違二字。言之太略。使樊遲不問。而毋違者。在毋違於禮。遂不可知。此問孔一篇。全是問難之辭。吾不謂充博極羣書。而讀書之法。當統合下文。於義之不難明者。彼且起而致問。抑何鄙悖若此耶。夫書有上文從簡。而於下文發明之者。不勝殫述。卽此無違之義。下文有生事以禮云云。則毋違之爲禮。其義自明。割上下文爲兩截。而不復統合之。真可謂不善讀書矣。將王氏竟未達古書之例乎。所謂不敢極言。並旣知季氏專魯。孔子於八佾舞庭則譏之。太山旅祭則刺之。何致懿子轉懼其權尊。不敢極言無違於禮乎。故王氏之問孔。徒見其爲非聖而已。吾則一言蔽之曰。統下文而義自明耳。

論語又曰。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亦足見孔子因材施教。其於子路冉有。所問聞斯行諸。而孔子答之不同者。蓋有進退之義。此亦當統下文體會之。若謂孔子之所以詔之者。語出兩歧。幸有公西華之問。乃知一進一退。各有用意。則讀書亦過於窒滯矣。下文旣經說明。以冉有之退。故特進之。以子路

之兼人。故特退之。當讀上文時。對子路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對冉有曰。聞斯行之。且觀其下文。若何立說可耳。及讀至求也退云云。則義自明矣。使亦如王充者。釋無遠之義。而於下文之論禮。不知相統。豈得明耶。

論語又云。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孔子之所以哂子路者。於此並不明其故。及後曾點問曰。夫子何哂由也。於是孔子告之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則子路之見哂於孔子者。在乎言之不讓耳。從下文觀之。義亦自明矣。當時子路對後。曾點諸賢。以孔子之哂。固不能無疑。然後人讀書。於孔子哂由之故。既著其說於下文。則義無可疑矣。以此知讀古人書。苟欲明乎其義。不能不統合下文者也。

論語又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詳此章之義。似宰我意在短喪。欲以期年爲斷。不復行三年之禮。孔子責其不仁。以爲三年者。是天下通喪之制。並云子生三年。然後免父母之懷。則言父母之喪。所以用三年者。卽是報父母之恩也。曰今女安則爲之。使文至此。便卽終篇。不幾謂孔子任其短喪乎。惟有下文宰我出以下之說。則孔子以三年爲通喪。而宰我未免不知愛父母也。此師弟之間。詳論喪禮。爲事之極大者。若不統讀下文。從女安則爲而止。豈孔子亦將廢三年之喪耶。卽宰我食稻衣錦。於心爲安。宰我亦必不出此。古注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所解甚是。然則宰我因三年之喪。不行於世。故屈己明道。孔子之惡其不仁。特借宰我以做天下之爲人子者。而三年之禮。由此而定耳。近世有實行短喪者。試思子生而後。提攜保抱。全恃父母。親喪三年者。所以答其劬勞乎。不明此義。居喪之時。食稻衣錦。稱心所爲。蔑倫害理。或且謂聖門宰我。猶復如此。吾故願學者之統讀下文也。蓋統讀下文。而喪服之必爲三年者。其義本極明顯也。

詩豳風七月篇。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鄭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

我牀下。皆謂蟋蟀也。此亦古書之中。須統下文而義自明者。何則。十月以上。所云在野在宇在戶。卽指蟋蟀言也。使不統合下文。將爲何物所在乎。又大雅生民篇。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其上文置之隘巷云云。是以后稷置於隘巷。與平林寒冰也。非又統下文而義自明乎。若隔截下文。而不就后稷說。則置之數句。其義無以明矣。故讀書而不達此例。豈不愚乎。

國語晉語。鄆之役。荆壓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爲戮。苗賁皇曰。善逃難哉。旣退荆師於鄆。其上文將謀者。或曰。蓋謀退也。非畏楚而退。乃欲少退。使有戰地耳。然軍勢一動。不可復止。必有潰敗之憂。范匄爲夷竈堙井之計。則不必退而自有戰地。乃不退之退也。故曰非退而何。俞樾說見古書

疑義舉例 意蓋謂晉自謀退耳。所以謀退者。因楚壓晉而陣。晉無以爲戰地。軍吏謀退。乃欲少退而有戰地。范匄爲此夷竈堙井之計。則不必退而自有戰地矣。說亦有見。然玩下文非退而何語。將謀者固爲謀退也。但所謀者。非晉自謀退地。竊謂楚旣壓晉爲軍。晉之軍吏。乃謀退楚耳。韋注使晉軍塞井

夷竈示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則將謀者。明明謀退楚矣。注於將謀下。注云。謀所以拒扞。其意則得之。若言謀所以退楚。於義更顯豁矣。俞氏解非退而何。是謂如夷竈壘井。不必退而有戰地。卽爲退也。今則以軍吏謀退楚軍。范句出此夷竈壘井之謀。是吾以必死示之。楚軍自然退走。故韋云楚必退也。且再以下文旣還荆師於鄢審之。則非退而何。正謂楚退也。統下文之非退而何。與旣退荆師於鄢。兩言退字。則上之將謀。其爲謀退楚也。文義不自明乎。

荀子修身篇。人無法則佹佹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此言有法無法。謂何法乎。下文非禮是無法也。又曰學也者禮法也。則法者謂禮也。可明矣。又非相篤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狴狴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馘。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迭言以其有辨。人之所以爲人。固在有辨矣。然其有辨若何。下文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則其所謂有

辨。亦辨之於禮而已矣。荀子立言之旨。一以禮爲歸。然如此之法也。辨也。使不取下文統讀之。則無由知其爲禮。惟有下文約之以禮。則其義不又瞭然明乎。

三綱之說。近人言平等者。皆所不取。不知彼自未達其義耳。三綱之義。見於班固白虎通。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爲者與也。尹知章注管子戒篇曰。爲猶與也。是爲與二字意同。此蓋本言君與臣爲一綱。父與子爲一綱。夫與妻爲一綱也。何以明之。讀下文而義自見。下文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然則君臣父子夫婦。皆陰陽相配。惟其以陰陽相配。故君臣一綱。父子一綱。夫婦一綱。正是平等之義。故統下文而並讀之。其義本自明晰也。自人於爲綱之爲。旣不識其當訓作與。而又不統讀下文。遂妄議此三綱之義。何其謬乎。況卽從常解。義亦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與。

右舉論語諸書。則書之貴乎統合下文。以求其義。而其義自明者。人亦可用其例矣。夫古人著書。往往有一二字。爲其全書要指。苟善讀之。且不難得。豈有上下文而可忽略乎。吾獨怪王充之於無達。

竟拘執孔子之答懿子。不言無違於禮。割裂下文。何其識之陋也。乃至此。然亦見讀書之非易事也。近之敢於謗毀孔子者。恐書義尙不能解。勝於王氏者必多。吾之爲此例也。深期讀古書者。將上下文研討之。則意義甚明者。庶不致別生異說矣。

衍文爲要語例

近世考據家。其讀古書也。不知多聞闕疑之義。於書之難解者。輒曰此形誤。此聲誤。甚至謂傳寫者之誤。不必詳考其意指如何。而強書就我。蓋無有不可通者。即使竟不可通。則又胸馳臆斷。不曰脫文。卽曰衍文。夫讀古書而可任人去取。歸之脫文。則不妨我爲增補。歸之衍文。則又不妨我爲刪削。如此讀書。豈不易哉。余往讀呂氏春秋。見有爲書中極要之語。釋者以爲衍文。因悟古書多有要語。而爲人視同衍文者。於是定爲此例焉。

呂氏春秋孟夏紀曰。其性禮。其事視。此兩語。其至要者也。注者乃云。月令無此二句。此書前後亦無此例。當爲衍文。嗚呼。斯豈衍文也哉。考尙書洪範。其二曰五事。五事者。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

聽。五曰思。班氏漢書五行志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其下則云。盛夏日長。暑以養物。可知視爲夏矣。則呂氏言其事視者。蓋深於陰陽五行之學。故以五事之視。而於孟夏稱之也。所云其性禮者。漢魏相曰。南方之神炎帝。秉離執衡司夏。解者曰。火爲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然則夏爲禮矣。蓋五常之性。春仁秋義冬智。中央則爲信。而夏之性。非於五常爲禮乎。是則此兩語者。爲義之要者也。吾方幸其遺說之獲存。他紀雖不言。可由此而類推也。或轉以衍文目之。不亦鄙乎。其事視姑不論。嘗取呂氏所謂其性禮者推之。竊歎儒家之術。於時爲夏。此其所以重學而崇禮也。何以言其重學而崇禮。呂氏此書。凡十二月紀。不相連編次。而每一月紀。必附載數篇。自來無有揣測得之者。嘗觀其於春紀也。有本生貴生等目。其說則曰。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又引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凡若此者。乃道家攝生之指也。於秋紀也。有蕩兵振亂等目。其說則曰。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形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凡若此者。乃兵家除暴之義也。於冬紀也。有節葬安死等目。其說則曰。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壘上曰。此其中之物。具

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凡若此者。乃墨家節喪之意也。夫春喜氣也。故生。夏樂氣也。故養。秋怒氣也。故殺。冬哀氣也。故藏。春秋繁露陰陽義言之矣。呂氏於春取道家。於秋取兵家。於冬取墨家。豈不以春主生。秋主殺。冬主藏乎。今於夏紀備論音樂。蓋樂之言樂。其得夏樂故養之說與。雖然。儒家之爲夏。其卽在夏樂故養乎。曰。以四時準之。春旣主生。故宜用道家。人生而期其長養。則儒家之道貴也。儒家如荀子。其開宗明義曰。勸學。而勸學之方。則有云。始乎誦經。終乎讀禮。然則儒家之重學而崇禮。人之所以長養者在此乎。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豈非人旣生而長大矣。其用以養成之者。則惟在爲學。而所務則在明禮乎。如不學而無禮。是卽失其爲人矣。嘗謂儒家之書。其首篇無不重學。如揚子法言。則爲學行。王符潛夫論。則爲讚學。徐幹中論。則爲治學。此三子者。皆儒家也。而尊崇禮教者。則晏子與荀子爲最詳。吾以是知儒家不惟宗旨如此。夏者火德也。其重學而崇禮。亦取象於火耳。何也。詩云。學有緝熙於光明。荀子嘗云。在人者莫明於禮義。夏爲火。火以其明也。人之勤於學。立於禮。庶幾如火之明乎。儒家於時爲夏。可悟其故矣。呂氏此紀其第一篇。亦以勸學

爲名。並特識之曰其性禮。語之大要。莫有喻於此者也。彼以要語而疑其爲衍文。則失之甚矣。史記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本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自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下。爲舊傳之文。故於上獨標其傳曰三字。史遷於自序有曰。余所爲述故事。整齊其世傳。所謂世傳者。蓋謂世所舊有之傳也。今於世傳明稱其傳曰。是夷齊之有舊傳。非彰明較著乎。後人於其傳曰一語。幾若等諸衍文。索隱謂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恐未是。王若虛史記辨惑。則云伯夷傳云。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傳曰云云。傳曰二字。吾所不曉。索隱云謂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也。信如是說。則遷所記古人事。孰非摭諸前書者。而此獨稱傳乎。彼蓋不知謂之其

傳曰者。所以見伯夷一傳。本之於舊傳乎。且以孟荀列傳證之。而並有確據也。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亦揭出其傳云者。不可悟採之舊傳乎。非然。墨子之學。戰國最盛。史公若自爲作傳。何致寥寥祇此數語。作史不可無憑藉。墨子之傳。不過存兩三語。以所得舊傳。僅有此耳。而伯夷之有舊傳。於此更顯然矣。况列傳首伯夷。而於伯夷傳中。爲特書其傳曰。則凡所撰之傳。一依舊傳而成。無可疑者。此作史之義法在是。而可以衍文忽之乎。吾故知其爲史記之要語也。不寧唯是。伯夷取冠列傳。人每有譏其疎略者。吾謂不然。何也。上文云。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意若謂由光之義極高。並登箕山之上。而許由有冢猶在。乃欲爲之傳。而文辭少見。則無可如何耳。以由光之文辭少見。則深喜伯夷之有舊傳。亦足信矣。若是伯夷有舊傳。故可爲之立傳。伯夷以前。直如由光輩之不見文辭。遂致無傳。豈疎略乎。則此傳之其傳曰。爲史書之要語。子長當日。大有用意也。吾不解後儒於此。何以不復推究。此豈衍文而無甚關係者乎。抑猶有說者。旣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所以明其世家之始太伯。列傳之始伯夷。蓋卽折衷夫子

之義也。乃又怪無識之徒。妄議傳不應始於伯夷。因著此其傳曰語。其下則言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致歎於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無以聲施後世。則遷固頗思表彰賢者。而舊傳無微。不能如伯夷之有傳。可從而載筆。故雖欲表彰而無由。則其傳曰之爲要語。是爲夷齊幸。又爲文采磨滅者悲也。此豈猶爲衍文乎。五帝本紀贊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噫。讀史記而能知意者誰哉。

史自序又云。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龍門爲春秋之學。而八書之有禮樂。並殷本紀則云。宋於詩書。所謂厥協六經異傳。豈不信哉。惟正易傳語。裴駟諸家。旣未詮釋。而世之考史者。皆未聞有其說。豈此又其衍文乎。余嘗思之。史記百三十篇。史公所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自成其一家之言。今明明謂正易傳。知必有正之所在。然無所見也。久之恍然。遷蓋言其託始黃帝。異於易之溯原庖犧耳。易傳者謂繫辭也。史談論六家要旨。引大傳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此其證已。繫辭不云乎。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夫易道之興。創於庖犧。而史官之說。昉於黃帝。當時倉頡沮誦。實居其職。故子長之撰本紀。以黃帝爲先者。非史家探本之

善乎。以黃帝爲先。自與易傳之上述庖犧。釐然有別。則其曰正易傳者。意在斯乎。是語也。爲史學之鉤元提要。人多以衍文置之。而不加考索。籍談之數典忘祖。何能免於誹議乎。往嘗病索隱之補三皇本紀。以爲史事肇自黃帝。彼實未沿波而討源。徒爲好事而已矣。乃後漢張衡條上遷所敘不合者。其言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見後漢書衡傳注夫遷方以正易傳。揭明其黃帝書首之故。衡欲并錄三皇。是匪特不識史道之大原。而於正易傳一語。漫不經意。衡豈以此語爲衍文耶。史所敘並無不合。而反謂之不合。思有以糾正之。何其謬也。夫正易傳者。史記之要語也。自來學者。訂史記之異同。甚欲攻其疏失。如張衡者多矣。而偏於語之至要。與史書絕有關係者。則無人焉。爲之闡揚。隋志而後。編次經籍。雖奉爲正史之宗。而知史者卒鮮。余近作義法五十篇。正易則立專題。嗚呼。讀史者毋以爲衍文而輕心掉之可也。

古人著書。其造語也。必擇要爲之。真范蔚宗所謂無一字空設者。自人不善讀書。不知細心尋繹。如呂氏之其性禮。其事視。惟於夏紀載之。此正以禮之與視。合於夏令。而儒家之重學崇禮。得夏爲長。

養之義。亦以夏之盛德在火。所以論樂論孝。篇中均取儒家之說。其語之重要。爲何如哉。謂爲衍文。夫豈可乎。史記之其傳曰正易傳。一則言列傳之作。卽是整齊世傳。發凡於此。見紀傳之各有所本。一則言本紀之斷自黃帝。顯與易傳違異。皆關於全史體裁。所以述其撰著之意。雖未有人稱之爲衍文。然讀史記者。從未論列及此。蓋人盡視同衍文。而以爲可有可無矣。使得吾說而探索之。當知史記此兩語。不但非衍文。並且爲語之至要者也。乃今之讀古書者。恆存一毀廢之心。將四部要籍。屏爲僞書。必至無書可讀而後快。轉覺秦政焚書。猶不若是之酷。甚矣其悖也。世有愛讀古書者乎。願其於一書語言。推見至隱。詳人之所略。更用斯例而引伸之。則善矣。

省文用互見例

古人文字。往往求其省略。而不欲失之繁冗。昔讀南北朝文。宋徐修仁故永陽敦太妃墓誌銘云。其先周靈王之後。自秦漢逮於晉宋。世戴光口。羽儀相屬。旣以備於前志。故可得而略焉。梁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云。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蒞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

之所詳。今可得而略也。一則言既備前志。可得而略。一則言國史所詳。可得而略。知其皆有省文之義也。然修仁休文。祇是爲文耳。前志國史。不與其文相附而行。碑銘之中。自當詳敘。乃修仁以前志備而略。休文以國史詳而略。其意亦取其可互見乎。夫一人之文。志在約省。有見於前志國史者。獨用互見之法。況自著一書。而可使其文複出疊見耶。此古書之中。所以有省文用互見之例也。

不讀史記乎。周本紀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秦本紀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又諸侯並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秦始皇本紀始崩於沙邱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

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邱。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呂后本紀。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孝文本紀。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卽就本紀言之。可見省文用互見之例矣。夫一事而前後兩載。其文則彼此無別。大非簡要之道。倘僅易其文辭。而所書之事。則並無異同。亦豈史體之所宜。故馬遷以事在周公。事在商君。爲此省文之筆。使讀者知其互見。自可參考而得也。此例自子長創之。班固以降。無不循從。誠以作史義法。具於此矣。乃劉知幾史通二體篇。反以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在高紀。譏其爲例不純。豈不悖乎。吾又讀呂氏春秋矣。有始覽應同篇曰。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趙簡子將襲衛。使史墨往睹之。見恃君覽召類篇。又去尤篇曰。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見先識覽去宥篇。又聽言篇曰。解在乎

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假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見審應覽不屈篇。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假兵。昭王曰甚善。見審應覽言篇。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惠子爲魏惠王爲法。此三事。皆見審應覽淫辭篇。又謹聽篇曰。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勝書說周公旦。見審應覽精諭篇。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上作田子方此作段干木當有誤皆見慎大覽下賢篇。又務本篇曰。解在鄭君之間被瞻之義也。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鄭君之間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見士容論務大篇。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見審應覽篇。又諭大篇曰。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皆見士容論務大篇。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見開春論愛類篇。以此觀之。非又省文用互見例乎。或曰。遷史百三十篇。卽做呂氏而作。其十二本紀。本於呂氏十二月紀。然則省文而用互見者。亦呂氏有開於先。而爲史公之取法乎。茲不

具論可知古書之中確有此例矣。

古書之中。所以用互見者。有宋以前。書用竹簡。爲文不得過長。其從省者。勢使然也。若爲文字計。於此篇論之。而於彼篇所論。仍是此類文辭。則冗蔓矣。故史與呂氏。皆立此省文之例。讀其書者。安可忽哉。

卷三

讀書宜辨家數例

讀古書者。於古人之學問。自成其家數者。此不可不辨別之。夫不能辨別其家數。彼此混淆。欲考其所言之旨。必茫然而莫窺其真。猶之居家者。知其爲張爲李。得其姓氏。乃可以識其爲人。故讀古書者。其於家數也。宜先詳辨之。在昔三代盛時。學出於官。天下原無私家之業。此所以同文爲治也。自周既東遷。天子失官。而私師競起。專家之學遂興。莊子有鑒於茲。其天下篇曰。道術將爲天下裂。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悲夫。蓋深慨乎異家蠶出。各得一察以自好。學術遂呈分裂之象也。然孔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謂之乖者。雖聖門諸弟子。各尊所聞。就其性之所近。自名一家。已見乖離。韓非子顯學篇。嘗有八儒之說。若是一儒家也。而析之爲八。亦足證仲良氏之儒。漆雕氏之儒。此八儒者。直於儒家之中。分爲八家矣。夫古人爲學。既有家數。則後之讀古書者。於其家數。能無

辨別之乎。不此之務。則讀一書也。索解而不獲者。於是非失之臆斷。卽失之附會。遂致上誣前修。下誤末學。弊將不勝言矣。嗚呼。讀書而可不辨家數乎。敢舉其例。以爲學者告。

經學之中。在漢則有今文家古文家。逮至近世。又有宋學漢學兩家焉。何爲今文古文。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邱賀。由易是有施孟梁邱之學。

此今文家也。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其解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古文家也。漢興欲立尙書。無能通者。聞濟南伏生名勝故秦博士傳之。文帝欲徵。時年已

九十餘。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並作尙書傳四十一

篇。此今文家也。古文尙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之。皆科斗文字。孔安國

以校伏生所誦。爲隸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安國

又受詔爲古文尙書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尙

書古文之學。此古文家也。漢初魯人申公亦謂申培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

傳詩。是爲齊詩。徒衆極盛。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此

今文家也。毛詩者。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爲詩故訓傳於家。徐整云。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據此則作詩故訓傳者。爲大毛公。非毛萇也。要之古文家也。禮者。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卽今之儀禮。迄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此今文家也。周禮者。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公記以補之。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河南緄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授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賈景伯名逵亦作周禮解詁。此古文家也。公羊春秋傳者。公羊名高。齊人。受經於子夏。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並治公羊。穀梁春秋傳者。穀梁名赤。魯人。亦受經於子夏。漢初瑕邱江公。受穀梁於魯申公。武帝時爲博士。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詔蔡千秋字少君與公羊家並說。宣帝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徵周慶字幼君丁姓字孫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

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公穀皆今文家也。左氏春秋傳者。左邱明以弟子異言。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漢初出張蒼家。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尙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及封卒復罷。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左氏則古文家也。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遭秦焚燼。河閒人顏芝爲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爲今文。張禹等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此今文家也。又有古文出孔氏壁中。別有闡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爲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則是古文家也。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漢興傳者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丞相韋賢及子元成。魯扶卿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等並傳之。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吉宋畸貢禹等並傳之。齊魯今文家也。古論語者。亦出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爲傳。後漢馬融

亦注之。則古文家也。凡此皆兩漢說經之儒。其爲今古文兩家也如此。

今文古文。漢儒說經之家數。已如上所述矣。雖然。其爲宋學漢學。則又如何。宋學家者。宋儒解經。空言義理。又雜以佛老之說。不特象山一流。偏於尊德性。幾純爲禪學。卽如程朱大儒。中庸章句。首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心法之說。卽佛家所出也。朱子解大學。有云虛靈不昧。而論語集注。曾子三省章。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內。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仁者安仁集注。又載謝氏曰。仁者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亦豈儒家之語。朱子又嘗注陰符經。魏伯陽參同契。爲道家講修煉之書。朱子又爲之注。故程朱之於經。以釋道參廁其中。亦自成其學說已耳。元人纂宋史。於儒林以外。別立爲道學傳。誠有見也。象山之學。至明而王陽明宗之。其末流則有所謂心學者。嘗見唐仁卿名伯元萬歷甲戌進士。答人書曰。自新學興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矣。元開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卽道也。而元不解也。又曰。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

卽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爲心障與。見日知錄如其說。足見當時心學之盛。而其失亦昭然矣。然而程朱陸王。雖不能無弊。要思以上接孔孟之道統。不可謂非一家之學也。近之治宋學者。爲程朱。則有若陸清獻。名隴其平湖人李文貞。名光地安溪人楊文定。名時江陰人諸賢。爲陸王。則有若李二曲。名中宇盩厔人李穆堂。名綬臨川人諸先生。是皆宋學家也。漢學家者。以明人之陋。獨樹漢幟。與之相抗。其學以識字爲先。故攻習許氏說文。而釋經則主鄭康成。長於聲音訓詁。名物制度。古無韻學。自顧亭林創爲之。亭林名炎武字寧人崑山人其繼起者。有江慎修。名永葵源人戴東原。名震休寧人段懋堂。名玉裁金壇人顧著古音表。唐韻正諸書。江著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音學表微。戴著聲韻考聲類表。段著六書音韻表。是皆深於韻學者也。又有洪榜作四聲韻和表。錢大昕作聲類四卷。則亦精於音韻者矣。小學之書。言義者爲爾雅。言形者爲說文解字。言音者爲切韻。陸法言作三者自以許書爲備。注說文者。段玉裁最精博。其餘如桂未谷。名馥曲阜人之義證。王棗友。名筠安邱之之釋例。皆卓然名家也。小學自二徐後。大徐名鉉字鼎臣小徐名潛字楚久無專門漢學家出。遂成絕學矣。金石之學。據歐陽文忠集古錄序。謂物聚所好。不過

祿爲玩好之物。未足爲學也。至漢學家則以爲可徵經考史。於是自成一家。其間講金石目錄者。有孫淵如名星衍。陽湖人。之寰宇訪碑錄。王蘭泉名昶。青浦人。之金石萃編。考金石文字者。有武虛谷名億。偃師人。之金石三跋。嚴鐵橋名可均。烏程人。之鐵橋金石跋。論金石義例者。有梁曜北名玉繩。泉塘人。之誌銘廣例。王惕甫名世昌。太倉人。之碑版廣例。此數賢者。於金石之學。各有著書傳世者也。校讎之學。始於劉向。非通乎百家學術。固不足語此。宋之鄭樵。與近之章實齋先生。名學誠。會稽人。方可以紹其業。而但訂字句異同。則所謂不賢識小也。然如戴東原。盧雅雨。名見曾。德州人。丁小雅。名杰。歸安人。顧千里。名廣圻。元和人。其所校諸書。各有依據。李申者。嘗稱千里云。安得古書。盡經君手。是極言其校讎之詳審也。蓋漢學家善讀古書。後人得其校本。易於誦習。必能怡然渙然。雖條其篇目。撮其指歸。與中壘之校理中祕。未能並論。然所校刻羣籍。識者皆奉爲善本矣。漢學家實事求是。亦名之爲考據家。韻學四者以外。尙有算學。選舉。以及輿地之學。其考據無不精核。宋明理學。自不能及。今之學者。不當再以漢宋分立門戶。而其家數則不可不知也。

史學本爲六家。至宋而後。復有紀事本末一家。何謂六家。一尙書家。二春秋家。三左傳家。四國語家。

五史記家。六漢書家。此六家者。劉知幾史通言之詳矣。史通云。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
定爲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爲古象布
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
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語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
案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
始作。與尚書同時。又曰。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
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
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邱明。孔子既著春秋。而邱明受經作傳。蓋
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
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經無而傳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
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作之冠冕也。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邱明。邱明既爲春秋

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閒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凡此六家。其所以分別之故。尙書則記言也。春秋則記事也。左傳則編年也。國語則國別也。史記則紀傳通古者也。漢書則紀傳斷代者也。後世所通用者。惟編年與紀傳二家而已。此史學之家數。學者又不可不知也。

史有六家。其爲用則惟二家。余旣取劉說。以明其家數矣。紀事本末者。創自宋之袁機仲樞。能於編年紀傳而外。並立爲三。其體爲後來所不能廢矣。或譏之曰。降史書爲類書。法不參立。說亦未嘗無見。然而非也。何則。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氏之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

以事類。觀其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尙書之遺也。說本文史通義則紀事本末者。又史學之一家。治史者又當知有此家數矣。

諸子之學。其始渾言之。則百家耳。莊子所云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是也。太史談嘗論六家要指矣。六家者。陰陽。儒。道。墨。名。法也。劉子政校諸子。則析之曰十家。十家維何。一曰儒家。二曰道家。三曰陰陽家。四曰法家。五曰名家。六曰墨家。七曰縱橫家。八曰雜家。九曰農家。十曰小說家。其兵書數術方伎。列在諸子之後。各爲一略。則兵醫三家。在劉氏不入諸子略中。以隋書經籍志證之。其言曰。儒道小說。聖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醫方。聖人之政也。所施各異。可知有政教之分矣。自隋志四部既定。所有兵家醫家。與天文數術之學。無不統歸子部。則儒墨而下。此皆諸子之家數也。夫諸子爲專家之學。故讀其書者。所貴首辨其家數。乃能得其指意。否則尊之則附於儒。卑之則曰是異端耳。是異端耳。尙足通其學乎。雖然。諸子家數。後人能諦辨之者。蓋不多覩。古文家如韓柳。豈不傑然大家哉。吾今舉韓之讀荀子。與柳之辨晏子春秋。以見此二賢者。其於諸子。且不能辨其家數也可乎。

讀荀子篇曰。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醱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釋。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醱乎醱者也。荀與楊大醱而小疵。夫孟子荀卿。以及揚雄。皆儒家也。儒家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此班志云然。蓋凡爲儒家。無不以孔子爲宗師。豈得曰尊聖人者。孟氏而已乎。荀與楊亦未有不如此者。昌黎果知此三家者。並爲儒家。孟氏尊聖之說。自不待言。但以孟子爲尊聖。而不及荀楊。亦必自知其言之未當矣。何也。豈有儒家而不知尊聖者哉。且荀子既是儒家。宗師孔子。乃曰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此則全然不識荀子本儒家也。若識其爲儒家。儒家文辭。有乖異孔子者耶。夫題爲讀荀子。應將荀子全書。闡發其立言之旨。今稱之曰大醇小疵。是僅就其文辭

論之。甚欲削其不合者。絕無敬禮先儒之意。強欲自比於孔子之刪詩書筆削春秋。豈不悖乎。推原其故。昌黎殆以荀子祇古書耳。其家數則不能辨也。辨晏子春秋曰。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神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叢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觀柳氏此文。固不以晏子爲墨。然自子厚爲此說。以有錄諸子書者。宜列晏子爲墨家。於是馬貴與文獻通考。經籍考焦弱侯國史經籍志。則竟次之墨家矣。夫晏子明於禮。儒家游文六經。故班氏之志藝文。以晏子一書。冠乎儒家之首。而劉向晏子書錄云。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若是七略之入儒家。亦以晏子合於六經耳。子厚謂數子之不詳。吾恐彼實不詳於其家數也。晏子之儉。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眞儒家之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於晏子爲無愧。卽其旨。多尙同兼愛之說。在墨子則自爲其學派。晏子則隨事進言而已。若謂又非孔子。以非儒出墨子。似春秋之作。一若齊人爲墨學者爲此書矣。不知劉向明言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爲。則向早辨其非出晏子。凡諸子皆非自著。安見其必造自墨子之徒與。書中墨子聞其道而稱之。卻屢見。然孔子聞之。仲尼聞之。則亦時有援引。又將何說以處此耶。初非以儒爲榮。以墨爲辱也。但家數則由此亂矣。劉氏父子別錄等書。今久散佚。所可考者漢志也。志之以孟荀爲儒。老莊爲道。所編入某家者。不可稍從移易。蓋向歆校書時。不知幾經參酌。方定此家數。讀古書者。於諸子之學。苟思審辨其家數。卽奉以折衷可也。若名法兩家之不得牽合。道家之非神仙。雜家之非類書。余已於他篇辨之矣。茲不贅云。兩書不可牽合諸篇可參

觀

以上經史子三者。旣詳言其家數矣。至文章雖小道。若論家數。則又有古文家。駢文家。及詩賦詞曲諸家也。特此書爲古書讀法。略示條例。而文非所重。故今亦不加評隲。異日或專著一書。爲文家再考其源流派別可耳。記有之。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嗚呼。學問而彼亦一家。此亦一家。不免劉子駿所

譏黨同門。妬道真。有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矣。夫烏可哉。雖然。古人學問。既各有其家數。讀其書者。若不復識辨。雜然紊亂。勢必如孟子所歎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大不然矣。夫讀書而宜辨家數者。譬之至一名勝。必先得門而入。而後其中之臺榭花木。乃可以流連風景。若悵悵無所。先不辨此爲何家。豈能有所見乎。故讀一書也。此書是經部。則辨其爲今爲古。此書是子部。則辨其爲儒爲道。家數既明辨以析矣。於是立言之宗旨。庶得進而玩索耳。然則讀古書者。於家數其可忽哉。

讀書宜辨宗旨例

自集部既興。能文之士。往往詩賦傳記。體無不備。及探其宗旨所在。則倜然而無所歸宿者。比比然也。故魏晉以後。文集繁多。宗旨則雜然相糅。雖以昌黎韓氏。卓然爲古文大家。於孟子之距楊墨。既稱爲功不在禹下。乃讀墨子一篇。其中又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抑何宗旨之不純若此。至於宋明理學。朱子則主敬。陸子則主靜。王陽明之致良知。劉宗周之用慎獨。

無不各標宗旨。以自成其學說。後之讀其書者。此固不難辨也。惟是隋唐以前。所有一切古書。則讀之不易矣。夫古人立言。必有一二字。爲其全書之宗旨。而無如辨別之者。則不多得。於是讀經則空談義理者有之。專研訓詁者有之。孔子刪經之宗旨。不復辨也。讀史則訂其文字之異同。與事實之詳略。而史家撰述之宗旨。又不知辨也。諸子之書。有宋以降。黜之爲異端也久矣。或有好讀其書者。則又強取而附之於儒。試問其宗旨何在。懵然而無能辨也。甚哉讀古書而莫辨其宗旨。古書何由而明哉。蓋人之讀書。不過愛其古耳。或玩其辭華。或矜其宏博。如斯而已。夫古書而傳至今日。吾人正當寶貴之。近世有作僞經考者。自此書出。而吾國古書。幾皆可以僞造廢之矣。雖然。亦曾推究古書之宗旨乎。如使讀古書者。果能推究其宗旨。決不敢輕易言之曰。僞書僞書矣。余旣爲古書讀法。條列其例。故深願學者辨其宗旨焉。特是宗旨誠宜辨矣。將從何而辨之。斯亦讀古書者所苦也。吾請舉經史子三者。以明其例。

試先言經。經者孔子垂教萬世之書。故劉彥和曰。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豈非名之爲經者。以其爲常道乎。若其宗旨。則在經世矣。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春秋之

爲經世明矣。雖然。豈僅春秋乎哉。孔子嘗曰。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貽來世。見列子然則詩書四經。孔子修之正之。旣言治天下。貽來世矣。可見其宗旨。無一非經世之籍也。易緯乾鑿度云。孔子曰。方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經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夫曰所以經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則易之宗旨。其爲經世也。又彰彰明矣。夫六經皆史也。孔子因而刪定之者。其自言曰。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則孔子之宗旨。不欲空言經世。故就舊史已見之行事者。以爲經世之具。則後人不當以空言視之宜矣。乃自來爲經學者。不辨其宗旨。將孔子所以經世者。幾若徒託空言。而無裨於世用。此鄭樵所由歎諸儒窮經而經絕乎。漢許冲上說文表云。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吾嘗求其故矣。經何以爲漢制。蓋孔子刪經之宗旨。旣在經世。則漢之典章法度。一本於經。方見經非空言。而實行者自漢始矣。或曰。經之宗旨。誠哉其爲經世矣。然漢始實行者。果何事乎。曰。後漢書光武帝紀。十九年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

太子。又二十七年四月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太。此皆依據經義。而措之實行者也。諸如此類。不勝殫述。姑舉一二。可見漢之行事。師法六經。而孔子經世之宗旨。特留此數經。備萬世之取資。其行於漢者有如此。且在漢人言之。經爲漢作。後世政教。從漢而增損。追溯原始。何一非自經出乎。故學者讀經。不必猶守漢宋門戶。亦無爲瑣屑之考據。當發明孔子經世之宗旨。如是而經可廢乎。

試再言史。史記之宗旨。折衷聖人。而又尊崇儒術。何以知之。孔子世家贊曰。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此卽自明其作史之宗旨。一以孔子爲折衷也。五帝本紀。則用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帝繫姓。伯夷傳曰。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則又見太伯之冠世家。伯夷之冠列傳。皆從孔子序列者而折衷之也。儒林一傳。爲遷所創。而仲尼弟子。則別撰專傳。是皆史記之尊儒。顯然可考者也。故史記之宗旨。折衷聖人。尊崇儒術。爲其卓然大者。學者所宜辨也。意知

例中論之極詳。茲從略可參觀。漢書者斷代之史也。其體則斷代。其宗旨則何如。蓋意在尊王耳。昔孔子作春秋。首書王正。乃尊王之大義也。班固知其然。故上起高祖。嘗譏遷史曰。六代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

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此非以史記爲私史也。史記爲通史。漢自宣次之。秦項之後。班氏以爲如此。非尊王之道。於是專敍一代。斷自高起起元。其斷自高祖者。尊王之宗旨則然也。陳壽三國志。議者皆以其帝魏黜之。此未達其宗旨者也。吾聞惲子居之說矣。子居書三國志後曰。秀水朱錫鬯氏。稱陳承祚削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卽皇帝位文。并羣臣勸進表。爲以統與蜀。此承祚意也。後人讀史不尋始末。較其書法所在。據一端之偏。卽深文斥之。如謂史記尊黃老。三國志帝篡竊。古人豈任此耶。敬反復觀之。復得數端。吾以發錫鬯氏之說。史記漢書之法。曰傳曰志曰表曰論曰贊。承祚作史。有傳無志表。何也。彼三國者。不足當一代之制也。蜀得國最後。失國最先。吳據江表。魏以篡終始。故皆奪之。然蜀用漢儀法。無志表亦傳。若吳魏之制皆不傳矣。此奪之至也。其以評易論而無贊。何也。吳魏之君若臣。皆亂世之雄耳。贊之。是長亂也。蜀以討賊號天下。故於楊戲傳載蜀君臣贊以別之。是正於吳魏也。其書曰曰武帝操明帝叡。何也。與先主備吳主權同書也。明魏之非帝而已。魏非帝而蜀之宜爲帝。人無有知之者。故於蜀書曰先主備。而於吳書曰吳主權。不稱先主權。吳者非蜀儕也。吳非蜀儕。魏又何得以蜀爲寇敵耶。此與之至也。春秋之義。微而顯。志而晦。史

記蓋得其意幾十之六七。漢書得四五。三國志得一二。自晉書以下。戛戛乎幾無有焉。五代史知此法而不能。故書法必自爲論以道達之。此史之所以不古若與。由此觀之。則三國之宗旨。帝蜀而非帝魏者也。三國既帝蜀矣。則其宗旨。不與漢書尊王同乎。史漢三國。余既揭其宗旨矣。若後漢以降。如范蔚宗輩。大都致功於文。而宗旨則無由見矣。然史記三書。確有其宗旨。學者不可不辨也。余故辨之如此。

試再言子。儒家如荀子。其宗旨一以禮爲歸。故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卽性惡之說。爲人所詬病。不知荀子特原禮之緣起。人性不能有善而無惡。待禮教而後善耳。非十子。兼及思孟。人又多擯黜之。要其所以非此十二子者。乃執禮以爲衡。余已於無文字處求文字條詳之矣。茲不贅論。學者讀荀子書。知其宗旨爲禮可也。晏子亦深於禮者也。故其書言禮爲多。則其宗旨亦可窺矣。首章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并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

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以下是其開宗明義。卽以行禮義爲主。吾嘗謂孟子以仁義關利。晏子以禮義關勇力。此其所以爲儒家也。自唐柳宗元謂春秋一書。齊之墨者所作。其後目錄家遂列之墨家。是豈知晏子之宗旨哉。詳見家數條道家如列子。其宗旨爲貴虛。余論之者屢矣。惟其貴虛。故了然於生死。觀其引林類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也。吾又安知營營而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又引孔子之言曰。人皆知生之樂。未知死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夫人於生死之情。最不能澈悟。列子以死爲愈。死爲息。蓋其宗旨在虛。故視生死皆虛耳。凡人之志在不朽者。每不忘身後之名。列子則又述楊朱之說曰。天下之善。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整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絨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旣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

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貨。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遑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兇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兇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如列子之意。堯舜四聖。生前戚戚無歡。固不如桀紂二兇。極樂而死。所異者死後之名耳。然爲四聖則稱之弗能知。爲二兇則毀之稱之亦弗知。名如四聖。雖傳及萬世。在彼究何殊於株塊。意謂人既已死。名亦何所用哉。如此立說。好名者必將爽然若失矣。記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人至沒世之後。無名以壽世。不幾與草木同腐乎。列子援楊朱之

言。豈人當但求樂生。不必顧及死後之名耶。不顧死後之名。碌碌一生。亦有何樂趣哉。故名教中自有樂地。後世談元之士。甚至放浪形體。因循廢事。此固道家末流之弊。然在列子。所以申明其宗旨。不外貴虛而已矣。老子之柔莊子之天此皆法家之韓非子。余既據史記本傳。知其書爲韓而作。見其宗旨也。他篇已言不贊。蓋非之宗旨。無非欲國之立法。以圖存耳。嘗讀其存韓篇。深歎非雖身入強秦。猶惓惓以存韓爲念。故如非者。非韓之忠義士哉。傳云。韓之諸公子。是非乃韓同姓之臣也。以同姓之臣。目視國之將亡。其失在不知明法。故思以法制救之。王充論衡曰。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真知言哉。非之著書宗旨。亦大可悟矣。且非之宗旨。既已存韓爲務。而首篇之初見秦。決非爲其所撰。何也。非方志在存韓。又豈肯勸秦以滅韓哉。此篇依戰國策。爲張儀所言。是也。特不知何人編入其書。遂使非受冤千古耳。然苟通乎非之宗旨。則猶可爲之辨白也。墨子之宗旨。見於魯問篇者。有曰。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凡所謂尙賢尙同者。皆其宗旨所在也。今其書自尙賢以下。各有專篇。卽親士至三辯。此七篇者。

其宗旨要不離乎是。何以言之。親士與所染。謂人主必得人而理。非尙賢乎。尙同者。謂臣必上同於君。親士篇今有五錐而下。明人臣不同之害。及王者取同之義。非尙同乎。修身篇有生死貧富之說。蓋言人貴修身。所以非命也。法儀篇欲人法天鬼之明。又所以尊天事鬼也。七患辭過兩篇。則顯爲節用節葬矣。三辯一篇。以聖治不待乎樂。其爲非樂。亦昭然矣。他若備城門數篇。詳兵家守禦之法。幾爲非攻之義證。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此五篇者。乃記墨子之言行。非儒一篇。蓋爲其學者。以與儒家學派不同。從而毀謗之辭耳。若然墨子之書。尙賢諸說。實爲其宗旨所歸。使非然者。如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小取二篇。專言名理。非以表闡其宗旨。故可知爲名家之術。墨家之別派矣。近人喜治墨經。既不識墨子之學。數傳而後。流爲名家。而於墨子之宗旨。轉未能發揮而光大。不其慎乎。縱橫家者。其宗旨在弭兵。劉晝新論九流篇曰。縱橫者。闕子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本於行仁。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以此言之。儀秦之爲縱橫專家。以弭兵爲宗旨。良可觀矣。揚子雲稱之曰。儀秦學乎鬼谷術。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夫謂之安中國者。蓋蘇張之一縱一橫。以當時兵連禍結。抱其宗旨。出而弭兵。而天下遂少息兵戈之

患功亦鉅矣。蘇張書今皆已失。鬼谷子則尙存。讀其書者。能知宗旨爲弭兵則得矣。此外名家之書。辨其爲名。而又審其宗旨。惟在循名責實。庶不致與法家混。雜家則非駁雜之謂。乃是博通百家。如讀其書。認定家數。而其宗旨亦可辨矣。司馬談有論六家要旨。班志亦云。各崇所長。以明其旨。故讀諸子書。於其宗旨。尤宜辨別之。

讀古書者。宗旨之宜辨。已爲敘述之矣。古書自漢以來。由口耳而著之竹帛。其後板刻旣行。書出益多。固不能一一辨說之。但前賢讀書。未嘗無心得。又或自詡其能辨真僞。及以此書按之家數。考其宗旨。而郢書燕說者則甚衆。吾嘗謂幸而古書之文。並皆佳妙。否則散佚不傳。著錄於漢隋諸史志者。可無一書存矣。豈不可歎。方今喜讀古書者。未絕於世。乃半出於穿鑿附會。而疑古者爲多。夫疑古可也。然吾未聞有辨其宗旨者。特不過自逞臆斷耳。學者試用吾例。將古書之宗旨。讀一書必細辨之。無爲俗說所惑。則善矣。昔隋牛里仁嘗言書有五厄。嗚呼。時至今日。其亦古書之厄耶。

讀書宜辨章法例

說文章篆下云。樂竟爲一章。從音十。十數之終也。是章之本義。爲樂竟一章。若引伸之。凡書一篇之中。所分段落。卽爲一章。故讀古書者。於其章法。有不可不辨者也。昔趙岐注孟子。名爲章句。其題辭云。題辭卽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今觀梁惠王上篇。共七章。其章指云。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爲名也。又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太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又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又章指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人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又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挺服強。仁與不仁也。又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又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釁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迹。答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則所謂章別其旨者。蓋取每章揭其大旨而已。惟孟子一書。各有孟子曰以標明之。則其章法猶易辨也。他書往往合爲一篇。其中章節。未有判析。於是讀其書者。若不辨明章法。則其義理有不解者矣。故讀古人書。宜詳

辨其章法。今試舉荀子以證其例。

荀子勸學篇。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此爲一章。言人不可不學。學問乃大有益於人者也。首言學不可以已。其下皆伸明其義耳。楊倞注本。自君子曰至介爾景福止。若以此分章則非也。下文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卽就詩意而申解之。以詩有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語。故言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今如從介爾景福分章。則神莫大兩句。明明釋經之辭。不將轉致無根據乎。是於章法未能細辨者也。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善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此又爲一章。

言人心有待乎教化。此所以貴學也。于越夷貉。習俗自異。其生也。與人同耳。及長而異俗者。由於教也。若君子者。亦豈生而有異於人。其異於人者。學也。善假於物者。謂善假於學耳。非自成章法乎。神莫大於化道者。謂教化之道爲大也。楊注以神莫大於化道。直至故君子結於一也。分章則於章法亦未能有辨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葦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螞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此可爲一章。其曰所立者然也。君子慎其所立。又有怠慢忘身邪穢在身等說。可知此章謂立身也。人之所

以爲學者。爲立身耳。立身在防邪僻而近中正。惟學乃能知之。言有招禍。行有招辱者。言行爲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故立身之道。當致謹於言行。曰質非不美。所漸者然。蓋言人雖質美。不可不漸染於學。居擇鄉。游就士。得同類者而與之相處。庶幾立身之道得焉。楊注此不分章。殆亦未辨其章法。應如是乎。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亦跪而二螯。非她螻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水而草木潤。淵生水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此又爲一章。上言積善成德。下言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其爲章法也顯然矣。意

蓋謂學在積小成大。而大要用心專一。果能積小成大。用心專一。聲名必彰聞於世。中引瓠巴伯牙事。所以言積於己者必聞於人也。楊注於昔者瓠巴鼓瑟以下。至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分爲一章。彼豈知此以積土成山始。以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終。就文勢論。此固自成章法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此又爲一章。荀子深於經。漢儒經學。皆其所傳。說詳汪中述學孫卿子通論今書者政事之紀云云。故能舉一二字。以融會經義。至終乎讀禮。學至乎禮而止。益徵其長於禮矣。漢書禮樂志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如荀子者。真知孔子刪定六經。禮之爲用。乃其先務之急矣。故卽荀子之書。不特禮論有專篇。性惡之說。特原禮教之所興。因人性惡而設。非十二子。亦懸禮爲之衡。無不可以禮約之。此章示人爲學之方。旣在讀禮。而又勉人以爲士爲聖人。沒而後止。夫人之異於禽獸者。惟有學耳。禮曲禮記曰。是故聖人作。爲禮

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然則人之爲學。亦學禮而已矣。荀子以前。無有經之名。今日始乎誦經。而能揭諸經之大旨。經之用在禮。故曰學至乎禮而止。此章之自爲章法。不可曉然乎。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此又爲一章。先將君子小人。明其爲學之不同。欲人取法於君子。故曰一可以爲法則。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而終之則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近其人者。謂親近君子也。其言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者。君子爲學。人苟知親近之。問無不答。如響斯應。非若小人之爲學。祇知爲己禽犢之用而已。禮樂法而不說云云。蓋以人當讀經。而又須得君子爲之說。何則。禮樂在法其義。不徒在誦說。詩書則爲前代故事。無君子之說。恐其不切於今。春秋文義隱約。無君子之說。又恐不能速曉。故人之爲學。以接近君子爲最便耳。如此不又自成章法乎。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持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踐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殮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此又爲一章。極言人之須隆禮也。荀子旣長於禮。故曰將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踐徑。禮爲經緯。踐徑。人豈可不隆禮哉。不隆禮而順詩書。不爲陋儒。則爲散儒。此非荀子之毀廢詩書也。以詩書故而不切。彼旣言學至乎禮而止。是所重在禮耳。此章重在隆禮。不又自成章法乎。

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此又爲一章。上云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是言人之學於君子。今云君子不傲不隱不瞽。則言君子之教人者如此。楛之爲義。楊注讀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

禮義也。其說得之。論語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所貴乎學問者。人既知好學。尤當善問。問得其道。故有禮恭云云。引詩言卽是言禮恭辭順色從。方與之言耳。匪交匪舒者。詩小雅采芣篇。作彼交匪敖。楊氏以此匪交當爲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據左傳襄八年引如匪行遠謀。杜注匪彼也。則匪與彼通。不必改彼。舒作舒緩解。則非也。說文舒伸也。故舒有泰意。舒泰猶驕泰。驕泰則傲矣。言其人交接而不有舒泰之貌。爲天子所賜予。卽是必由其至然後接之也。此章蓋言學者受教。與君子教人之法。又自成爲章法者也。

百發失一。不可謂善射。千里踰步不至。不可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可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

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此爲末章。楊注固亦如此。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者。上云禮者羣類之綱紀。又云將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踐徑。則善學者所以通之一之。仍是爲禮耳。即使目非是云云。此是字亦指禮爲說。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今亦言人之爲學。凡目所見。耳所聞。口所言。心所慮者。無一而非禮也。其下生乎由是。死乎由是。亦謂人之學禮。當生死由之。又云夫是之謂成人。論語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則成人者。於禮則全之盡之者也。故曰君子貴其全也。此章卻未明言及禮。然曰誦數以貫之前。既云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可知誦數者。卽誦經讀禮矣。誦數爲誦經讀禮。則目非是與生乎由是等語。非謂禮乎。此篇共九章。第一章言學之於人。爲益最大。故人不可不學。第二章言君子之異於人者。卽在學。第三章言人之所以力學者。爲立身耳。第四章言人當積學。而積學則在用心專一。既能積學。則聲聞自彰。第五章言學在誦經讀禮。第六章言人之爲學。當接近君子。第七章言學以降禮爲要。第八章言學者受教之道。爲君子善於教人之法。此末章則言人之善學。能爲成人則善矣。成人者全德之人。故言君子貴其全耳。章法秩然。楊氏於全篇祇分四章。是於章法未之辨也。楊氏之注。但在字句之

間。吾人讀古書。而可不辨章法乎。

右據荀子首篇。以見讀古書者。章法之宜辨如此。余於荀子全書。作爲通義。不樂爲章句之學。然以爲每一篇中。不將章法辨清。則其宗旨。亦不易發明。故自此篇以下。皆爲辨其章法。業已成書矣。此外呂氏春秋。亦成爲通義。而於章法則頗注意焉。嘗讀文心雕龍章句篇曰。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又曰人之立言。因字而成句。積句而成章。又曰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如其說。章者由字句而積成。所以成爲一章者。總括其義。又須得其意之窮盡。乃成體段。豈非每章必有章法乎。故不辨乎章法。而古書之意義。在作者章取其明。讀者則將有不明矣。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誠哉章法之宜辨也。近世考據家。祇講求者一字一句。而上下文法。且不之顧。每不能貫徹全章之旨。亦可謂不善讀古書矣。

讀書宜辨文法例

讀書所以爲學耳。非徒耽玩其文辭已也。乃後之讀古書者。則惟以文辭求之。於是明陳仁錫諸子奇賞。歸有光諸子彙函。以諸子專家之學。幾視爲古人文集矣。曾文正經史百家雜鈔。將羣經諸史。無不目爲文章。甚至詩經則祇取豳風。豈聖人所刪訂者。不足爲法。吾則重加簡擇。惟七月流火一篇。其文乃可用乎。故吾國學者。其讀古書也。但知好其文。此最爲大蔽。往嘗讀文選矣。吾深佩昭明之識。其自序云。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緒。此蓋謂經典之文。非可入選。老莊諸子。不在能文。其書重在立意。故亦略而不登也。又云紀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此則言史書正文。不當集錄。今但載其序論文字耳。夫昭明選文。不以經史諸子。一概撰輯。語曰知言之選。如昭明者。不可謂知言哉。或曰。然則劉勰論文。有宗經史傳等篇。其道非乎。曰。文家探原文。以經史爲範。固無不可。但讀古書者。盡以古書爲文。則大不然。雖然。古書自有文法。此不可不辨也。所謂文法者。非泛論其書。人當誦讀之時。使不辨其文法。則昧

乎其義。或轉怪事實之謬誤。而此書之爲體。且將莫明其故矣。是以讀書之宜辨文法。亦其要焉者也。願舉左傳史記爲之例。

左傳一書。邱明所以傳春秋也。漢志春秋家云。就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蓋言左氏作傳。皆就其本事。所以就本事而爲之傳者。以見春秋之經。非空言而無實事者也。後世以左傳爲編年史。而杜預之撰集解。又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於是有先經始事等說。解者曰。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卽位。先發仲子歸於我。衛州吁弑其君完。先發莊公娶於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吾以文法辨之。左氏於隱公不書卽位。傳文祇有攝也二字。欲明其攝位之故。於是就其本事則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其下則直接曰。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是明明以攝也兩字。釋經之不書卽位。惠公元妃云云。乃就本事如此耳。據文法則隱公立而奉之下。當合元年至攝也連讀。左傳非編年體。傳體也。傳爲經而作。傳之年月。卽因經之年月。無容分也。蓋旣爲經而作傳。故敘述經文。以此經無公卽位之文。故傳曰不書卽位。攝也。隱公所以攝位者。以仲子

爲魯夫人。桓公則仲子所生。隱公不當立而立。則是攝位也。若不詳其本事。攝位之故。必不能明。故先就本事言之。其文法本極顯白。自杜氏以惠公云云。創爲先經始事之例。復以經文次於前。傳文另列於後。左氏之爲傳體。則徒滋疑議矣。其實卽以此傳文法辨之可也。

又左氏傳鄭伯克段于鄆。追溯鄭武公之娶于申。以及莊公之伐段。與段之出奔。是皆就本事而作傳也。其中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此正傳經之義也。嘗見一讀本。將書曰云云去之。而以遂置姜氏于城潁。逕接太叔出奔共下。在彼方以爲如此。則文從字順矣。不知古人文法。有斷字決。不在急急接續。且左傳者傳體也。以文法論。凡書曰以下。正見其傳經也。何能刪削之耶。若刪削之。則左傳直紀事史矣。不知謂之書曰者。是言春秋經所書鄭伯克段於鄆也。段不弟至難之也。乃將經之書法。一一釋之。觀其文法。惟其爲傳體故如此。選文而不通文法。失之矣。

又左氏桓五年冬傳。冬洸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吾辨之於文法。此傳文似應如是。何也。自曹來朝者。謂洸于公也。若如今本。此來朝何指。蓋洸于公於

五年冬先如曹。及六年之春。又自曹而來朝於魯耳。杜氏云。承五年冬傳。溘于公如曹也。彼不識爲傳體。又知自曹來朝云云。經傳分年。必不能通。故以爲承五年而言。傳若自行編年。豈有另一年事。而必承接上年以爲文者乎。傳以經有寔來之文。故言溘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又紀其本事。溘于公自曹來朝。於是釋經則云。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以文法辨之。顯然可見。故左傳如真爲編年史。史家紀事。明書某年。如此之自曹來朝。其事則爲無頭柄話。斯豈紀事法乎。紀事不直敘。轉用承上之法。恐亦非史體也。要之左傳者傳體。爲經寔來作傳。溘于公既書於前。則自曹來朝。自不必再書溘于公矣。所以不再書者。傳體則然。否則五年經冬州公如曹。不過言如曹耳。左氏因知其不復國。故始則曰度其國危。遂不復。繼又直稱之曰。不復其國。文法極相應也。經傳之文。往往爲注家所晦。卽此可觀矣。

史記之有秦本紀。余以殷之始契。周之始后稷。知其爲述先世矣。詳知意例吾何以知其爲述先世乎。亦以文法辨之耳。本紀之例。非天子不與。秦在始皇以前。未立天子之位。作爲本紀。似失之。然秦本紀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溯其先世。則此本紀者。直爲始皇而作。不能合爲一篇者。秦之事多。殷周

則簡耳。其爲始皇作也奈何。旣爲始皇作本紀。於是述其先世。則謂秦之先世。本帝顛頊之苗裔也。以文法求之。般本紀之首曰殷契。周本紀之首曰周后稷。猶是順敍而下。若秦本紀者。竟似從始皇而逆數矣。特筆書之曰。秦之先。一若謂始皇今爲天子。其先世亦帝王也。不辨之文法。紛紛議論者過矣。

又儒林列傳序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或以子路之歿。在孔子前。譏史公敍於孔子卒後。爲失事實。所見亦是。然子路死崩殯之難。仲尼弟子列傳明言之。今云故子路居衛。似孔子旣卒。而子路猶居於衛者。不知此特未將其文法細辨之耳。自孔子卒後。至或隱而不見。蓋言七十子之徒。散處傳教。有爲諸侯師傅卿相者。有爲士大夫友者。足見儒術之盛。惟其中亦有隱而不見者。文於此略斷。其下故子路居衛云云。則言子路諸賢友教四方。而田子方輩從而受業。甚至爲王者師。儒道亦顯貴矣。不善讀書者。泥一故字。以爲必承上孔子卒言。於是事實失真矣。古人文法。在

人之能以意會。若故子路故字。必謂其承上。然則下是時獨魏文侯好學。是時二字。亦可謂之承上。子路居衛說乎。不以文法辨之。子路死孔子前。將魏文侯得見子路耶。魏文侯學於子夏。上書子夏之倫。是明示人子夏爲文侯師。而子夏之時。列國之君。能知好學者。獨一文侯耳。且此處敘次。子路爲首。乃不云子路之倫。而單舉子夏。故有是時文侯好學之說。在史遷極斟酌出之。而其文法亦可悟也。惜人不知辨耳。不知辨其文法。而以子路居衛爲失事實。讀古人書。貴統觀其全帙。本傳不誤。而此序則誤之。子長必不若是其憤憤也。嗚呼。史記一書。所以爲史學初祖者。有其義法耳。後人不能闡發其義法。乃並文法而不善辨。豈不可歎乎。

又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此數語。文法不一律。不韋遷蜀四句。蓋有變換。不與上同。明方孝孺曰。呂氏春秋。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太史公以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鴆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金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

也。方氏何不善辨文法哉。既知據本傳。謂其爲秦相時所著矣。不韋之傳。卽遷所作。何致於此有誤乎。言世傳呂覽者。謂不韋有遷蜀之厄。而其所著呂覽。則世傳之。其文法與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絕然有異。特用世傳字。以分別之。豈謂遷蜀之後。方著呂覽。方氏易世傳爲乃作。轉稱史書之誤。實則彼自不辨其文法耳。韓非之書。史列傳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可知囚秦以前。非之說難孤憤。書已著於韓矣。此云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是言其人爲秦所囚。而說難孤憤之書。作之在先。反至見囚於秦耳。非謂非既囚秦。始成此說難二篇也。或以此處史記自敘。爲史家駁文。不足爲據。此亦未一辨其文法耳。觀下文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蓋自西伯拘羑里而下。史遷之意。不過謂自來著書之人。無不出於憂憤者。無論西伯孔子。以及不韋韓非。書則傳布於世。而其人則生前皆不得志。如是而已。吾獨不解此處上下文法。顯有區別。或直謂之誤。或謂之駁文。抑何不加審辨也。

文法之宜辨。古書之中。固不僅爲左傳史記。卽左傳史記。亦非祇此數處。吾特援以爲例者。欲人既

讀古書。使之留意於文法。爲詳辨之。不然。左傳爲傳體。則莫明其故。史記事實。並不謬誤。而反謂之謬誤。古書具在。由吾讀之。不得其訣。古書將不亡而亡矣。此則大可憂也。或曰。子爲讀者計。故所辨者。專就書中文法言之。是也。然若經史諸子。各有文法。何不稍加討論。曰。此豈一二語可盡。且文心史通諸書。猶行於世。卽近世如劉融齋藝概。其品評極精要。學者皆可自爲求之。吾第恐人讀古書。欲探索其義理。而文法不辨。古人從而受誣耳。至其書之自有文法。非吾所暇及也。

讀書宜辨句法例

章法文法。已論之矣。讀古人書。猶有其句法。此亦不可不辨者也。夫古書之中。既有此句。則必有其義。如史記伯夷傳之其傳曰。與自序之正易傳。由吾言之。此皆與全書大有關涉。而後人讀之。未及經意。於是此兩句者。幾成贅辭。吾故作衍文爲要語篇。以闡發之。由是類推。讀古書者。句法之宜辨。蓋可忽乎哉。今言其例。

荀子解蔽篇。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

將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吾始讀此篇。不能得其句法。觀楊倞注。亦不得其解。楊之說云。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壹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爲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在則是楊氏於其句法。讀爲須道者虛則將。察下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下則又以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爲句。吾誠不以爲然。旣而思之。原文先言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作之以下。卽是仲明虛壹而靜之義。其句法則爲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於作之二字斷句。則將須道者云云。明有虛壹靜三字。自然卽用虛壹靜分句。則察應連知道二字爲句。言人旣求道。而有所動作。能得道者之虛壹而靜。如是則可謂知道矣。察知道者。察有至義。尙書大傳察者至也。是其證。言其知道之至也。知道旣至。必能體道而行。故曰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疊一察知道句。古人自有此文法。楊氏不能辨其句法。反疑此處衍文甚多。余讀古書。向謂扼其要旨可耳。沾沾於字句之間。則必不能貫通。及讀荀子至此。因悟句法亦不可不辨。甚矣讀書之難也。

墨子經上說。所以明也。攸不可。兩不可也。辨。爭彼也。辯。勝當也。經說上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

也。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不必。或不當。不若當犬。墨子之經與經說。皆言名理。蓋爲墨學之別派。出於名家之術。卽莊子以鄧陵氏之屬。稱爲別墨者也。茲姑不論其句法。真有所謂索解不得者。近人作注。於攸不可攸字。則改爲彼。而於兩也下。則旁注者字。是不俱當下。原書疊一不俱當句。則直去之。或又以爭彼之彼。謂係彼字之誤。其字與彼通。不必或不當必上。則刪除不字。不若當犬。則又倒若當爲當若。如此強古書以就我。爲考據之學者。往往有此失。吾嘗取其句法細辨之。今錄於此。經言說所以明也者何也。此經蓋釋說與辯不同之故。言人之所以說事理。原貴乎明析。與辨之有彼此爭辯者異。故曰說所以明也。攸不可兩不可者。攸讀如本字。攸者所也。見爾雅言我所不可。人亦不可。是兩不可也。夫有不可卽有可。反言之。我以爲可。人亦以爲可。是兩可也。此申上說所以明之意。故單舉不可立論耳。兩人皆謂不可。無彼此之爭辯。則說自明矣。故曰說所以明也。攸不可兩不可也。至於辯則不然。辯必有彼此之爭。故曰辯爭彼也。彼者對此而言。經說下。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知言彼而此卽包該於其中。若止有彼而無此。則斷無爭辯矣。故曰辯爭彼也。彼此相爭。則必有一勝一不勝。惟辯欲求其勝。則在得

其當而已。故曰辯勝當也。經說下中先出一彼字。此彼字。卽經爭彼之彼。其下說之曰。凡牛樞非牛。何謂樞。莊子齊物論。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則樞乃不得其偶之謂。物旣無偶。則爲一。經說殆言。凡天下之物。牛爲一類。而非牛又爲一類。牛與非牛。各爲一類。則兩矣。故繼之曰兩也。明其爲兩類。而彼此立說。並無不可之別。則彼曰可。此亦曰可。或彼曰不可。此亦曰不可。其說甚明。無相非之辭。則不待辯而解矣。故曰無以非也。無以非也者。言彼此無有是非也。若如辯則爭端起矣。此謂之牛。彼謂之非牛。其中必有是非也。有是非。成爲彼此之爭。故曰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爭彼也者。言此與彼爭辯也。此與彼互相爭辯。經說下又云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也者。勝也。言辯欲期其勝。則在於得當。一是一非。必不能兩當。故曰是不俱當。所以不俱當者何。牛一也。謂之是牛。謂之非牛。不能必其孰是。蓋兩者之中。定有不當者在也。故曰不俱當。不必或不當。雖然。如何而可稱之爲當。使祇有此牛。而牛與非牛。各逞其辯。萬無盡當之理。然辯必有勝負。其勝者必其當者也。辯勝而當。奈何。倘本非是牛。而其實乃犬也。則言犬故當矣。故曰不若當犬。此爲經與經說。釋說辯兩字義理。卽就其句法諦辨之。其義理自顯。必將書中字句。任我去取。或專輒臆改。讀書亦

太易矣。然以此可知讀古書者。於其句法。不能無辨矣。世之治墨子者。每喜以聲光化電諸學。強爲附會。夫學問而附會失真。此最爲學者之蔽。墨子中經爲難讀。吾謂當先從句法一一辨之。庶幾其有得乎。

史記自序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往嘗取其句法辨之。知七十列傳。無不以世所舊有傳本。爲之撰述。厥後讀伯夷孟荀兩傳。皆有其傳之說。益信整齊世傳。得有確證矣。夫史家載筆。不能嚮壁虛造。遷史列傳。旣已整齊世傳。而本紀世家。當亦如此。及讀衛世家。其贊云。余讀世家言。則又歎世家三十。必亦據舊有者而整齊之。蓋玩一讀字。辨其句法。洵不誣也。管蔡世家又云。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衛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此之所謂本紀世家。由余讀世家言句法推之。可知皆從舊籍爲之整齊。非謂其所著之書也。知其從舊籍整齊者。則自句法辨之耳。

自序又云。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從來論史記者。莫不謂史遷父子相傳。得承家學。然其書百三十篇。有談編次稿本。則無人言之。今雖未能辨別。確指某紀某傳。則出於談。但子長明云先人所次。則

全史排次。定有經談之手者。談仕建元元封之間。前後爲史官者三十年。談旣身任史職。作史是其分所當爲。觀其語遷曰。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可見談所論著。早有口說。爲遷所習聞者。後人譏遷親受極刑。發憤著書。若知所次舊聞。大半出其先人。談未罹刑禍。無所怨憤。卽王元謗書之說。皆可不攻自破矣。故讀六書而不辨句法。不特忽其義。且將遺其事。如史記一書。爲其先人所次者。遷因而纂述之。以成此日月不刊之籍。此事誰復知之。吾何以知其然哉。亦由辨其句法而得之耳。自序又云。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夫史記起於黃帝。不應云陶唐以來。今句法如此者。識者曰。史公折衷夫子。史記則取法尙書。尙書斷自唐虞。故今亦云。卒述陶唐以來。自黃帝始。所以始黃帝者。以唐虞二帝。其先世皆出黃帝耳。余謂其說誠是。何也。卽由句法辨之可也。五帝本紀。旣以黃帝爲書首。則當云黃帝以來。今乃云陶唐以來。豈非祖述尙書乎。至於麟止者。此言書訖於武帝太始二年耳。漢書武帝本紀。太始二年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考獲麟在元狩元年。詔又有往者郊見語。必非此年事。不知詔有更黃金爲麟。趾屢蹏以協瑞焉之文。則正就此年言也。且其句法。不曰止於獲麟。而曰至於麟止。止爲趾古字通。服虔謂鑄

金作麟足形。下復有故云麟止說。是服氏固以麟足解麟趾也。則自序之言麟止。直以太始二年。有更黃金爲麟趾事。故絕筆於此年。豈不明甚。雖然。吾亦辨其句法而知之。然則讀古書者。可略其句法。而不之辨乎。

漢藝文志儒家云。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吾嘗據此二句。以徵儒家奉孔子爲宗師。而孔子非卽儒家。何以明之。其句法則然也。孔子之道。非儒家所能該。故曰夫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後世以儒術爲孔子所興。遂疑孔子一儒家耳。不知班氏於此。已顯別之。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釋其句法。孔子爲儒家所宗。其言始能見重。此特儒家師法孔子。引以爲重。孔子之不爲儒家。大可悟矣。凡儒道名墨。皆是專家之學。孔子則無所不包。此所以爲生民未有之聖也。孔子師表萬世。爲中國教化之主。若祇是儒家。亦小矣。嘗譬之。孔子君道也。諸子百家。猶百官也。人君南面而治。垂拱無爲。百官則各司其事。以備奔走。故孔子之與儒家。豈得等量而齊觀哉。班氏列六藝略於前。而諸子則次於後。儒家雖爲道墨諸家冠。然其言游文六經。已可知儒家之業。不過游文於六藝耳。其宗師二句。更足證儒家立言。援孔子以爲重。不得卽謂孔子是儒家也。子貢曰。仲尼日月。無得而踰。孔子高出儒家。非儒

家所得而蔽。今人喜謗毀孔子。盍將此處句法詳辨之乎。

讀古書者。句法之宜辨。吾又舉荀墨諸書。以明其例矣。夫古書之句法。往往有一經辨別。而其義卽立異者。余治經向不願故造新說。苟有心得。違悖舊解。則不敢自矜爲是。今爲讀者計。聊書數則。以見句法之須辨可乎。論語八佾篇。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不然一句。古人謂此是嚴拒之意。吾謂祀竈之禮。自昔行之。禮月令所謂其祀竈是也。今世皆以竈之神。足上達於天。爲人所禱。若前代定祀竈之典。早有禱天之說。則孔子曰不然者。乃是言如其不然。獲罪於天。不媚於竈。則無所禱也。故如吾說。不然當作不如此解。辨其句法。孔子對賈媚竈之問。則是伸發其義。非拒之也。公冶長篇。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其句法。焉字當屬下讀。言邑人忠信。旣已如丘。而其好學未必不如也。孔子必不自詡好學。且以一邑之中。美其必有忠信。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則此十室之邑。其人性質忠信。自能好學。故曰焉不如丘之好學。不辨其句法。與孔子所言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不適相反乎。孔子好謙。直曰不如丘之好學。孔子必不若是也。又雍也篇。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

爾鄰里鄉黨乎。以與已通。其句法當作毋已。如孟子無以則王同例。舊注毋禁止之辭。吾意句法改爲毋已。語氣較緩。原思爲宰而不受粟。是其廉潔之行。若禁止之曰毋。又繼之以與爾鄰里鄉黨。亦不近情。此蓋孔子嘉原思之辭粟。粟爲其分所當得。毋已者必不得已也。言必不得已。與鄰里鄉黨可也。故毋已。與爾鄰里鄉黨者。是孔子勸其不必辭。無可如何。願其受此粟以備與人耳。原思之辭未可非。曰毋以禁止之。復曰與爾鄰里鄉黨。孔子不免失之憤激矣。孔子豈爲此乎。又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何莫應連讀。陽貨篇小子何莫學夫詩。言何不學詩也。今以句法辨之。亦謂人知出必由戶。而道者人所共由。則何不由斯道而行乎。自來釋此句者。似以何字略逗。若言何以莫有由斯道者。則成爲孔子慨歎之辭矣。其句法如從吾所讀。孔子蓋借出之由戶。以勉人率由斯道耳。况論語言何莫者二。學詩章之何莫。謂何不也。豈於此則有異乎。以上句法。讀之不同。而其義則頓殊。學者試推類及之。古書之中。其句法宜辨者多矣。學記曰離經辨志。鄭注離謂句絕。若是讀書而辨句法。所從來者遠也。

古書事相類者連載例

史書記事。往往有類聚之法。如史記之儒林循吏。以及游俠貨殖。此數傳者。皆以其人行事相同。連類而爲之載筆。自史記始有此體。而班書以降。無不從之。吾初疑此爲龍門創作。古書所無。乃後讀論語。凡於事相類者。悉連載之。則古書如此者多矣。今卽用論語以見其例。

論語公冶長篇。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以下章子謂子賤言之。子謂南容。必別爲一章。今合之者。以一妻以其子。一妻以兄之子。其事正相類耳。故特連載之乎。

又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晝寢是一事。與始吾於人云云。非孔子一時之言。故子夏等編次論語。特出子曰二字以隔別之。後人讀此章。去子曰二字。以爲此實與上爲一章。其爲一章固也。但卽有子曰字可也。記者蓋以晝寢之事。孔子旣以責宰予。始則聽言信行。今則聽言

觀行。因宰予而改。孔子亦爲宰予發也。其事又相類。遂從而連載之耳。

雍也篇。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子華使齊。而冉子與粟五秉。原思爲宰。孔子與之粟九百而辭。此兩事也。旣爲兩事。則當分載。然其事不相類而類。且孔子一則曰。周急不繼富。一則曰。與爾鄰里鄉黨。與爾鄰里鄉黨者。若謂以備周人之急可也。則其事又相類矣。惟其事相類。故併爲一章而連載之。

述而篇。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助喪家執事時。故得有食。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不飽。以喪者哀感。若飽食於其側。是無惻愴隱痛之心也。又曰。此章言孔子於是日聞喪。或弔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也。若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瀆於禮容。故不爲也。其義所釋是也。但各有此章云云。則必非孔子同時事。且章首俱有子字。明明爲兩章。今所以連載者。非因其事相類乎。

又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

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上言不見聖人。而願見君子。其下則言不見善人。而願見有恆者。文法相同。此其所以連載之乎。惟別出子曰字。則不應合爲一章。且亡而爲有云云。是歎有恆者之尙不得見。當亦非孔子並時所言。乃按之正義。謂此章疾世無明君。則不以爲兩章也。不以爲兩章。然則記者之相連並載。亦爲其事相類與。後人讀此。以下子曰二字。目爲衍文。實則非衍文也。古書之中。事之相類者。每用連載。自有此例耳。

子罕篇。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問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集注如此。正義於牢曰下云。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非也。蓋太宰以多能爲聖。孔子因自述其少賤之故。所以多能。而弟子琴牢。以孔子曾有不試故藝之說。故記者連載之。其連載之者。亦見其事相類也。正義不曉古書連載之例。乃謂異時語。故與前章分載。豈其然乎。

顏淵篇。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此以子路之片言折獄。孔子稱之。記者因孔子稱其折獄之才。善於聽斷。遂述子路之爲人。向無宿諾。亦以其事相類。所以連載之。正義云。子路

無宿諾者。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或分此別爲一章。今合之。其合之宜也。謂子路篤信。其說亦是。但以子路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則誤矣。治獄在於明決。子路能以片言折獄。是極美其明決也。無宿諾者。言子路作事。有諾卽行。不肯過宿。亦其明決之至也。集注宿留也。急於踐言。不留其諾。得之如此。則事乃相類。方見此章之合而連載。爲有意耳。

子路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夫巫醫小道也。無恆之人。巫醫且不可作。故南人之言誠善。孔子善之。下引不恆其德二語。乃子夏諸賢。嘗聞孔子論易。亦在人之有恆德。不專重占筮。所以連類及之。不然。易掌太卜。占筮者卜人之事也。又別有子曰字。故知此本爲兩事。特以醫卜事相類。孔子旣善南人無恆之說。而論易亦以恆德爲貴。並有不占之語。遂牽連而記載耳。

論語載記。凡爲事相類者。已歷舉之矣。里仁篇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憲問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說者皆以重出視之。吾謂此亦連載之例也。三年無改章。固已見於學而篇。然此以上下兩章。均論爲子之道。上章曰。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下章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故亦取相類之事連載之。不在其位之下章。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即是由上章類著之。思不出位。可知人在其位。則謀其政耳。其所以連載者。非又以事相類乎。要之事相類則連載。就論語觀之。古書有此例矣。此外雖自爲章。而連載者至多。今不縷述。孟子盡心上篇。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正義云。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爲一。不當分而爲二。言所稱王子。卽謂齊王之子。蓋亦其事相類。故得連載。後人讀孟子。去此孟子曰三字。意必謂一章之內。不當複見。不知古書於事之相類者。例多連載。此處卽有孟子曰。無容刪削也。然據此益可徵事相類者連載。古書用此例者衆矣。

古書理相違者分觀例

天下之理無窮。凡人處事。必不可執一理以相求。倘執一理以相求。理之述異者至多。必將窒礙而

不能行矣。昔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在孟子以爲人貴善擇其術。爲矢人則唯恐不傷人。爲函人則唯恐傷人。並非矢人之不仁。特其所託之術。不慎所致也。吾謂孟子之言善矣。惟矢人自矢人。函人自函人。此不必論其仁與不仁。矢人之傷人。果由其術使然。但豈得以矢人之傷人。俾棄其術而爲函人乎。抑如孟子說。將以傷人之故。天下盡廢矢人而不爲乎。此萬無是理。夫天下之理無窮。理無窮而兩相違反者衆矣。然則將奈何。吾則曰。道在分別言之而已。蓋爲矢人者。自然唯恐不傷人。爲函人者。自然唯恐傷人耳。又韓非子顯學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沒不鬪爭。取不隨仇。不差罔固。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恐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

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夫孝戾侈儉。寬廉恕暴。是皆相違者也。韓非之意。學不兩立。稱之爲雜反者。乃病其相違反也。彼蓋欲人主不當兼聽而並禮。是亦言之成理矣。然孔子之孝。墨子之儉。漆雕之廉。宋榮之寬。兼禮則非。若分別而取之。則各有其道在也。語曰。離之則兩美。合之則兩傷。天下事固有離而不能合者。吾嘗持此說以讀書。知古書之中。其理相違者。則當用分觀之法。誠使用分觀之法。理卽相違。無有不可通者。試言其例。

王充論衡問孔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

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况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弔車以爲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此以孔子之賻舊館人。既可脫驂。獨於顏淵之死。顏路請車爲槨。則不之與。脫驂爲出涕。哭顏淵則甚慟。遂謂之恩義不稱。并以孔子不弔車爲槨。是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於其相違處。而爲之問難。不可謂非讀書得問者。吾特惜充未達乎分觀之法耳。今請先釋其義。夫孔子於館人之喪。因哭之哀。惡其涕出無從。故脫驂爲賻。孔子明言其理。王氏亦知其爲禮情相應矣。惟是脫驂以賻。禮也。請車爲槨。則非禮也。左傳天王使冢父來求車。非禮也。故淵之死。有棺無槨。顏路之請。已非禮也。充不責顏路之失禮。轉疑孔子

之爲禮。豈不謬乎。且喪禮稱家之有無。淵死而無槨。則亦已耳。顏路之貧。自不能備槨。而必請孔子之車爲之。此豈喪禮所宜乎。孔子之於顏淵。獨稱爲好學。今以其死而有天喪予之說。哭之又慟。孔子豈薄於淵者。乃顏路請車。孔子並不黜其悖禮。但與之言車之用。謂吾從大夫後。不可徒行。若恐傷路之心。而其勢則又不能給之以車。故假鯉死無槨以告之。吾方歎孔子之深於情。無所謂恩義不稱也。至鯉之有棺無槨。謂子死且不禮。况其禮他姓之人。孔子有言。吾不得視猶子。是其於淵也。直欲以子視之。決不以其他姓而不爲禮。今子死云云。孔子何致無情若此。充旣別鯉爲親子。顏淵爲他姓。而以館人亦他姓也。意謂館人可脫驂爲賻。顏淵之無槨。請車不予。猶可諉之他姓。鯉則親子也。今脫驂以賻他姓之館人。而鯉亦有棺無槨。則葬子之禮廢矣。故曰此禮得之他人。制失親子。如是則孔子匪第無情。實不知禮者也。夫禮爲孔子所定。孔子尙得謂其不知禮乎。是故此問孔篇。以孔子時中之聖。爲萬世法。乃於其行事也。則起而詰問。不知彼自不得其義耳。余向以爲充之識。不爲傳說所惑。志在戒虛妄。眞善讀書者。今卽以此篇論之。孔子之答孟懿子。以無違於禮爲孝。充則不知統合全章。茲則拘牽脫驂之事。又不知理雖相違。其法當用分觀。皆其蔽也。雖然。分觀之如

何。曰脫驂之賻館人。是在惡出涕之無從。顏淵之死。顏路請車爲槨。以爲大夫者不可徒行。俱有至理存乎其間。苟分觀之。知其有此理焉可矣。充惟不識分觀之法。以脫驂爲出涕。哭顏淵亦極慟。遂謂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又妄生鯉子淵他姓之說。甚言子且不禮。况禮他姓。他姓既不禮。館人則脫驂爲賻。葬子又有棺無槨。直詆之曰廢禮傷法。毀謗聖人。肆言無忌。吾旣爲釋其義。而推原其過。卽是讀書而於理相違者。不能分觀耳。夫理至無窮者也。或一人之言。而前後不同。或兩人所見。而彼此有乖。惟在吾之善爲分析。則其相違者。且不難各存其是。故讀古書者。此分觀之說。不可不察也。

又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

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夫語冉子先富後教。而教子貢去食存信。此又當分觀者也。何也。治國之道。固貴先富後教。卽所引管子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其義也。蓋人民不使之先富。苟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教之以知禮節。知榮辱。此必不得之數。方且厄於貧窮。而教無所施矣。故孔子睹衛之衆庶。而有此先富後教之說。然語冉子者言其常。教子貢者則言其變。是又不可不分觀也。若其理則又相違矣。其爲常變之分。如之何。子貢一再言必不得已者。是論處變之方也。孔子以政在兵食與信。子貢始言必不得已。而於三者謀其去。孔子曰去兵。繼又以食信二者。謀其去。孔子則曰去食。食之可去。以自古有死人無信則不立耳。從來忠臣直士。留信義於天壤。從容就死者。卽不得已之所爲也。故治國之術。處其常則教可緩。處其變則信爲重。至於春秋之時。因戰國饑餓。甚且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亦是處變則然。但此與孔子去食存信。要不得並論也。充專務詰問孔子。其所述春秋云云。已不得其說。援先富後教之語冉子。以駁去食存信之教子貢。彼必謂二子殊教。可以正其立教相違之非矣。不知理

固相述。而分觀之。並有其理寓焉。

右據論衡一書。以明分觀之例矣。又有見之兩書者。往往此書所言之理。而與彼書相違。如管子諸書者。不可殫述。今約舉以證之。管子權修篇曰。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則樹人豈非立國之本哉。乃觀於韓非子。則別有說矣。外儲說下曰。陽虎去魯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侯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侯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以虎之言論之。樹人亦未必爲終身之計。其理不相違乎。然不能遂謂管子非也。若分觀之。人爲終身之計。自以樹人爲得。樹人而不善。則如枳棘之刺人矣。故韓非取簡主之慎所樹。轉足以補管子之不及。所以分觀之。不妨其理相違也。不然。豈管子之理未當乎。

老子曰。不尙賢。使民不爭。蓋言人有尙賢之意。民雖不皆賢。且將與賢者爭矣。此一理也。至墨子則以尙賢爲先務矣。其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

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尙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由墨子之說。治國家者。其政所務。惟在尙賢事能。又與老子相違矣。吾人讀其書。可以老子爲非。墨子爲是乎。抑豈可以墨子爲失。老子爲得乎。但從而分觀之可也。老子恐偏於尙賢。反使民啓爭亂之漸。墨子則謂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係乎得賢而理。故諄諄以尙賢爲道也。若是讀古書者。曉然於分觀之例。何患其理之相違乎。

命爲孔子所罕言。然孔子嘗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而子夏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孔子信有命矣。故以道之行廢。歸之於命。而子夏則以人之死生。自有命在。蓋能知命者。乃可爲君子也。墨子則非命矣。非命上曰。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又云。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

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觀於墨子。則極言有命之害。不與孔子又爲理之相違者乎。然則讀古書者。於孔墨相違之理。將何去何從乎。竊謂皆是也。孔子有言。君子居易以俟命。贊易則曰。樂天知命。故无憂。謂人宜安居待命。自樂其天。可無憂慮。苟不知命。必致非分妄求。存不足之心。無時不在憂思中矣。子夏之謂死生有命。蓋以凡人汲汲以求生。而適以促其死。皆非知命者也。知其有命。於生死之道。且能了然矣。故有命之說。未可非也。然墨子何以非之。彼蓋見惑於有命者。以一切治亂壽夭。無不有命。在上之賞罰。亦無其權。不忠不孝之弊。均自此而生。故實以爲暴人之道。是以由吾言之。知命非命。吾人固宜從孔子。然必謂墨子無理。則又非也。魯問篇曰。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非樂非命。墨子亦救時之術。故從孔子而留其說。以爲偏信有命者戒可耳。彼尊

孔抑墨。或伸墨。繆孔。理之相違者。而不知用分觀之法。胥失之矣。

以上將管老諸家。凡其理相違者。以示分觀之法。有如此矣。夫諸子各有其學說。故其論理也。或則如此。或則如彼。時有互相違異之處。讀其書者。祇須明其理有可取。用分觀之例。則不必膠執一偏。謂其若者長。若者短。而有所從違於其間。則善矣。夫天下之理無窮。卽如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亦極理之相違者也。不特孟子之宗旨在仁義。荀子之宗旨在禮。人之品類。自有善惡之別。若分而觀之。孟子之性善是也。荀子之性惡亦是也。後人多遵孟子。而以荀子一言性惡。便違於道。如此以讀古書。其能通乎。但古書之中。理相違者。吾亦不能遍觀而悉數。願學者就其例以博考之。斯誠讀書之要訣也。

卷四

書用校讀例

校理書籍。成爲專家之學。自漢劉向歆父子始矣。向所著爲別錄。歆所著爲七略。其書至宋以後。散亡已久。今可考者。惟漢書藝文志而已。特是藝文志祇存六略。歆原本尙有輯略一種。則爲班氏所刪。顏師古於輯略下注云。謂諸書之總要。其體則必如四庫提要。論羣書之得失者也。此略不傳。深可惜矣。使班氏並取以入志。後人讀書。當自易易。向之別錄。其佚猶時見於他說。余每讀荀子管子諸書錄。見其敘述一書。無不揭舉宏綱。而此書立言之旨。卽可由此而獲。班氏謂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畢。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歸。則向之檢校經史諸書。必博通一切學術。故能識其指歸所在。遂足創立專家之業。豈與後儒校書。祇沾沾於字句間者。所可同日而語哉。雖然。字句亦不可忽也。其法將如何。李善文選魏都賦。讎校篆籀注。引風俗通云。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

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是可知書之費用校讀。固以得其謬誤爲主。惟稱之爲讎校者。非僅爲一人事。蓋一持本。一讀書。竟如人之有怨讎者然。其法如此。但今第爲讀書計。既不必名爲專家。亦無須兩人相對。苟有志誦習古書。古書不能無謬誤。要不可不用校讀之法。爰述其例如左。

校書必多備副本。蓋讀此書而祇有此本。雖書中明明有脫誤。無由知之。倘得別一刻本。則此本之脫誤。因之而可見。故劉向於晏子云。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於管子云。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於關尹子云。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於列子云。所校中書列子五篇。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二篇。於鄧析子云。中鄧析子四篇。臣敍書一篇。凡其言太史書臣向書者。是向在當時。用衆本以校訂。顯然可考矣。北齊樊遜刊定祕府書籍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夫夫當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余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

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卽欲刊定。必藉衆本。蓋亦謂校定一書。當用中壘故事。必多備副本。方可從事耳。卽近世阮文達作十三經校勘記。不觀其首列引據各本目錄乎。易則言單經本爲唐石經。單注本爲岳本。古本。足利本。單疏本爲宋本。經疏本爲影宋鈔本。宋本。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書則言唐石經。宋臨安石經。古本。岳本。葛本。宋板。宋十行本。閩本。明監本。毛本。釋文。六經正誤。尙書纂傳。石經考文提要。九經誤字。七經孟子考文。十三經正字。羣書拾補。詩禮以下。今不縷述。要之旣讀古書。而欲用校對。則多備副本。其首務也。若恐別本難得。或一時無從購備。則讀此書。而不可通疑。其必有脫誤。可隨所見以校讀。原不必萃聚多本。始行詳校。蓋今所重者在讀。特懼義理難窺。故不能不用校讀之法耳。若果能副本全備。則更善矣。

自來藏書家。每喜收宋元舊槧。以矜珍祕。吾人讀書。似無藉乎此。況宋元亦未必盡善。然苟有勝於今本者。則當用之以校讀。如謝塘之校荀子。勸學篇。于越云。于越宋本作干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云。兩不字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謹順其身云。順宋本作慎。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同。修身篇。不善在身也。當然必以自惡也云。上句也字。宋

本無。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云。正文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故踴步而不休。跋鯨千里。累土而不輟。邱山崇成。云。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不苟篇。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云。正文美字。元刻作善。又舉人之過下。宋本有惡字。元刻無。是何邪。則操術然也。云。正文則字。從元刻。宋本作是。故君子不下堂。云。正文堂字上。宋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刪。姑舉此三篇。可見謝氏固取宋元刻本。以爲荀子作校矣。其間不善在身也。菑然必以自惡也。上文則爲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則不善在身下。宋本無也字者是。志意修三句。上兩矣字。與內省則外物輕。則之作而。宋本誠不及元本。則操術然也。則字。宋本作是。亦不及元本。至君子不下堂。宋本多一室字。今依元本刪去。亦應如此。觀其用宋元本。決擇去取。故宋元舊本。果勝今本。讀古書者。如得其本。用以校讀可也。其他精刊本。初印本。以及前賢已有此書校本。皆足爲吾校讀之助。亦不必拘拘於宋元矣。

所取乎宋元各本者。乃同是此書。爲板本之善者耳。校讀古書。又有不在因讀此書。同一刻本。而務求其善。並可用相類之書者。如讀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所有禮記月令。逸周書時訓解。淮南子時則

訓。均可取校。今卽就畢沅呂覽校本言之。孟春紀候鴈北。校云。案禮記月令作鴻鴈來。乘鸞輅。校云。案鸞字與月令同。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校云。舊本卿上衍公字。乃後人據月令增入。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閒。校云。月令參于于參。躬耕帝籍田。校云。月令帝籍下無田字。卿諸侯大夫九推。校云。正文大夫月令無。草木繁動。校云。繁動。月令作萌動。則風雨不時。校云。風雨。月令作雨水。疾風暴雨數至。校云。月令疾風作焱風。數至作總至。仲春紀桃李華。校云。案禮記月令作桃始華。寢廟必備。校云。必。月令作畢。古通用。命樂正入舞舍采。校云。入舞舍采。月令作習舞擇菜。季春紀戴任降於桑。校云。戴任。月令作戴勝。淮南作戴鷩。具樸曲簋筐。校云。月令作具曲植籩筐。淮南作具樸曲莒筐。乃合纍牛騰馬。校云。纍。月令作累。淮南作牒。國人儺。校云。國人儺。月令作命國儺。淮南作命國難。而甘雨至三旬。校云。月令無此句。淮南有。卽此以觀。畢氏之校呂覽。卽此孟春三紀。非用月令兼及淮南乎。蓋以月令等篇與呂之月紀。其書相類者耳。則讀古書者。可據相類之書。以備校讀之用矣。他書有相類者。視此。

昔人論校書之法。莫善於以經校經。以子校子。以經校經。吾且弗論。試言以子校子之例。墨子有所

染篇。讀古書者。若欲校讀。則可用呂覽當染篇矣。當染篇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紗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歧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僂。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咎犯、郟偃。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之儀。越王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尙染於魏義、樞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而因安也。以爲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

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非獨國有染也。孔子染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繁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此篇必係爲墨學者所述。蓋呂不韋著書時，使其賓客各著所聞。故有此。自非獨國有染也。下。墨子作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洎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以呂覽證之，固可知傳聞異辭。而墨子三傳以至田繁，其授受源流，亦較墨子爲詳。其中如歧踵戎、墨子作推哆、號公長父作厲公長父、號公鼓作傅公夷、祭公敦作蔡公毅、邾偃作高偃、文之儀作文義、張柳

朔王生作長柳朔王陞。黃籍秦高彊作籍秦高彊。樞長作偃長。田不禪作佃不禮。雖人生千載後。未能決其孰者爲是。孰者爲非。然書用校讀。此正以子校子之法也。且墨子行理性於染當。性字不如從呂氏作生。五入必而已則爲五色矣。亦不如從呂氏五入而以爲五色矣。讀墨子者。如此所染一篇。幸有不韋書在。可以校正。故以子校子。非讀古書之所要乎。此外鄧析子。其文有同於鬼谷慎子者。均可互校。而莊列商韓。並次子部。其足相校讀者。援此類推。亦不復詳言矣。

校讀之法。古人有但期得有證據。不論何書。並且不必爲書者。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有滄萋萋。興雲祁祁。毛傳云。滄滄。陰雲兒。萋萋。雲行兒。祁祁。徐兒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滄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觀此可見顏氏校讀詩經。不拘說經之書。而以班詩爲證矣。又史記始皇本紀。三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館。法度量刪。即則字當爲法則之則不壺款疑者。皆壺明之。兩壺字即壺是之壺凡四十字。其一所

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斯李斯也。爲二人名。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於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爲古隸。余被勅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爲狀貌之狀。引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爲隗狀耳。此所校讀者。又證之於秦權。並非是書矣。則讀古書者。惟務得證據。不論何種書。且有非書者。亦一校讀之例也。

前人之校讀法。又有用古類書者。古類書如唐虞世南之北堂書鈔。歐陽詢之藝文類聚。徐堅之初學記。白居易與宋孔傳之白孔六帖。宋李昉等之太平御覽。王欽若等之冊府元龜諸書是。其中所采古書。必係古本。今人校讀。可用此種類書。畢沅有墨子校本。爰據以爲例。親士篇。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校云。舊云非一源也。據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裘引此與舊同。江字裘字則謂初學記中江類裘類也。

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鈔引作非一源之水。所染篇。國亦有染。校云。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七患篇。五穀不孰謂之大侵。校云。八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又饑大侵。校云。二字舊脫。謂大侵。據藝文類聚增。辭過篇。子墨子曰。古之民。校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又未知爲宮

室。校云。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謂室字增。又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溼傷民。校云。三句。太平御覽節。又故聖王。校云。太平御覽引作人。又爲宮室之法。校云。太平御覽引作制。邊足以圉風寒。校云。太平御覽引作禦。又宮牆之高。校云。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又便於生。校云。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又夏則絺綌輕且清。校云。已上七字。舊脫。據北堂書鈔增。又則國亂。校云。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三辯篇。堯舜有茅茨者。校云。茅茨舊作茅期。今據太平御覽改。又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九招。校云。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據太平御覽增。夫書之所以用校讀者。以此書中或脫或誤。我不可自爲增損。今畢氏之校墨子。本之古類書。而乃爲增改。則是有所憑依矣。較之王闔運墨子注。私自刪益。非讀古書之良法也。故古類書者。又爲校讀之一例矣。

古書之用校讀。且可用古注。何謂古注。史記之裴駟集解。與張守節之正義。司馬貞之索隱。以及顏師古之注漢書。章懷太子之注後漢書。裴松之之注三國志。李善之注文選。劉孝標之注世說新語。此等古注。皆爲宋以前人作。所見古書。或與今刻有異。則皆得用以校讀。今仍取墨子畢校爲例。所染篇。五入必而已。則爲五色矣。校云。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辭過篇。邊足以圉風寒。校云。

劉逵注左思賦引作御。又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校云。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從貝字。此俗寫。又美食方丈。校云。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注兩引改。略舉數則。古注之有益於校讀者如此。又往讀許氏說文。於義篆下云。墨子作籒。及讀墨子書。凡仁義字。仍作義。並不作籒。而畢校於脩身篇富則見義云。字當爲籒。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若然義之爲籒。既可知。叔重在漢時。所據墨子从弗。而讀古書者。字書如說文等。亦可用以校讀矣。讀古書而用校。有卽取之本書者。此則在乎人之善讀。非通本書體裁。不克臻此。如史記成於漢武帝時。太初以後。闕而不錄。今屈賈列傳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凌稚隆云。按馬遷卒於漢武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此句蓋後人所增。其意以爲史記之書。不能記武帝以後事。因馬遷之卒。在漢武末年。而嘉之列爲九卿。要至昭帝時。必非史記原文。故知其出後人所增。又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而金人王若虛云。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旣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

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游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後人誤附於史記耳。此以史記在宣帝時。其書已流布。不應載揚雄之言。乃是後人以孟堅所續。誤附史記。如淩王兩家說。皆是善讀史記。識本書之體裁。不必用他書。而可以校正其誤者也。則校讀古書。若取本書。尤在人之善讀矣。

用本書爲校。惟在善讀。上已言之矣。本書又有自誤者。齊召南漢書考證跋語云。古人撰述既博。不無失檢。紀表志傳。或彼此乖違。郡國官名。或後先錯出。如高紀書太上皇后。書丞相掾將兵。文紀書內史樂布。景紀書御史大夫青翟。書三輔舉不如法者。宣紀書元康元年。復高帝功臣後之類。皆本書自誤。不關後人。由此觀之。漢書之中。有班氏自誤者。今考高帝本紀。夏五月太上皇后。通鑑考異曰。荀悅漢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蓋荀悅時本。尙未訛謬故也。文帝本紀。建成侯董赫。內史樂布。皆爲將軍。漢書考證云。按功臣表。董赫是董濞之子。封成侯。非建成侯。史記曰。成侯亦爲內史。樂布爲將軍是也。公卿表於是年。書內史董赤。卽依史記。樂布傳未嘗爲內史。故公卿表不書。此文建

成侯。既衍建字。以內史連變布爲句。亦非實事。宣帝本紀。復高皇帝功臣云云。通鑑考異曰。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訛。蓋紀訛耳。卽就此三者言。太上皇后。以考異證之。漢紀本無后字。在漢時本不訛。其訛或出後代刻本。尙可謂之非其自誤。餘則不然。皆爲班氏自誤。無可諱者。蓋古人著書。亦自有失檢處。後之讀其書者。卽用表文校紀。亦在善讀本書可矣。

用本書校讀。古人又有綜觀其前後。並及上下文。而得之者。此亦非善讀古書者不能。今仍據墨子。畢校而言。親士千鎰之裘云。鎰從金俗寫。本書堯義云。待女以千益。只作益。七患。邊國至境云。當爲竟。本書耕種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又塗公著云。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塗道之脩遠。只作涂。

兼愛中以利燕代。胡貉云。貉非攻中作貉。是非攻上當此天下之君子云。舊脫此字。據後文增。謂子

又大爲攻國。則弗知非云。舊脫非字。據後文增。謂非非攻下夫殺之人云。舊作神。據後文改。謂人又

以攻伐之云。據後文。當云于以攻罰。節用中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云。舊民作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又流不發洩則止云。流疑當爲氣。據下篇有云。氣無發洩於上。節葬下若三務者云。舊脫此字。據後文增。謂者又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云。舊脫此字。據上文增。謂也又

孝子之事也云。舊脫此字。據前後文增。亦謂也字。又是故求以云。舊二字倒。據後文改。又大國不若攻之云。舊作者。據後文改。謂之字。又是故大國者云。舊作者。據上文改。謂者字。又此聖王之云。舊作也以二字。據後文改。天志上潔爲絜云。二字舊脫。據後文增。天志下疾病禍云。舊脫此字。據下文增。謂禍字。又非天之所爲云。據上文當有也字。又憎人賊人云。二字舊脫。據下文增。謂賊人字。以下不備列。觀此可知讀古書者。從本書前後上下。可用以校讀。但其法則亦在人之善讀矣。

古書之不易讀。有注文混入正文。亦有校語混入正文者。注文之混入正文。如水經注是。非戴東原善讀本書。至今經注相淆。且無從校訂矣。校語之混入正文。如劉向之校韓非子。有其校語。得顧千里善讀本書。乃始校出之。今載其識誤中。爲錄於下。學者可用爲例焉。韓非子內儲說下七術篇。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無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顧千里云。一曰者。劉向敘錄時所下校語也。其後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罪重。古人何太毅也。曰

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又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又六微篇。一曰浴以蘭湯。與矢一云屎。及其立一云公子赫。顧氏皆謂是劉向校語。其說誠是。則讀古書者。如此書經後人校理。而其校語混入正文。在讀本書時。非細心檢校。決不易辨。故古書貴乎善讀也。嘗見嚴可均說文校議。其於許書正文。而亦有爲校語攙入者。往往一經指摘。覺本書正文誠不應有此。如嚴氏者。真可謂善讀書矣。學者果用校讀。其法可宗也。

以上所言校讀之法。其一爲多備副本。其二爲取宋元善本。其三爲相類書。其四爲以子校子。其五爲不論何書。且有不必要爲書者。其六爲古類書。其七爲古注。其七以下。則用本書。而本書之中。又分出本書體裁爲第八。本書自誤爲第九。本書綜觀前後上下爲第十。本書校語混入正文爲第十一。他如古書有因草書而誤。因俗書而誤。凡若此者。有俞氏古書疑義舉例。暨王念孫父子讀書雜誌。經義述聞在。則不贅言矣。惟既用校讀。必通小學韻學。古書多假借字。不通小學。則字義有難明者。將至不可解。所謂讀書必先識字也。古書多有韻。於古音韻之學。苟不能通。必將有淮南子道應訓。

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爲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惹乎若一新生之楨而無求其故。本以度舍居故爲韻。彼不知舍字之入韻。而改德將爲三字爲德將來附。以爲如此則可與度爲韻。致使下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者也。故古書而用校讀。非通小學韻學不可。試再舉墨子畢校爲例。以列於後。墨子親士篇。而尙攝中國之賢君。畢校尙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又不究其情。畢校汝究同。猶云內省不疚。又近臣則暗。畢校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暗宋齊謂鬼泣不止曰暗。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暗於金於廿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暗亦是。又遠臣則唵。畢校與噤音義同。史記。崩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又音琴。又王德不堯堯。畢校說文云。堯高也。從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嶢。嶢至高之貌。又豁陝者迷涸。畢校說文云。涸渴也。讀若狐貉之貉。嶢塢者。畢校。嶢塢當爲礪确。礪石也。見說文。俗寫以土。卽觀此首篇。畢氏之釋字義。且援說文玉篇諸書爲證。是通於小學矣。又親士篇。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弗近竭。招木音與喬音相近。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畢校於錯者必先靡下云。挫靡爲韻。靡字麻聲。又於招木近伐下云。渴伐爲韻。又於神蛇近暴下云。灼暴爲韻。他篇且不備述。足徵畢氏之通於韻字矣。欲通韻學。可

讀段玉裁六書音韻表。其書立十七部。知某聲入某部。並不分四聲。則古韻可通矣。能通古韻。庶古書亦易讀。故小學韻學。此二者。爲校讀古書之要法也。

書用校讀。須通小學韻學。又如上所論矣。唐書韋述傳。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祕書不逮也。其稱黃墨精謹者。當謂述之校書。用黃墨二色筆以分別之。所校皆極精謹耳。然則今人校讀。亦用黃墨筆。奉以爲法乎。此似不必規規於是也。但期精謹可矣。北齊書邢劭傳。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能遍。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如子才言。書有誤者。在思而得之。無用乎校矣。吾謂思與校不可偏廢。當校讀時。苟不用思。則其美惡。必不知有去取。如使書中疑誤。祇憑吾之思索。而不藉他書以校勘。亦恐有臆改之弊。故邢氏之說。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且校書亦綦難矣。顏之推云。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蓋是非異同之外。復有兩文並欠者。失之偏信。則仍是妄。

卜雌黃矣。夫烏可哉。讀古書者其慎之。

夫校書爲古者專家之學。字句誠不可忽。然祇在字句。讀一書而不明此書之意旨。是必不能窺其大也。吾今載劉向晏子斂錄一篇。爲世之校讀古書者。告其文云。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漢頗略楠。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及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

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其中如天爲芳又爲備云云。此爲字體之誤者。先列於前。知非其意之所重也。自晏子名嬰以下。述其行事。所謂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正班志之論儒家。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也。至其書六篇而後。揭明其書宗旨。合於經義。惟其合於經義。故晏子爲儒家之冠也。六篇之外。又有二篇。一則言文辭頗異。不敢遺失。一則言不合經術。疑辯士所爲。可見向校有異文。附著於後。不肯使之遺失。其一篇則晏子之誹謗孔子。足知出於辯士。非晏子所言也。如此校定羣籍。可使後之讀者。識其意旨。而息疑祛惑矣。故古書而用校讀。要在得全書意旨。斷斷爲字句之辨。所見者淺矣。今人讀書。喜言校勘之法。卒之所尙者字句耳。余亦知字句之不可忽。然古書立言之旨。則尤貴探索也。故余旣明校讀之例。而論其要歸如此。

書用鈔讀例

書自五代而後。板刻盛行。則讀古書者。自可購求而至。似不必再用手鈔矣。然余每見藏書家目錄。

凡爲名人繕鈔者。必特加標著。知鈔本之可貴也。又見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與聊城楊氏海源閣。豐順丁氏持靜齋。近人爲編三家書目。甚至宋本元本校本而外。別立鈔本一目。則書之重鈔也。可曉然矣。吾人今讀古書。猶得以書有刻本。遂謂無須鈔讀乎。吾試言鈔讀之例。

夫欲明鈔讀之法。吾請先舉一二古事。使學者知所興起焉。昔之以鈔書名者。不可殫述。聊約言之。齊書沈麟士傳。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聰明。以火故鈔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此則行年耄老。爲八十已過之人。猶鈔書至二三千卷。可謂勤矣。若是年少之士。苟有志好讀古書。其可不用鈔錄乎。顏氏家訓勉學篇。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綏。乞丐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尙。卒以漢書聞。以此事觀之。可見古人得書不易。從人假借。知非久長之計。如逢世者。不因漢書卷帙之多。意欲時時習讀。乃乞客刺書翰紙末。親自鈔寫。良足欽敬。則人之愛讀古書者。得有假借之所。何妨鈔成一本。用備常讀。且亦不必以書爲大部。非一時可猝辦。或病紙價騰貴。而姑託之以憚其難。臧氏之手寫漢書。祇乞紙末。亦足積爲一本。當時服其志尙。然則亦在人之志尙何如耳。又錢遵王讀書敏求記。

有吳尺鳧名焯兩跋。其跋述康熙二十年辛酉。朱竹垞典江南試後。襲方伯當指襲翔麟之父佳育大會名士。選

王與會。私以黃金鼠裘贈。遵王侍史。啓篋得此。命藩吏半宵鈔成之。或者竹垞典試時。風采懷懷。見

於誓貢院文。事竣還京。魏果敏名象且朝服登門。以致崇敬。度不至有放浪衣冠高會秦淮之舉。況

尺鳧謂此記同時鈔得。尙有絕妙好詞一種。是書竹垞書後。見曝書亭集明言從虞山錢氏鈔得。柯孝廉

重鈔。其非詭得可見。此爲竹垞辨誣。固亦持之有故。然竹垞之鈔敏求記。卽出詭得。亦可知前賢欲

讀此書。無可如何。因行設計私鈔。於後儒讀書。而謂書不用鈔可乎。

或曰。鈔書古事。旣聞命矣。人之讀書。自應用鈔讀矣。雖然。書之用鈔。自何人創爲之。曰。晉葛洪創爲

之。校讎通義云。鈔書始於葛稚川。然其體未雜。後人易識別也。唐後史家無專門之別識。鈔撮前人

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藝文史部。創爲史鈔一條。亦不得已也。嗣後學術日趨苟簡。無論治經

業史。皆有簡約鈔撮之工。其始不過便一時之記憶。初非有意留青。後乃父子授受。師弟傳習。流別

旣廣。巧法滋多。其書旣不能悉畀丙丁。惟有強編甲乙。弊至近日流傳之殘本說郭而極矣。其書有

經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還其部次。則篇目不全。若自爲一書。則義類難附。凡若此者。當自立書鈔

名目。附之史鈔之後可矣。通義章實齋先生作據此則書之用鈔。非葛洪所作始乎。夫鈔書不足與著書比。宋志以史鈔之書既多。遂於史部之中。另立一目。所謂強編甲乙也。至後人之所鈔者。不必是史。凡經子一切。皆有鈔本。卽說郛等書。亦得列入目錄者。以其中所鈔之書。亦有世不經見者耳。章氏今論著書之弊。以爲祇可立書鈔名目。附史鈔後。其言是也。特是鈔書不可爲著書。而未嘗不能備著書之用。至於讀書。則固有資乎鈔書矣。

讀書既須鈔書矣。嘗讀顧亭林文集。有鈔書自序一篇。今錄於此。自序曰。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爲儒。自先高祖爲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其時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卽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七千卷。嘉靖間。家道中落。而其書尙無恙。先曾祖繼起爲行人。使嶺表。而倭關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子遺焉。洎萬歷初。而先曾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蒞方鎮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及晚年而所得之書。過於其舊。然絕無國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書。求有其字而已。牙籤錦軸之工。非所好也。其書後析而爲四。炎武嗣祖太學公。爲侍郎公仲

子又益好讀書。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自罹變故。轉徙無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於意外。二十年來。羸蹄擔囊。以游四方。又別有所得。合諸先世所傳。不下二三千卷。其書以選擇之善。較之舊日。雖少其半。猶爲過之。而漢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鈔寫之本。別貯二篋。稱爲多且博矣。自少爲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爲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爲詩文。本生祖贊善公。文集至數百篇。而未有著書以傳於世者。昔時嘗以問諸先祖。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祖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羣。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他學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歲。卽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

則留。或手鈔。或募人鈔之。子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愚嘗有所議於左氏。及讀權衡。則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猶在耳。乃泣然書之。以貽諸同學李天生。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爲人而進乎爲己者也。此篇所論。知古人鈔書。且定爲日課。又有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之說。是鈔書要以尤古者爲貴。并言以書相示。則必手鈔。或募人鈔。是亭林之於書。固樂於鈔讀者矣。至謂鈔得春秋權衡諸書。而所議左傳。權衡已先言之。則更足徵鈔書之有益。由是而言。讀書之有賴鈔書。蓋不可不用者也。亭林志節既高。學術精博。世稱之爲通儒。讀此文。知其亦由鈔書而得。則讀古書者。可取法亭林。毋謂鈔讀之無裨也。

夫書有無單行本。而刊入叢書者。叢書如吳省蘭藝海珠塵。張海鵬學津討原之類。流傳不廣。藏書家或有之。使此書若在其中。苟欲讀之。其法則惟有用鈔。不鈔則不得而讀矣。又有孤本。爲自來目錄家所不載。如近出草窗韻語。從未著錄。宋周密所作若思讀此類書。亦非用鈔不辦。書又有傳鈔本。卽金元人著述。如趙秉文滌水集。王若虛滹南遺老集之類。向祇有傳鈔。絕無刻本。倘見其書。法亦在

於鈔讀。蓋書本傳鈔。吾亦從而傳鈔之耳。隆水等集今卻有海豐吳氏刻本然見之者無多又或今所讀者爲不足本。如墨子一本祇十三篇。直齋書錄解題云。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止存十三篇。當是此本也。讀書敏求記云。潛溪明宋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與。是陳振孫與宋潛溪所見。皆墨子不足本也。今墨子果爲十五卷本。墨子不必論。其書如亦與墨子三卷本同。實非足本。則讀其書者。必當鈔補完全。否則同讀一書。明知可鈔補。吾讀此不足之本何爲乎。抑或其書中有缺篇。如文心雕龍隱秀一篇。卽是後人鈔納。使今所儲之書。亦有某篇亡佚。得見他本有此篇。則有待鈔讀。烏可緩哉。漢黃香願入東觀。讀未見書。夫書而爲吾所未見。如喜讀之。而書則非尋常通行之籍。民間訪求不易。將奈之何。吾則曰。其法用鈔而已矣。書或多至數百卷。著手用鈔。讀者必憚其煩。固可師亭林之說。日課數紙。久之必可鈔成。所謂駑馬十駕。功在不捨也。設祇是小種書。篇幅無多。向知其名而未及睹。一旦遇此。旣無以留爲插架。足使隨時誦讀。鈔旣不難。則竟鈔之。若不用鈔。失之於交臂。異日雖欲讀而未由矣。書又有一有注。一無注者。如列子有張湛注。鬼谷子有陶宏景注。而吾所讀者。乃係湖北局刻。其書皆無注。得見張注本。陶注本。則不可不鈔。又有昔人詳校。

稱爲此書善本。吾當取其校文。謄鈔一過。則既省吾校訂之功。而鈔此校語。讀亦較易明晰。此校本之必亦用鈔者也。以上數者。論鈔讀之法。爲用不同。例雖不盡於此。而書之必用鈔讀。學者其亦憬然悟乎。

錢泰吉曝書雜記。有記所見喜鈔舊籍人一則。其言曰。余所見精鈔舊籍。至老不輟者。如吳江陸瓠尊丈。秀水章君益齋。已誌其大略矣。同邑曹種水。明經言純。自弱冠。專心詞章之學。家苦無書。借人書籍。節取其精華。蠅頭細書。二十餘年。無慮千百冊。余嘗勸其仿庾仲容子鈔。馬元會意林。鈎元提要。彙爲一編。種水頷之而未暇爲。今遺書滿簾。甚恐無人收拾矣。姑夫平湖楊乙雲。大令名馥孫。晚歲歸田。手鈔宋元明儒書數十種。余每至高齋。輒展閱。惜未錄其目。近時喜鈔舊籍。而端楷不苟者。莫若郭溪葛洋南繼常。余嘗從管芷湘庭芬處。見其手寫談孺木海昌外志。周松靄大令海昌勝覽。因至郭溪訪之。相與定交。洋南洎篤君子也。芷湘與潘梧君藹人。皆喜鈔書。梧君專錄名人文集。寒暑不倦。芷湘留心海昌掌故。與洋南同。而於目錄之學。尤爲專門。近校讀書敏求記。視邗上新刊者。爲勝。余嘗謂芷湘梧君方從事場屋。而作此冷淡生活。其將吞紙以實腹耶。陳節亭名欣時。專鈔明

季遺事。不下數十種。若排比成書。亦談氏國權之亞。據此可知前人鈔書。有鈔至三十餘年。而爲書成千百冊者。有喜鈔宋元明儒書者。有專鈔名人文集者。有專鈔明季遺事者。若管芷湘等。則專鈔本鄉掌故書者。亦隨人所喜而已。至曹種水之節取精華。則又是節鈔古書之法也。然則昔賢讀書。其勤於鈔書也。又如此。

問者曰。讀書之貴乎鈔書。爲用若此。無待再言矣。雖然。其爲益又何如耶。曰。鈔讀之益於人者大矣。余治諸子之學。將三十年。當通考未作以前。凡見有涉於子書者。無不鈔讀。總論百家者。如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呂氏春秋不二篇。史記孟荀列傳。老莊申韓諸傳。淮南子要略篇。以及劉晔新論之九流。劉彥和之諸子等篇。盡從而鈔讀之。其通論一家者。如漢書藝文志之諸子略。隋書經籍志之子部。以及宋王堯臣等之崇文總目。明焦竑之國史經籍志。將其各家敘論。分別類聚。爲之鈔讀。至於專論一書者。如晏子荀子以下。戰國諸子。存於今者。尙有二三十種。卽如晏荀二書。起於劉向書錄。暨韓昌黎之讀荀子。柳子厚之辨晏子春秋。與近人文集。或有序論書後。一一鈔讀之。積稿盈篋。迄至於今。不特尋檢自便。而借書於手。則成誦在心。覺諸子之學術源流。與其異同得失。往

來於懷。遂能觀其會通。頗信獲益於鈔讀者爲多。然則人之於書。誠用鈔讀之功。豈有不能得其益哉。蓋凡人讀書。恆易疏略。其書而爲吾所有。不必借鈔於人。以爲予取予求。隨時可讀。於是因循曠廢。有竟不取讀者。自一經手鈔。當時意既專注。可使過目不忘。較之泛泛瀏覽者。迥乎不同。吾是以知鈔讀之爲益宏多也。

或謂書至今日。鈔木而外。有用石爲印者。有仿宋爲排者。新法甚多。精而且便。猶以鈔讀爲言。必非學者所願。說何愚焉。不知爲讀書計。則用鈔爲宜。豈可以得書自易。而謂鈔可無用乎。蓋人當鈔書時。心神凝聚。字字不輕放過。而加以思索。入之既深。此書爛熟於胸中。其於書之義理。必能融會而貫通。此鈔書之所以大有裨於讀書也。雖然。古人鈔書。有用影鈔者。其法則將宋元舊刻。摹其字體而爲之。又有取好紙佳墨。鈔之極精整者。今用鈔讀之法。卽致功於此乎。曰。是不必然。收藏古書。詎爲珍秘。應師其法。若祇在讀書。影鈔等法。則非其所急。蓋今之所以用鈔者。仍爲讀也。

書用點讀例

古書向無圈點。蓋謂一用圈點。近於陋儒之所爲。不知此未爲讀書者計也。如著書之士。早加圈點。豈不使後之讀者。祇須探索意旨。而於字句可不必經意乎。然古書之流傳。至於今日。旣相承無圈點矣。吾人在誦讀時。正宜自行用點。蓋一經點讀。其書文義。或有難解者。卽其上下句法。若何聯屬。皆將再三諦審。與泛覽者不同。昔閱曾文正家書。其教誨子弟。諄諄以點讀爲言。且謂點讀一書。必自始至終。不可首尾不完。其意蓋深以點讀爲尙。則讀古書者。應用點讀之法。亦可見矣。今爲學者言其例。

說文黑部點字云。小黑也。雖不必言讀書之法。然點之解爲小黑。卽讀古書。亦是用小黑者以爲之點也。說文又有●篆。其義爲有所絕止。●而識之。則書之所以用點。正謂有應絕止之處。以●作點。從而識之也。段玉裁說文注。於●下云。按此於六書爲指事。凡物有分別。事有可否。意所存主。心識其處者皆是。非專謂讀書止。輒乙其處也。如其說。●者不獨爲讀書。理須用點也。然書之點讀。義亦在其中。但段言非專謂讀書止。輒乙其處。又似讀書已止。用以存識。並非於讀書時。書有可絕止者。用點爲識矣。其說則非也。章實齋先生丙辰劄記云。說文●。許云有所絕止。●而止之也。是點句之

法。漢以前已有之矣。則章氏固謂書用點讀。在漢已然。蓋段氏說文注本。而止之。作。而識之。故以爲讀書既止。乙識其處。若章氏所據之說文。則爲。而止之。而止之者。乃於一句之中。用。略止。所謂點也。許叔重爲漢人。而爲點書。其字早出。故曰點句之法。漢以前已有之。然則古書而用點讀。由來遠矣。

禮記學記篇。古之教者。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注。離經。斷句絕也。孔疏。一年視離經辨志者。謂學者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於年終之時。考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禮記者。漢志謂七十子後學所記。其言古代教學者之法。以視其能斷絕章句。絕句卽點句也。則書之用點讀。前古學者日用之。程大中考古叢編。書以朱墨評點。明時盛行。隋經籍志。有賈逵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蓋自漢有之。程說亦見丙辰劄記由程說而觀。賈氏之治春秋。名爲朱墨列者。是用點讀矣。吾又讀世說新語。而知郭象之於莊子。亦有用點讀者。文學篇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元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雋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

定文句而已。郭之竊注。事不足道。然點定文句者。亦可見象於莊子之書。有用點讀者矣。賈漢人也。郭、晉人也。漢晉人之讀古書。文句用點。則今人讀書。其必用點讀也宜矣。

古人點讀之法。有分別字音者。史記張守節正義。未附論史諸例。有發字一例。其說曰。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難辯別。故略舉四十二字。如字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其下所舉者。本有四十二字。今聊書一二。以見其點發之例。從字下云。訟容反。隨也。又縱容反。南北長也。又但容反。又子勇反。相勸也。又從用反。侍從也。又足用反。恣也。數字下云。色具反。歷數術數也。又色五反。次第也。又色角反。頻也。卽此觀之。張氏所點發者如此。其言字或數音。觀義點發。蓋謂就其字義。觀於書之若何用法。而加點以發明。則此不但點句。而點出其字之聲音。未嘗非讀古書之法也。余今言點讀者。則以點句爲主。如能兼爲點發字音。卽取張氏之例亦可也。

劉知幾史通。有點煩一篇。家語檀弓。皆用點除。而於史記居多。此則以古書文煩。而爲點去之。其序曰。史之煩文。已於敘事篤言之詳矣。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爲

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

皆以筆點其上。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原注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黃等如正

行用粉則側注者用朱黃以此爲別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我撫

實而談。非是苟誣前哲。此劉氏點讀法也。但彼於古書。因有煩文而用點。且自爲增減。不足爲法。何則。古人行文。複疊文法。則時有之。讀其書者。遽行去取於其間。不免失之專輒。學者喜讀古書。惟當細心點讀。讀一書而得一書之用。則善矣。

錢泰吉曝書雜記。常熟毛黼季。藏元人標點五經。魏叔子爲之記。見文集卷十六。其大略曰。書集傳纂注。有至順壬申二月吳壽民識云。尙書標點。王魯齋先生凡例。朱抹者綱領大旨。朱點者要語警語也。墨抹者考訂制度。墨點者事之始末。及言外意也。大略與四書標點例同。詩集傳亦墨朱標點。易傳義黃朱。有元人印記。禮記集說。亦元人標題。三經標點。皆類王魯齋義例。春秋胡傳。用五色筆點抹。以左氏公羊穀梁傳標於上。視諸經尤工密。黼季又云。近見元人臨魯齋標點四書。在泰輿季

御史振宜家。款例與五經同。毛氏季氏所藏之經書。不知尙在天壤間否。亦未見臨摹之本。學者用此意以讀經。則讀書分年月程。所載勉齋批點四書例。可彷彿也。此元人於四書五經。有用點讀者。錢氏欲學者用其意。似可從之。顧所謂朱點墨點。乃爲要語警語之類。則是以經作文讀。爲用批點。直評文而已。讀古書而不求其立言大旨。批點其文。則非爲法之善者。今用點讀。祇期通部加點。不使麤物讀過。至於書之要語警語。以及事之始末。與言外意。在人點讀時。自爲留意。無須如元人之標點。重在文字也。蓋今特恐古書難讀。苟不用點。則易於疏略耳。古書通例無標點者元人之用。卽標點是讀文法非讀書法也。其用五色筆點抹。吾人讀古書。能辨析其字句。而進窺其指歸。如此以爲務。點讀之筆。亦不在五色爲別也。

或曰。書用點讀。前人評點之法。亦可用乎。曰。評點始於宋。如蘇洵之孟子。謝枋得之檀弓。是也。其後明孫鑛之於毛詩。亦用點識批評。而歸震川之於史記。且立義例。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便於後人之揣摩。號爲古文祕傳。夫史記一書。有其作史義法。今歸氏之用點識批評。不言義法。祇論其文。雖爲文者不無裨益。然史自有學。況遷史乎。今人苟

讀史記。當研求史學。而歸氏之評點。則非所取也。吾嘗見王式庵古文鍊要。其於左傳一家。首述凡例云。案用聯虛點。或單虛點。閒情點綴。用法用聯點。字法用雙點。於點之中。又有如此區別。精細極矣。但亦不過讀文之用耳。王氏之評點左傳。以彼深於兵法。遂用兵法之奇正。品隲左傳之文。確有別識心裁。惟古書而用點讀。則非評點之法。蓋評點是論文。今之所以點讀古書者。將以求其學也。經史諸子。學問之所從出。爲學問而讀其書。必須點讀一過。甚或數過而不憚其勞。與文章家之評點。其道則異矣。

雖然。點讀之法。果何如乎。昔賢之論讀書。莫不曰詳訓詁。明句讀。讀之音爲豆。讀卽點也。增韻之解句讀云。凡經書成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今祕省校書式。凡句絕則點於字之旁。讀分則微點於字之中間。增韻語見康熙字典其於句讀之辨甚晰。吾請更爲之說曰。古書中。如語絕而成句者。可用圈。語未絕而又似可絕者。應於此字中間。則用微點以分之。如是句讀說明。而義理亦不難得矣。蓋用點爲分。於上下文不致誤爲牽連。則書之義理。必能瞭然也。顏氏家訓云。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

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顏氏之意。毛傳以青領詁青衿。本不誤。自鄴本脫去也字。遂致青衿青領。爲衣兩處之名。成此謬說。在羣儒方謂經文有青青二字。因疑毛傳青衿青領。定是釋青青兩字之義。不知經無領字。衿卽爲領。故毛傳以青領解之。其所失固大也。吾謂古書特未用點耳。如傳文青領上。於青衿下用點絕止之。則人必知青領是訓青衿矣。知青領之爲訓。決不致謬爲兩處之名。故不達用點之法。且有失解之患。點讀古書。其可忽乎。

宋袁文甕牖閒評。孟子云。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余謂異於白之下。當用一點。下句之首。仍添一白字。當作異於句。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下白字疑脫誤致然。然今復添一白字。然後其義始明著。此以異於白下用一點。其讀法甚是。又揚子雲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至文。步里客談謂童下合有一點。蓋子雲之意。歎其子童蒙而早亡。故曰烏乎。是卽嗚呼二字。於吾家之童下用一點。而烏字合下乎字讀。謂卽嗚呼二字。自來皆以烏爲子雲之子名。雖未敢謂然。但其讀法。於童下用點。可知袁氏讀書。頗以點讀爲不可忽也。凡書讀時。點

讀得正。其與苟率讀書者異矣。蓋用點得正。而書之義乃顯也。

段氏之注說文。有須作句者。則旁書句字。其於須用點者。則每書逗字於其旁。逗本義爲住。蓋謂當用點而略使止住也。全書有其通例。今取一二字以證之。言部。談。可惡之詞。從言矣聲。一曰談然。於一曰談下。旁注逗字。是談應點斷。然字則爲談之解也。否則談然必連讀矣。談然連讀。將以然爲虛字。不能知其爲然諧之然。但然下卻奪也字耳。又立部。妾。春秋傳云。女爲人妾。妾不媯也。於下妾字下。又旁注逗字。蓋許引春秋傳。而以不媯也。解所以爲妾之意。此妾字若不點斷。而竟用妾不媯也爲句。則妾之所以爲妾。由於不媯而名。必不能明顯若此。觀於段注。則讀書之用點。大有關係矣。又如老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王弼注。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則其讀法。以無欲有欲連文。未爲得也。此當於常無常用有。用點。何也。上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今卽承無名有名說。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言名而常無。則將欲以觀其妙。名而常有。則將欲以觀其微。自不知常無常有之當用點。致成爲無欲有欲矣。故譬之必用點讀。誠以此句之中。又有不足爲句。似須讀斷者。則用點。方不使其字屬下。如老子此

處。則不待煩言。而意自解矣。王氏無欲有欲之說。是未融會此章之義。因增出欲字爲訓。其失卽在常無常有。不明用點之法耳。古書類此者頗多。讀者其審辨之。

總之書用點讀。亦是辨句法也。余於句法。既有專篇論之矣。今則又在句法中。爲詳點讀之法。蓋欲人知句法之內。復有不成爲句。苟不加點。或點之而未得其當。如是以讀古書。文義將有誤解者矣。故點讀者。此亦讀書之法。所不可不用者也。問者曰。近頃以來。不有新標點乎。曰。新式標點。非不當用。但所讀者爲古書。則一仍舊貫可耳。且吾所謂點讀者。蓋人旣好讀古書。務覽其全。欲覽其全。當用點讀。在點讀此書時。又須觀其句法。辭氣已完者。則讀定爲句。辭氣未完。所云有所絕止者。則於此句之中。用點以絕止之。庶幾宏綱細目。纖悉無遺。而古書之指意。必能得其會通。彼於史記諸書。意在評點文詞。此乃讀文之助。夫豈讀古書之法乎。

書用善本讀例

讀書之應用善本。余於校讀例中。已略言之矣。顧彼就校書言。此則專論讀書矣。蓋讀書貴得善本。

若讀本而不得其善者。所讀之書。倘信以爲善本。則所失匪淺。將有誤讀而誤解。爲人嗤鄙者矣。惟書之善本甚多。勢不能一一臚列。往見錢塘丁氏。以所藏之書。編定目錄。名爲善本書目。凡四部善本。不下數萬卷。可謂富矣。今則聊舉一二。明知不該不備。但使讀古書者。知善本之不可不用。以明其例云爾。

夫古書而爲善本。讀之則有益。反言之。則讀不善本者。必且無益而有損。何也。顏氏家訓云。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顛項字。項當爲許綠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爲專翺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如顏氏言。一則芋誤爲羊。一則綠誤爲緣。因稱羊肉爲蹲鴟。顛項之音。當爲專翺。不當爲專旭。所謂讀誤本耳。讀誤本書。必致以誤爲不誤。而不誤者轉爲誤矣。今之言善本者。蓋誠恐人讀古書。不用善本。而亦讀誤本耳。然則如何而謂之善本。試分別言之。以列於後。

有其書猶存古本款式。足爲善本者。如元刻晏子春秋。此實劉向定著之本。顧廣圻晏子春秋後序云。嘗謂古書無唐以前人注者。易多脫誤。晏子春秋其一也。乾隆戊申。孫伯淵觀察始校定。爲撰音義。發凡起例。綱舉目張矣。嗣是盧抱經先生羣書拾補中晏子。卽據其本。引伸觸類。頗復增益。最後見所謂元人刻本者。補二百十五章之目。而觀察亦得從元刻影鈔一部。手自覆勘。嘉慶甲戌九月。以贈吳小尊學士。於是學士屬廣圻重刻於揚州。別錄前有都凡。每篇有章次題目。外篇每章有定著之故。悉復劉向之舊。洵爲是書傳一善本已。據此則元刻晏子。其款式爲劉向定著之舊。眞漢時古本也。別錄前有都凡者。卽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內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內篇襍上第五。凡三十章。內篇襍下第六。凡三十章。內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又一行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是也。每篇有章次題目者。內篇諫上第一後。如云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是也。此篇共題目二十五今不備列其云外篇每章有定著之故者。卽晏子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後云。此章與景公酒酣。願無爲禮。晏子諫。大旨同。但辭有詳略爾。故著于此。

篇。以下亦不備載此所謂定著之故也。向在漢成帝時。所定晏子原本。得由元刻而傳。顧氏謂傳一善本。誠哉其爲善本也。讀晏子書者用此。

有古書盡亡。幸有此書得窺崖略者。唐李鼎祚之周易集解。宋輯唐以前古易注。世故稱之爲善本。書錄解題云。周易集解十卷。唐著作郎李鼎祚集。子夏、孟喜、京房、九家、乾鑿度、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王弼、宋衷、虞翻、陸績、王肅、干寶、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冲、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麟士、盧氏、崔覲、孔穎達等諸家。凡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猶見其一二。而所取於荀爽者尤多。九家者。漢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荀爽嘗爲之集解。陸氏釋文。所載說卦逸象。本於九家易。蜀才、范長生也。顏之推云。自子夏以下。各家易注。除王弼外。世無傳本。此書則搜集散亡。足使治易者考見古注。非善本乎。有志易學者。不可不讀其書也。

書有昔人未見真本。至近世乃傳者。此真善本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以顧亭林之宏覽多聞。而始一終亥之本。爲亭林所未及覩。錢泰吉曝書雜記。錢遵王藏說文繫傳。詫爲述古庫中驚人祕笈。當明季時。所見說文。皆李巽巖五音韻譜。而始一終亥之本。雖博覽如顧亭林。猶不得見也。自汲古閣大

徐本流傳。學者始得見許氏真本。今仿宋之刻。已有數本。幾於家置一編。觀此可知說文一書。以一終亥者爲善本。爲校長之學者。可用此本讀之。

古書凡經名人校訂者。必爲善本。近世校書最精者。交推元和顧千里氏。時孫淵如星衍、張古愚敦仁、黃蕘圃丕烈、胡果泉克家、秦敦夫恩復、吳小尊、龔諸人。皆深於校讎之學。然此數家者。莫不延顧氏而刻書。故爲孫刻者。則有宋本說文、及古文苑、唐律疏義。爲張刻者。則有撫州本禮記、嚴州單疏本儀禮、及鹽鐵論。爲黃刻者。則有國語、國策。爲胡刻者。則有宋本文選、元本通鑑。爲秦刻者。則有揚子法言、駱賓王集、呂衡州集。爲吳刻者。則有晏子、韓非子。而李兆洛作千里墓誌。所以言安得古書。盡經君手者也。學者如讀說文與古文苑諸書。是顧氏校本者。則爲善本無疑。蓋顧氏於每書刻竟。綜其所正定者。必作考異。或爲校勘記。用其校本讀之。奉爲善本可矣。

書之善本。人皆珍重宋刻。此亦不盡然。藏書家則以宋元舊刻。極爲矜祕。至近日並歷沙本。係宋時坊間所刊。亦且以爲宋本。而其價昂貴。以備插架。其實書中時見訛誤。則彼非所計也。故古書即使果爲宋刻。亦必擇其善者。乃可用之。黃氏士禮居所刻國語。爲宋明道二年刻本。曾見錢大昕序云。

國語之存於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槧本爲最古。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舉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及皆免胄而下拜二事。證今本之誤。是固然矣。予於敏求所記之外。復得四事。周語。晉獻曲。注。曲。樂曲也。今本曲皆作典。高位實疾顛。今本顛作僨。鄭語。依疇歷華。今本華作莘。吳語。王孫維。今本維作雄。此皆灼然信其當從古者。今世盛行宋公序補音。而於此數事。並同今本。則公序所槩正。未免失之。疏。至如荆媯之譌爲鞠媯。補音初無割字。是公序本未誤。然不得此本。校書家未敢決割之。必爲荆。予嘗論古本爲寶。古本而善乃眞寶。於此本見之矣。由錢氏之說。宋刻爲古本。固可寶愛。尤必審其是善本。蓋宋本而非善者。亦不足爲奇。故讀古書者。不可盡信宋本。而須求其善本。用爲誦讀耳。今人廢經不讀。經爲孔子刪定。萬世政教之所從出。烏可不讀。或問欲讀羣經。究以何本爲善。曰。阮刻十三經注疏。其善本也。阮氏有序。其略曰。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於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於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說者曰。阮本最於學者有益。凡有關校勘處。旁有一圈。依圈檢之。精妙全在於此。是極言有益學者。爲讀經之善本矣。且當時分校成書者。易、穀、梁、孟、子。則屬之元和。

李銳書與儀禮。則屬之德清徐養原詩。則屬之元和顧廣圻。周禮公羊爾雅。則屬之武進臧庸。禮記。則屬之臨海洪震煊。春秋左傳孝經。則屬之錢塘嚴杰。論語。則屬之仁和孫同元。諸賢皆長於經學者。則宜其爲善本也。讀經者當用此本。

經以阮本爲善。至於讀史。則有殿本二十四史。是善本也。乾隆間。欽定此二十四部爲正史。每一史皆附考證。今單舉張照史記考證跋語。以見其書之善。跋語略曰。考訂前史而重刊之。以嘉惠後學。謹就所聞師友。見諸傳記者。爲之考證。以附卷後。又云。其注有三。曰集解。曰索隱。曰正義。世固皆無全本。就世所傳本。博考而詳校之。蓋比明監本增什之六。然猶未全也。其於已刊之後。復搜得之者。則又見於考證中。以補其遺。顧三注文字。益多舛訛。雖據所見聞。稍加駁正。入於考證。然不能無罅漏也。要之較明監本。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則是史記正文。與集解三注。並加考證。而明監本不得與同語者。所以明其爲善本也。故讀正史者。當以殿本爲善。其餘若資治通鑑。則爲胡克家仿元本。通典通志通考。則爲殿板三通合刻本。皆其善者。亦不勝殫述矣。

讀諸子書。見於平津館經訓堂諸叢書者。固爲善本。譚廷獻復堂日記。浙江書局刻諸子。荀子。謝塘

盧文弨本。董、賈皆盧本。法言、秦恩復本。中說、明世德堂本。老子、會稽章氏原本。校聚珍官本。文子、聚珍本。管子、明趙用賢本。孫子、孫星衍十家注本。商君書、湖州嚴萬里本。韓非、吳鼐顧重圻本。墨子、畢沅孫星衍本。呂氏春秋、畢沅本。淮南、莊炘本。尸子、汪繼培輯本。晏子春秋、孫星衍本。列子、莊子、皆世德堂本。欲廣之韓詩外傳、趙懷玉本。吳子、孫星衍本。鹽鐵論、汪繼培本。新論、孫馮翼輯本。潛夫論、汪繼培本。抱朴子、孫星衍嚴可均本。說苑、新序、中論、傅子、正論、申鑒、未見善本。以上皆羣書治要所收。又欲廣以太元、萬玉堂本。論衡、足本。閩中周季況藏。文心雕龍、黃叔琳本。顧廣圻校。金樓子、鮑以文本。劉子、無善本。風俗通義、有錢校本。如此則唐以前成家著述備矣。以許邁孫所藏足本意林續之。豈非藝林盛事。略記於此。其自韓詩外傳下。非浙局所及刻。說苑諸書。除標明無善本外。倘能就其所列者。取以續浙刻諸子。學者於唐以前成家著述。得盡用而讀之。蓋所舉者均善本也。然浙刻諸子。如荀子從謝盧本。法言從秦本之類。無一非善本書。有好諸子之學者。卽用浙局本。以浙局所已刻者。確爲善本。可讀也。

右所列善本。亦言其大略耳。若欲詳備。暇日當另訂一目。然張文襄有書目答問。於一書之下。必稱

某本某本。卽示人以善本也。史部有曰。此類若古史及宋以前雜史雜地志。多在通行諸叢書內。此舉善本。則其所載書目。有善本者。無不臚舉之矣。學者如喜讀古書。將求善本。則此書頗便翻檢也。抑吾猶有說者。自昔編目錄者。每不收明本。蓋以明人刻書。私自刪改。今觀於慎子明慎懋賞本。鄧析子明初刻本而益信。慎子今存者五篇。較之漢志四十二篇。缺失誠多矣。懋賞之本。分內外篇。內篇三十六事。外篇五十事。亡友孫毓修以爲善本。今四部叢刊卽用此。然中如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與小人食於力兩節。文同墨子。又孟子告子篇。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亦全取之。懋賞亦不言其所出。則此恐非善本也。鄧析子一書。湖北崇文書局有此本。已嫌其紕繆。往往有不可句讀者。今明初本一聲而非。罵勿追。一言而忽。罵勿及。卽此一端。尙不若局本之作駟馬勿追。駟馬勿及。駟馬乃竟誤爲罵字。而或猶號爲善本。大不然矣。以此見明刻之書。不足據依。其本不見著錄。實由於此。凡古書而爲明本。未可遽信爲善也。他如書經刪削。或爲節本。則不可讀。何也。旣讀古書。應讀其全部。方可以見此書之真。至近日書鋪。所有諸子菁華錄等。不過巧立名目。以爲圖利之資。更非善本書。卑無足論矣。

書用歸類讀例

學問之事。須取與吾性近者。擇定一二門類。以爲專精之業。如治經小學者。惟務潛心於此。其他史學子學。則但涉獵可也。而經小學一類。則當窮究源流。發揮義理。爲吾所特長。如是則爲學不復泛。而可以深造自得。倘愛博而貪多。用心不能搏壹。久之將無一成就。此學者之蔽也。嘗謂今日學校。科目繁多。入而肄業者。亦宜辨別種類。若者吾願學習。若者非吾所好。勢又不能私自去取。功課或使缺失。惟其中不妨檢其種類。俾心有專注。如喜法律者。則爲法律。喜政治者。則爲政治。認定此類。朝稽夕考。以期異日自成一家。此外則略事研討。不致曠廢而已。若每類盡求完備。一人之智力有限。既不克各竭其能。誠不如有偏重者。其後可有專工也。至於讀書。古今載籍。浩如煙海。記曰。知類通達。蓋言知類者。乃得通達也。夫古書自有其類。學者將求其通達。當誦讀之時。如使雜然並陳。不明統類。則散無友紀。且不知何所適從。竊意讀古書者。應用歸類之法。爲法若何。略舉其例於後。

今之易經。周易也。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夏易也。二曰歸藏。殷易也。與周易爲三。連山歸藏。皆

是易類。本可歸類而讀之。今二書久亡。漢志卽已不列其目。如讀周易。其實易緯可並讀。易緯者一乾坤鑿度。二乾鑿度。三稽覽圖。四辨終備。五通卦驗。六乾元序制記。七是類謀。八坤靈圖。緯與讖不同。其中孔子說易之語。多十翼所無。孔子贊易作文言繫辭序卦等謂之十翼如乾鑿度上。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德包籥。是說易有此交易與變易不易三義。又曰。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此則說上下分經。所以取象陰陽之意。其餘贊明易道。不可殫述。不得以爲緯書而遺之。讀易而用歸類者如此。

讀尙書則與周書可歸類。周書者。顏師古漢志注。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劉知幾史通云。又有周書者。與尙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如劉氏言。明明謂與尙書相類。則尙書周書。固同類也。今所讀之尙書。稱爲壁中古文。後人黜之爲僞。然卽如堯典。首言授時

之事。所重在農。民以食爲天。此非爲政之要道乎。其下因洪水爲災。急於求賢。遂有試舜之舉。亦是治國之先務。吾願人且先問所記者何事。無疑爲僞經可也。若周書者。今皆係之汲冢。實則汲冢竹書。並無周書之目。漢時鄭康成許叔重輩。無不引用周書。亦不必辨其爲僞。要之尙書與周書。讀者可用歸類法。至尙書大傳。伏生所作。此雖解經之書。但今文尙書。出伏生所傳。自是而書教乃興。故大傳者。亦得歸入書類也。

詩有齊魯韓三家。齊魯之詩久佚。韓詩亦祇存外傳。今人所讀者。爲毛氏詩。毛作詁訓傳。固當讀。而韓詩外傳。既猶有完書。讀詩者亦可歸類用之。史記儒林列傳。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是韓之解詩。能善推詩意者也。昔孔子褒許子貢曰。賜也始可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可見聖門傳詩。告往知來。亦在推類而引伸之。孟子之論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可知爲詩學者。不可拘執文辭。須能推闡詩人之志。故曰詩無達詁。然則讀詩且當從韓。以推詩意爲主。而詁訓特不可廢耳。若是韓詩外傳。用爲歸類。非讀詩者所宜乎。

禮家以儀禮周禮禮記謂之三禮。周禮在唐猶稱周官禮。故師古注漢志云。卽今之周官禮也。儀禮者。本爲士禮。漢高堂生傳之。禮記者。卽儀禮之記。蓋解儀禮之書也。故儀禮有士冠禮。而禮記則有冠義。有士昏禮。則有昏義。有鄉飲酒禮。則有鄉飲酒義。有鄉射禮。則有射義。有燕禮。則有燕義。有聘禮。則有聘義。有喪服士喪禮。則有喪服小記諸記。豈非謂之記者。儀禮爲經。而禮記乃爲記乎。今禮記固亦爲經矣。惟讀禮記一書。劉向校書時。別有目錄。分屬類例甚晰。當依據之。今載其目錄於下。曲禮屬制度。檀弓屬通論。王制屬制度。月令屬明堂陰陽。曾子問屬喪服。文王世子屬世子法。禮運屬通論。禮器屬制度。郊特牲屬祭祀。內則屬子法。玉藻屬通論。明堂位屬明堂陰陽。喪服小記屬喪服。大傳屬通論。少儀屬制度。學記屬通論。樂記屬樂記。雜記屬喪服。喪大記屬喪服。祭法屬祭祀。祭義屬祭祀。祭統屬祭祀。經解屬通論。哀公問屬通論。仲尼燕居屬通論。孔子閒居屬通論。坊記屬通論。中庸屬通論。表記屬通論。緇衣屬通論。奔喪屬喪服。喪服問屬喪服。服問屬喪服。閒傳屬喪服。三年問屬喪服。深衣屬制度。投壺屬吉禮。儒行屬通論。大學屬通論。冠義屬吉事。昏義屬吉事。鄉飲酒義屬吉事。射義屬吉事。燕義屬吉事。聘義屬吉事。喪服四制屬喪服。觀此目錄。何者爲通論。何者爲制度。凡

其言所屬者。本之以讀禮記。則更瞭然易辨矣。儀禮周禮與禮記。既爲三禮。歸類讀之。自不待言。復有大戴禮者。向不列於經。然宋韓元吉序曰。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尙多有之。又云。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依韓氏說。大戴亦出七十子。而哀公問等篇。又無甚相異。不當與禮記同讀。用爲歸類者乎。

昔人讀春秋。祇讀左傳。而公羊穀梁。惟經學家乃有讀之者。不知三傳應盡讀。皆春秋類也。蓋左傳之釋經。詳於事。公穀之釋經。詳於義。有不可偏廢者。如隱公之不書卽位。左氏述其事。則爲攝。而所以攝位之義。則公穀言之。公羊傳曰。成公意也。穀梁傳曰。成公志也。若然。經於隱之元年。獨不書其卽位之故事。則在攝。而其義則乃以成公志意。孟子論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可知聖人之修春秋。有事而又有義。後之儒者。好左氏則緝公穀。好公穀則緝

左氏。此實未達三傳當歸類而讀也。又有國語者。亦左邱明所作。因春秋傳爲內傳。故國語謂之外傳。說者曰。左氏既爲春秋傳。遂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通節史則國語一書。爲三傳之類。顯然矣。歸之春秋。因而並讀。斷斷如也。

論語爲記言之書。而鄉黨一篇。則於事爲詳。是孔子之言行錄也。孟子爲儒家。嘗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孟子之於孔子。特不過願學而已。宋以後。孔孟並稱。其書亦升爲經。故書錄解題云。前志孟子本列於儒家。然趙歧固嘗以爲則象論語矣。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楊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取士。語孟並列爲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今合爲一類。審是論語孟子。既目錄家編爲一類。則讀者亦得以之歸類矣。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爾雅則小學類。兩書似有分別。然漢志小學十家。爾雅不入其中。乃以次孝經之後。則孝經爾雅。又可歸類矣。鄭康成六藝論。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淵。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是孝經爲總會六藝之書也。爾雅者。郭璞注序。誠九流之津

涉六藝之鈐鍵。則爾雅又爲六藝鈐鍵之書。非可歸類讀乎。吾觀班志孝經一家。既並列爾雅。又以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職一篇。皆載其內。孟堅之意。爾雅一書。確與孝經爲類。則後人讀其書。用爲歸類。奚不可哉。

以上爲讀經歸類法。史部之書。則史記漢書爲類。李延壽之南北史。可與宋齊梁陳諸史爲類。宋遼金元。亦可爲類。正史而外。他如荀悅漢紀。表宏後漢紀。資治通鑑。朱子通鑑綱目。此皆編年類也。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世目之爲三通。其書則言歷代通制。蓋皆政書類也。今亦不復縷述。要之是書本歸何類者。吾亦類聚以讀之。庶易得其統緒耳。史有列傳。其儒林文苑諸目。原是類別爲傳。乃合傳之體異。今如欲考經學源流。則讀儒林傳。儒林創於遷史。其後史家因之。除三國志齊書梁書。以及兩五代史遼金二史無傳外。雖兩唐書與元史。易名爲儒學。讀此傳者。宜依次類求。又如欲考文章升降。則讀文苑傳。文苑爲范書首立。晉書以下宗之。其無傳者。史漢無論。祇國志宋齊書諸家。則缺此傳。有號爲文學者。梁陳南史隋書遼史是。有更爲文藝者。新唐書金史是。讀此傳者。亦宜以類相從。蓋此等列傳。古人本有類族辨物之意。研求學術者。自當歸類讀之。若貨殖方

術諸傳。即可由此類推矣。

夫史學莫要於輿地。史之有地理志。始於漢書。宋書齊書則爲州郡。魏收魏書則爲地形。薛氏五代史則爲郡縣。若歐陽所撰之五代史。別稱爲職方考。要皆地理類也。此類之中。再當分立類目。如漢志京兆尹。元始二年。戶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右扶風戶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口八十三萬六千七十。此爲戶口類。又新豐下云。驪山在南。南陵下云。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此爲山水類。又藍田下云。山出美玉。朱提下云。山出銀。邛都下云。南山出銅。此爲物產類。又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桀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此爲風俗類。爲輿地之學者。應於歸類之中。又分子類。務求之實用。蓋地理不但考其沿革已也。唯是輿地之書。亦不僅在讀史志。古地志如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之類。今地志如浙江廣東各通志。及府縣志之類。水道如魏鄴道元水經注。以及齊召南水道提綱之類。邊防如徐松新疆識略。李心衡金川瑣記之類。外紀如明薛俊日本考略。與周煌琉球國志略之類。皆當讀之。且輿地必經目驗。祇取

之書。不可也。故尤以游歷爲貴。然苟於諸史地志。先用歸類法。此讀史之最有益者也。

史有刑法志。亦自班書創設。爲法律家所必讀。諸史之中。其無此志者。爲後漢三國志。以及宋齊梁陳北齊周書南北史與新五代。此外則皆有。易刑法爲刑罰者。惟魏伯起之魏書耳。倘歸類而讀。歷代之刑法備矣。但既講求法律。史志不可不讀。如唐長孫無忌之唐律疏義。宋無名氏之刑統。亦在所必讀。諸子有法家類。管子慎子商君書韓非子。此四種書。不妨併入此類讀之。大抵史志則詳制度。而法家則論法理。其不同若此。至法律書之最古者。爲李悝法經。嘗讀晉書刑法志。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漢志亦列其目。今則散亡不傳矣。然唐六典注。李悝集諸國刑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猶約略可考者也。若通志通考等書。各有刑法類。則亦有志法律者。可歸類讀矣。

史書之志職官。始於後漢書之百官志。然要本於漢書之百官公卿表。若原此表所昉。則史記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其濫觴也。觀漢表首述職掌。固沿襲周制。而用秦代以建置者亦多。如奉常博士等。皆秦官也。又如典客一官。在景帝中六年。則更名大行令。及武帝太初元年。又更名大鴻臚。

則考官制者。於其更名之故。一代尙如此。自漢以降。莫不皆然。當悉心探討者也。史志中凡有此志者。無論或稱百官。或稱職官。若魏書又易爲官氏。皆爲歸類而讀。至漢王隆漢官一卷。漢官解詁一卷。注胡廣衛宏漢舊儀二卷。應劭漢官儀二卷。蔡質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一卷。吳丁孚漢儀一卷。其書注今猶存。在平津館叢書內此爲考古者所不可廢。又有歷代職官表。自宗人府起。至各省土司止。書共六卷。是近代官制。且從三代迄明。詳其沿革。亦宜檢閱。欲研究職官。此一類書。不皆可歸併讀之乎。

史記八書。不列兵書。或謂律書卽兵書。其說亦是。蓋遷有言曰。六律於兵械尤重。則固以此爲兵書矣。漢書亦祇有刑法志。而不及兵。然謂大刑用甲兵。則兵乃統於刑者也。宋錢文子嘗爲之補兵志。其書今傳之。考兵志之入史。始見於新唐書。嗣是宋遼以下。俱有此志。而遼史則分營衛兵衛爲二。此亦可以考兵事矣。但自古論兵法者。莫精於孫子。而吳起亦其一也。漢志兵書略。以此二書載在兵權謀家。然則兵固以權謀勝乎。兵書略中。權謀之後。又析形勢陰陽技巧。凡爲四類。陰陽則天時也。形勢則地利也。若技巧者。所謂習手足。便器械。則是言兵器也。如爲兵家之學。唐宋諸史而外。亦可據此略。區別若者爲權謀。若者爲陰陽。若者爲形勢。若者爲技巧。歸類以讀其書。所有宋陳傅良

之歷代兵制。明無名氏之草廬經略。如此類者。歸類而讀。誰曰不然。

右爲讀史歸類法。亦有不專在史部者。輿地四者之外。若選舉食貨諸類。不再臚列。學者觸類而長。願爲三隅之反焉。諸子之書。卽以周秦論。儒家如荀卿子晏子春秋。道家如鬻子管子老莊關列。以及文子鶡冠子。名家如鄧析尹文公孫龍子。法家如商子慎子韓非子。雜家如尉繚子呂氏春秋。兵家如孫子吳子。其載於漢志者。不下數十種。諸子本專家之學。將其入於某家者。歸類而讀。可知儒自爲儒。道自爲道。名自爲名。法自爲法。一家有一家之長。不可混淆。且不特百家異術。卽一家之內。亦有派別。故讀古書者。不能不用歸類法也。惟墨家祇有墨子。卻無相類之書。縱橫家如蘇張。已不傳。其傳者爲鬼谷子。二書似無可歸類者。然鬼谷與戰國策。亦可歸類。昔司馬遷以老子爲言道家之意。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吾謂鬼谷是言縱橫之意。戰國策則言縱橫之用。其書正可歸類讀也。以上略論諸子讀法。蓋以諸子各有家數。其爲讀法。則卽就其家數。以爲之歸類可耳。

曝書雜記曰。余初讀漢書。執友錢塘吳蘇村載和。教以東坡分類讀法。因點勘徐氏會要。蘇村旋卒。每有疑義。無由相質。尋覽手札。不勝悵惘。其後吾兄衍翁語余。可仿沈氏樞通鑑總類。編次事迹。以

通鑑總類目錄示余。至今未及爲。然宋人已有爲之者。郡齋讀書附志類書類。有西漢總類二十卷。沈長卿文伯所編。隨事立門。隨門類事。他傳所載。總而歸一。雖注中所取者。亦皆掇拾而裒集之。今其書不傳。觀其所言。亦讀書歸類法也。但祇是讀漢書耳。且東坡之教人讀漢書法曰。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章實齋先生嘗非之。以爲此特尋章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乃經生決科之業。不足進言於學問。非良法也。所議極是。今之所謂歸類者。凡經史諸書。有與相類者。取而讀之。正是爲學問計。使先生知之。或許其爲法之善者。學者曷用之以讀古書乎。

書在善讀例

朱子中庸章句。首述程子之言曰。善讀者玩索而得焉。則書之在人善讀。豈不信哉。夫書之所以貴乎善讀者。何哉。昔莊子有言。六經先王之陳迹。蓋古書皆可謂之陳迹。要在人之能自善讀耳。故苟不善讀。其書文義甚明者。或且以爲記載失實矣。又或此書當統觀全帙。乃能得其立言之旨。而後

人又祇取一二語。加以詆誣矣。是皆不善讀書者之失也。以此而言。書亦在人之善讀與否。吾今略舉數則。使學者知有此例可乎。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故言象數可也。言義理亦可也。然旣爲周易。則必記商周之事。嘗讀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吾以後世史體擬之。蓋如陸賈楚漢春秋。爲兩朝交際史。易亦商周之際。一史書也。而晉干寶注易。則已知之。是必於殷之末世三語。體會而出。非善讀易者乎。干注久亡。見於輯本者。如解乾初九潛龍勿用云。此文王在羑里之爻。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九二見龍在天。利見大人云。陽氣將施。聖人將顯。此文王免於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云。此蓋文王反國。大釐其政之日。凡无咎者。憂中之喜。善補過者也。文恨早耀文明之德。以蒙大難。增修柔順。以懷多福。故曰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云。此武王舉兵孟津。觀釁而退之爻。守柔順則逆天人之應。通權變則違經常之教。故聖人不得已而爲之。故其辭疑矣。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云。此武王克紂正位之爻。聖功旣就。萬物旣覩。故曰利見大人。自坤以下。亦不備載。所謂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觀於乾卦。卽本此

爲注。故如干氏者。可不謂善讀易乎。

詩爲孔子刪定。孔子嘗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詩無淫邪之說可知矣。乃朱子作詩集傳。以鄭衛爲淫詩。其爲男女淫泆而自作者。凡二十有四。春秋時。鄭六卿餞韓宣子。其所賦皆鄭風。朱子所斥爲淫奔之人所作者。當時並不被譏。吾謂朱子特不善讀書耳。何也。孔子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蓋言鄭樂之聲。淫放而足亂雅樂。雅者正也。淫則過於正聲。非其詩皆淫詩也。自讀之不善。致有淫奔人所作之說。豈孔子存而未刪者耶。且如朱子說。關雎之詩。幸而孔子明言關雎樂而不淫。否則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不亦將解爲思淑女而不得。甚至反側不成寐耶。說詩者莫不曰。二南爲文王之化。故關雎爲風始。使非列之首章。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者。不又目爲淫詩乎。甚矣書之在人善讀也。以朱子之賢。讀鄭聲淫與鄭聲之亂雅樂。而不知其爲樂。遂有此失。讀古書者其慎之哉。

自來善讀書者。莫如孟子。論詩有逆志之說。又言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皆爲讀書要訣。逆志論世皆有專精茲故略盡心下篇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

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又可爲讀書而惟知盡信者法。雖然。書亦刪自孔子。豈孔子所刪者。尙不足信耶。不知卽此足徵孟子之善讀書也。武成篇中有血流漂杵語。蓋以爲至仁之人。天下無敵。仁人之伐不仁。斷無有與之敵者。旣無敵則無血流漂杵之事。是欲人知書有形容語也。書所謂血流漂杵者。乃極言武王伐紂。而紂之兵一敗塗地耳。書蓋竭力形容。遂不覺其辭之過甚。正孟子讀書有得。乃能致疑於此。然遂謂孟子廢書不可也。後之讀孟子者。亦善讀孟子可耳。

漢之董仲舒。善讀春秋者也。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邠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楚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善。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觀此可見春秋攘夷狄。而中國之與夷狄。實以禮爲之衡。有從變而移者也。彼但知在中國者爲中國。在夷狄者爲夷狄。不明春秋變通之義者。非善讀書者也。又董子之論性。不用孟子性善之說。其實性篇曰。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已可知仲舒之意。孟子之言性善。則是不必王教。與荀子性惡所云。惡用聖王。惡用禮義。其旨同。

矣。又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聖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董子蓋善讀論語。以孔子曾言及善人不得見。故知人性無善也。取善人吾不得見語。以證孟子性善之過。非善讀書者而能若此乎。

論衡之問孔刺孟等篇。其於論孟之書。謬爲駁難。吾糾正之者多矣。然王充要不可謂非善讀書者也。書虛語增諸篇。其旨在戒虛妄。凡古書虛妄之言。力加辨詰。爲學者析疑啓滯。其識卓矣。今錄儒增篇一則於此。其文曰。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善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大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

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爲全耳。今言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爲優。未可謂盛也。此言古書之中。稱堯舜則謂一人不刑。褒文武則謂刑錯不用。按其實不然。乃出於增加者也。所以增加之者。卽是爲言不益。則善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耳。如此等處。王氏惟善讀書。方能有見及此。然言高則峻極於天。言小則河不容舠。言多則子孫千億。言少則靡有子遺。此文心雕龍。所以有夸飾之論也。論衡此文。猶未識古書自有夸飾之義。但卽其說觀之。能明乎增加之語。亦讀古書者。不可不達此例。非然者。所讀之書。求之於事而不合。不將致疑乎。故通乎王氏之言。以爲是不過增足其文辭已耳。不必拘牽者也。然則王氏究爲善讀書者。亦足嘉焉。

莊列之書。半出寓言。故莊子有寓言篇。劉向云。是寄辭於其人。使相與語。說見史記注讀其書者。可以寓言概之。蓋彼特寄辭於其人。未必真有此人也。近世有作莊子人名考者。直多事矣。人名考俞樾著吾試舉列子楊朱篇言之。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又管夷吾曰。吾旣告子

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衰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此於養生送死之道。所論極精。然考之史記管晏列傳。後百餘年而有晏子。則夷吾平仲相去有百餘年之久。決不能親相問答。今列子載之。使不善讀書者。必且疑其年代。卽此可斥列子爲僞書矣。不知列子多寓言。苟善讀之。無庸曉曉與之辨也。但觀養生送死。其理爲何如耳。世之讀古書者。每喜詳究作者時代。雖亦知人論世之要。然古人生卒。卽史有專傳者。往往從略。且古亦無有疑年錄等書。可以備檢。斤斤於此。果何爲者。是可謂不善讀書矣。

古書有傳聞異辭。而不必訂其是非者。如呂氏春秋適威篇曰。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鈎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莊子達生篇。其文同。以荀子新序家語諸書考之。皆云魯定公問顏回東野之御。則此作莊公顏闔。似

有誤矣。然則孰是孰非乎。吾謂不必辨也。人生千載後。古書所記之事。彼此不同。豈能臆決。知其爲傳聞異辭則可。或者以呂氏爲非。則亦非善讀書矣。

史記一書。嘗取史公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以讀其書。覺列傳之不能不首伯夷。子長作史之年。創始於父談卒後之五年。余雖不敢自詡爲善讀。然有所新得。皆由細心研讀而來。吾故謂書在善讀矣。吾又嘗讀外戚世家。竊歎世家三十。皆是記有國者。外戚當亦如是。自漢書改爲外戚傳。而後漢因之作皇后本紀。乃劉知幾不達其意。史通題目篇曰。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其意蓋謂外戚之名不當立。竟當如范書之皇后立本紀矣。不知惟其爲外戚。故得列在世家。此世家並不爲皇后作。乃以皇后之家。父子兄弟。亦是受封而世及相繼。故次之於世家。若皇后者。婦人以夫爲家。不必論世。豈又有家乎。史遷明明標題爲外戚。入之世家。其中雖似紀呂薄諸后事。實則薄太后弟昭爲軹侯。追尊后父爲靈文侯。竇太后父追尊爲安成侯。弟廣國爲章武侯。兄長君之子彭祖爲南皮侯。從昆弟子嬰爲魏其侯。以其家父子兄弟。俱封爲侯。亦如國君之世世相襲。詎專爲皇后設耶。昔人讀此世家者。皆未鑒別及此。

抑思爲外戚乃列世家。若是皇后。尙何世家之有。此顯然易見者。亦可知善讀古書者之鮮也。又史記列傳。商君鞅後。若張儀穰侯白起諸人。於秦爲最多。初不解史公何獨詳於秦。而略於他國。及讀六國表。而恍然有悟焉。表曰。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又曰。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又曰。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然則馬遷必親見秦記。所以記秦人特詳乎。願讀史記者。從未論及此事。恐亦讀之未善耳。使善讀之。必能振振有詞矣。乃自裴駟以下。槩乎未之聞也。近之議者。或謂史記爲私史。此不但子長身爲太史。未有居史官之職。而其書爲私史者。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今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凡官書往往有臣某等字。今此表言臣遷。確爲其奏御之作。猶得以私史視之乎。蓋亦讀之不善耳。以上三者。吾固不欲以善讀自矜。然書在人之善讀。吾於史記。悉從再三尋繹。讀之而出。吾於是知書之重在讀也。

夫人之爲學。端賴乎書。而書則以讀爲主。尤在人之善自誦讀耳。余所已言者。若事同義異。文同意

異。無文字處求文字。無證據中得證據。諸如此類。私謂亦讀法之善者。雖然。孟子有云。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若是規矩可與。而巧則不可與。以巧思在人之自得耳。吾誠願世之學者。倘好讀古書。亦在吾之能自善讀也。至如何而可謂之善讀。姑援孟子諸賢以爲例。庶幾其爲善讀之法乎。

書在多讀例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論語曰。多見而識之。則人之讀古書。豈不在多乎。夫書而多讀。有不知者。可以廣徵而得。有所疑者。可以獲解而通。與不明統類。而但務貪多者。爲用不同。此亦讀書者所有事也。蓋苟不如是。且將受人之欺。無以釋己之惑矣。試言其法。爲證之古人。而並以余所親自經驗者見其例。

顏氏家訓曰。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獵

餘聚。亢仇舊是僂馮亭。悉屬上艾。時太原王劭欲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螻二首。韓非子曰。蟲有螻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蠹蝨名螻。音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譜。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游趙州。見柏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西門徐整碑云。洎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洎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卽以洎爲名乎。以上數者。顏氏或言不識何地。及檢字林韻集乃知之。或言此字不識何音。後見字譜而知爲某字。或言此水之名。土人且不能知。後讀碑文。並考之說文。而知此卽某字。且有謂積年凝滯。豁然霧解。蓋自明其所不解者。積之數年。多讀而豁然解疑也。然則書不在人之多讀乎。

宋張溟雲谷雜記曰。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化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六朝以來。都於東南。故黃旗紫蓋之語。文士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爲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

者。李善最號博洽。其注文選紫蓋黃旗之句。亦不過引司馬微書而已。予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雖知黃旗紫蓋爲氣。終以未得其所自爲恨。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於是釋然。因知讀書不厭於多也。祇此黃旗紫蓋語。往往爲人不能究其義。見功德頌。知其爲氣。又恨不得其所自。讀宋符瑞志胸中始有釋然之時。張氏遂信人之讀書。不厭其多。吾故知書之在乎多讀也。

余少時讀孟子。至楊墨之言盈天下。以爲在戰國時。楊墨兩家。其學極盛而已。後讀韓非子顯學篇。有相夫氏之墨。有相里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已知墨子死後。有此三派矣。所以盈天下之故。則未之聞也。及讀莊子。所謂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然後知墨家流別。如鄧陵子輩。稱爲南方之墨矣。其時猶未讀呂氏春秋。南方以外。則不及詳也。再後讀呂氏春秋。其去宥篇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讀此則又知有東方之墨者矣。且言秦之墨者唐姑果。則

唐姑果別名爲秦之墨者。秦地居西。不又爲西方之墨者乎。階是而觀。孟子盈天下之說。確有證驗。然不讀莊呂諸書。而墨學之充盈於天下。何能得其事實乎。故書之在乎多讀。有顯然者矣。

兵家之吳起。其爲曾子弟子。人皆知之。然既爲曾子弟子。則起亦儒家流也。經典釋文敍錄。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若是起爲春秋之學。係左氏之再傳。所師曾子。則曾申也。吾得陸氏說。知起傳左氏者矣。然起傳左氏。當必有解春秋之遺說。其始則無可考。久之讀劉向說苑。乃竟獲之。建本篇曰。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釋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義。而元年之本也。如此則起傳左氏之學。解春秋元年之義。猶有遺說存於今者。使不讀說苑。起之所以釋經者。烏從而考之。吾是以知多讀之有益也。

亡友丁秉衡作補晉書藝文志。屢言謹按見七錄。余初意七錄必有傳世之本。遍訪未見。迨讀續古

文苑祇載阮孝緒自序一篇。知七錄散佚已久矣。但補志明云七錄。既是亡書。不應惑人如此。或曰。此蓋以隋志注所稱梁有。而卽謂之七錄耳。余因取隋志讀之。其序云。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王謂王儉志則王儉所作七志也。阮錄則七錄耳。若然。隋志合馬班王阮而成此志。言梁有者。乃稱梁時所有書。何可以梁有爲七錄乎。且志顯引七錄者。如文子十二卷注。七錄十卷。莊子三十卷注。七錄三十二卷。又類苑一百二十卷注。七錄八十二卷。此數種下。標明之曰七錄。竟以梁有當之。足滋疑誤。余遂爲文辨之。又考釋文諸書。如京房章句。七錄云十卷之類。並隋志所載別錄各佚書。編爲古書錄輯存。實緣於此。當補志初出。以其有謹按見七錄語。而吾之疑七錄爲完帙。蓋匪伊朝夕矣。如是書不貴多讀乎。雖然。以梁有爲七錄。昉自何人。章實齋先生史考釋例云。朱氏引書。皆現存者。惟阮孝緒七錄已佚。而僅見於隋經籍志注。文稱梁有某某書卷若干者。朱氏皆直書七錄。一似七錄至今存者。引古之例。似有未合。則其誤始於朱竹垞經義考。引用佚書。若其書未佚者。此朱氏之失也。吾之得知此者。亦讀章氏遺文而知之。書之務在多讀。不可悟乎。

前二十年。山東濰縣。新出一碑。祇有碑陰。或以拓本見示。余觀其題名。所稱職官。則爲錄事參軍。長

流參軍。爰考之鄭樵通志。北齊時有此官。並此碑陰。繪有佛像。余以六朝佞佛。遂臆斷爲北齊所造。然於心則不甚愜然。且不解長流之說。數月以後。偶讀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爲長流乎。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案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屬。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爲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方知長流本是治獄參軍。名之爲長流者。以少昊爲秋帝。其神降於長流山。遂名是官。且顏之推爲北齊時人。而碑立於北齊。亦可無疑矣。讀家訓至此。爲之狂喜。誰謂書可不多讀乎。余又嘗閱明陳仁錫古文奇賞。中載宋米元章西園雅集圖記。西園不知爲何氏園。余以此雅集者。爲蘇東坡諸賢。文內有姬人語。私擬此當爲駙馬王晉卿家園。然無證焉。凡文章體製。作記者必書於末。如醉翁亭起。所謂廬陵歐陽修是也。今此記元章列諸人之中。恐非其所撰。如是者數載。購得元袁桷清容居士集。有記文跋。謂雅集共二次。一在王縉家。則余前之以西園爲晉卿家園。非武斷矣。但記爲元章作。則蓄疑於懷。未嘗愜置。又越一歲。有贈余陶南村游記續編者。此記在焉。而文爲鄭天覺所爲。於是奇賞之誤。爲元章。知其大謬不然矣。而明人刻書。不加校訂。所以爲人不取者。於此可見。然余於此二者。皆得之。

於多讀也。則人之讀書。足徵以多爲貴矣。

右爲多讀之例。吾亦不復繁稱博引矣。要之書不多讀。聞見不廣。匪特有疑而莫釋。且懼見欺而妄信。誤以爲真矣。此亦學者之患也。吾又聞董遇之說矣。三國志注。引魏略曰。董遇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此之所謂讀書百遍者。蓋熟讀之謂也。熟讀之法。則是專取一書而誦讀之。古人所稱不厭百回讀者。如斯而已。附論於此。以明多讀古書。復有熟讀之法。因非本書所急。故著之。此篇後云。

古書自爲經傳例

經傳之分。由來久矣。孔子以前。並無經名。自孔子刪修而後。學者尊之爲經。所以尊之爲經者。經之言常。以其爲常行之道也。禮記始有經解篇。荀子亦曰。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蓋有孔子而後有經。凡釋經之書。則稱之爲傳。子夏易傳。尚書大傳。以及公穀左氏。春秋之三傳是也。但皆離經而各自爲篇耳。夫經與傳既有區別。故漢志六藝一略。名雖爲六。而其書則有九種。殆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經。而論語以下爲傳乎。孝經者。雖稱爲孔子作。且有經之目。猶以爲傳也。卽如易家先列經十二篇。

至周氏服氏等書。特標著之曰易傳。書則先列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有經二十九卷。其後乃言傳四十一篇。他不具論。此可知經傳界畫。非可混同者矣。然觀於古書。有自爲經傳者。此亦讀者之所當知也。願舉數書以爲例。

易之爲經。自不待言。實則有經有傳也。史記自序。述其父談所論六家要指。首引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二語。今見繫辭。以繫辭爲大傳。則易固自爲經傳矣。日知錄朱子周易本義條云。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依顧亭林說。似經爲經而傳爲傳矣。然孔子贊易。乃名爲經。則易之自爲經傳。蓋可知也。近之論經學者。曰。易自伏羲畫卦。文王重卦。止有畫而無辭。又云。史記周本紀不言文王作卦辭。魯世家不言周公作爻辭。則卦辭爻辭。亦必是孔子所作。見皮錫瑞經學歷史據此。則亭林以彖辭爲文王作。爻辭爲周公作。其說猶未當。易之一經。純是孔子所作。但孔子特自爲經傳。互相發明義文之旨耳。吾又讀經典釋文。於上經云。上者對下立名。經者常也。法也。徑也。由也。下有傳字云。以傳述爲義。謂夫子十翼也。而於

繫辭上第七云。本亦作繫辭上。王肅本皆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如陸氏之言。經有上下。孔子之十翼爲傳。而王肅之本。則並有傳字。旣繫辭訖雜卦皆爲傳。人但知易爲經者。不知有傳在其中。如是易非自爲經傳乎。故以易而論。古書之自爲經傳者。此其一。

管子書中。有牧民解、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諸篇。且於題下又明言曰管子解。凡爲解者五。蓋傳體也。管子之作。不必出於仲手。但旣用傳體謂之解。則牧民形勢各篇。直以經視之矣。觀於此。管子不又自爲經傳乎。不寧唯是。其書首載經言。共爲九篇。而外言以下。別立名目。當是經言爲經。而外言也。內言也。以及短語區言。所有文字。卽爲經之傳與。四庫提要曰。書中稱經言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內言者九篇。稱短語者十九篇。稱區言者五篇。稱雜篇者十一篇。稱管子解者五篇。稱管子輕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爲手撰。孰爲記其緒言。如語錄之類。孰爲述其遺事。如家傳之類。孰爲推其意旨。如箋疏之類。當時必有分別。觀其五篇。明題管子解者。可以類推。以提要所論。其中分別。誠有如語錄家傳箋疏者矣。然由管子解而類推之。吾謂以經言託始。雖分別外言諸目。在編次其書者。必以爲外言等是傳也。故如管子者。古書之自爲經傳。此又其一。

韓非子之內儲說上下。外儲說左上下。外儲說右上下。此數篇皆自爲經傳。試言之。內儲說上曰。參觀一。必罰二。賞譽三。一聽四。詭使五。挾智六。倒言七。而於倒言七下。則題之曰右經。其後一衛靈公之時。文多不錄下同二董閔子爲上地守。三齊王問於文子。四魏王謂鄭王。五龐敬縣令也。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七陽山君相衛。均引古事。以證參觀諸說。此下則另一行曰右傳。不可見其自爲經傳乎。吾又更取外儲說左。上言之。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宏。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在聖主之以獨知也。明在在字顯校本作君是二人主之聽言也。文長不錄下同三夫挾相爲則責望。四利之所在。五詩曰不躬不親。六小信成則大信立。而於此後又題之曰右經。其一宓子賤下。凡所舉之事。卽是取經中如有若之應宓子等。以詳說之。篇末則亦書曰右傳。是明明分經傳矣。以韓非子觀之。古書之自爲經傳。此又其一。

墨子有經上經下。此固爲經矣。又有經說上經說下。謂之說者。卽是爲經之傳也。畢氏沅校注。於經上云。此翟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按宋潛溪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

曰論。七篇則自親士至三辯也。此經似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稱經。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在畢氏之意。此經爲墨子自著。應列於前。不知墨子之有經。莊子嘗謂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固早言之。但謂必出於翟經卽在此上下二篇。未必然也。惟有經而又有說。古書之中。每自爲經傳。不於墨子見之乎。且所引宋潛溪說。載之讀書敏求記。其言曰。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由吾論之。潛溪所據墨子本。上七篇爲經。中下六篇則爲論。然則尙賢以下。其爲親士七篇之傳乎。以墨子言。古書之自爲經傳。此又其一。揚子雲之太元經。史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司馬溫公集註。爲力辨之。其說曰。子雲法言解嘲等書。止云太元。然則經非子雲自稱。當時弟子侯芭之徒。從而尊之。蓋以太元之爲經。出於弟子推尊耳。其僭經與否。今姑置勿論。惟其書則自爲經傳者也。何以明之。集註首有說元云。易有象。元有首。象者卦之辭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也。易有爻。元有贊。易有象。元有測。測所以解贊也。易有文言。元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及贊。文言之類也。易有繫辭。元有攢瑩。攢圖告。五者皆推贊太元。繫辭之類也。易有說卦。元有數。數者論九贊所象。說卦之類也。易有序卦。

元有銜。銜者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而解之。序卦之類也。易有雜卦。元有錯。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說之。由此而言。太元固擬易而作。易以彖爻爲經。而文言等爲傳。則太元之首贊。經也。測文以下。傳也。太元非自爲經傳乎。故觀於太元。古書之自爲經傳。此又其一。

漢志詩賦略。屈原賦二十五篇。並無所謂經傳也。章實齋先生曰。漢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在王氏釋經爲經。亦不解題爲經者。始自何人。至宋人注屈。有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命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爲重。史遷而後。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但諸篇之首。本無分別。因首篇取重。而爲分經傳。則同於正雅爲經。變雅爲傳之例矣。說本文史通義按此亦古書之中。自爲經傳耳。蓋離騷既名爲經。所以九歌而下。遂稱之曰傳。宋洪興祖作補注。於離騷云。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而名之耳。非原本意也。洪氏以爲經也者。乃祖述者從而尊之。說亦未嘗不是。然不知經與傳互相表裏。非必如聖人之經。後人所當尊崇。不可取而爲名也。故屈原雖詩賦家。其書亦有經有傳。則古書之自爲經傳。此又其一。

右皆古書之中。自爲經傳者也。昔人論史之有紀傳。亦是以本紀爲經。列傳爲傳。自爲經緯耳。其說

是也。朱子作通鑑綱目。書錄解題曰。朱晦翁別爲義例。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大書者爲綱。分注者爲目。綱如經。目如傳。此可知綱目一書。亦自爲經傳矣。惟朱子大學章句云。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未免爲臆度之辭。然卽此見自爲經傳。古書蓋多有如此者。至儀禮喪服一篇。有傳曰云云。說者謂子夏傳。則儀禮之經而有傳也。又大戴禮夏小正篇。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下不備述。言始發蟄也。與先言鴈云云。皆戴德之傳也。此雖無經傳之稱。然亦自爲經傳之例云。

卷五

善推例

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雖非爲讀書言。然讀古書者。其法亦惟以善推爲尙。或問如何謂之善推。曰有其例在。請略言之。

昔孔子嘗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一隅之舉。而其三隅使人自反者。此可見孔子爲教。亦期其善推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貢於處貧富之道。初意無諂無驕。已盡其能。及聞孔子之言。無諂者不若樂。無驕者不若好禮。因悟詩所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知天下義理之無窮。是蓋由貧富之境。推類以及之。故孔子稱其告往能知來。許爲可與言詩。告往知來者。卽是善推也。又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

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聞一知二。固不足比顏回之聞一知十。然知二知十。雖多寡懸殊。其學皆能善推者也。又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夏得繪事後素之說。而遂有會於禮後之旨。是真善言詩者也。故孔子以起予贊美之。所以贊美之者。亦無非嘉其善推耳。由此觀之。聖門之爲學。其所主者。豈不在善推乎。

鄧析子曰。推此言之。何厚之有。又曰。推未運。覩未然。其好言推者。吾知析爲名家。名家之術。要不外善推耳。夫名家循名責實。析所謂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然則名家於異同是非白黑清濁。所由別之定之分之理之者。亦善用推驗而得耶。何也。天下之萬事萬物。有異必有同。有是必有非。有白必有黑。有清必有濁。無不對爲義。苟不善用推驗。而執一求之。何能得乎。蓋不知善推。見其異者。不辨其爲同。見其是者。不辨其爲非。則於事物之理。必致拘執而不能通矣。白黑清濁亦然。古稱析設兩可之辭。兩可者。非調停兩可之謂。乃是不執一而以對待之義推之耳。且觀其言。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與夫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

孝衰於妻子。無一非至理名言。吾謂彼亦皆出於善推耳。蓋人懼不用。果能早自圖謀。則何憂不用。人思不窮。果能早從稼穡。則必然不窮。析惟達於事理。善爲推究。乃能語此。世人昧於不用不窮之故。而未識不用之在早圖。不窮之在早稼。卽由於不善推耳。他若患生官成。病始少瘳。禍生懈慢。孝衰妻子。爲皆勢所必至者。使知勢之必至。而不善推之。未能逆料其將來。迨禍患已成。方事補救。則悔之晚矣。析之長於名家。其書所論。求之理勢。往往有不能越者。唯其善推。乃克致之也。

鄒衍之論九州。自戰國以來。將數千年。人莫不黜其荒誕。及至今日。方信其所說之不誣。夫衍陰陽家也。觀史記孟荀列傳。亦是用善推之道耳。傳曰。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禳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

得爲州數。中國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一則曰推而大之。一則曰推而遠之。一則曰因而推之。若是衍之。知中國九州。不得爲州數。中國以外。尙有九州。必用善推之術也。故曰其術皆此類。當時中國交通未及海外。衍能預爲推測。其智識之廣遠。爲何如乎。吾是以知善推之爲用大也。

史記儒林列傳。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今韓詩內傳。久無傳本。其存者外傳耳。然以史遷說觀之。雖傳有內外之分。當是韓嬰釋詩。無不用善推之法。吾且節錄首傳於此。傳曰。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其引詩此二語。所以徵吾之所爲在公者。由於吾命窮不與人同耳。若爲毛詩。鄭箋云。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

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則是詩所詠者。乃是諸妾之進御於君。在禮命之數不同耳。按之正義。則言雖同事於君。夫人貴而妾賤。禮命之數。不得同於行列等位。若是韓詩之意。顯與毛詩殊。則子長所云推詩之意者。蓋謂別取他事以證詩言。如此之述曾子事。而能斷章取義也。聞之詩無達詁。韓氏解詩。不從常說。非拘牽文義者比。不可謂之善推乎。

董仲舒之說春秋也。亦用善推之法。何以明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不又見仲舒之說春秋。能就其義而善推者乎。所著書有春秋繁露。其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仲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又曰。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

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或者謂此春秋義之大云云。爲春秋說開端大旨。當爲首篇。今亦姑錄此文。仲舒之所以推春秋義也。亦略可睹矣。其餘如言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又春秋之爲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所謂得一多連。見一博貫。皆是善推法也。故若仲舒者。凡其於春秋之義。有非用善推者乎。

右自子貢子夏而下。名家之鄧析。陰陽家之鄒衍。以及漢儒韓董。其用善推之法。已述之於前矣。吾人今日。讀古人書。而可不知善推法乎。夫書莫大於經。今人廢經不讀。亦知經爲孔子刪定。萬世政教所從出。而其實行則自漢始乎。許冲上說文表云。深維五經之妙。皆爲漢制。王充論衡亦云。夫五經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忠。忠卽中字。墨子往往以忠爲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據此可見炎漢之世。凡其所立一代法制。悉本於經。經云所以訓常。爲萬世常行之道也。宋王應麟作漢制考。以鄭康成周禮諸注。用漢制比況者。刺取成編。吾

謂此卽爲漢實行之證。特是在漢人言之。則經爲漢作。自漢以降。雖用漢而損益。要爲依據經訓也。沿流而溯源。經其可廢乎。後世解經者。或空言性理。或專事訓詁。不能歸之實用。於是經爲政教之本。且又實行於漢者。遂視爲無用之書。豈不可歎哉。論語有言。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經教之垂法百世。孔子嘗明言之矣。吾非意在尊經。故爲此張大之詞。吾蓋幾經推勘而出也。

六經皆史之說。創於章實齋先生。以爲經作史讀。經乃前代政典。彼瑣屑箋注者。可知其所見者小矣。旣而思之。經旣皆是古史。則孔子亦作成一經可也。何必析之爲六哉。於是以後世史體推之。確知其有分別也。其分別奈何。詩始文王。爲西周之史。春秋始平王。爲東周之史。則猶班固之前漢書。范氏之後漢書也。書爲通史。其上起唐虞。與史記之首五帝本紀。蓋無以異。周禮儀禮者。乃後世史書之職官表禮樂志也。易之爲書。揆之史體。後儒似無行之者。然繫辭有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易者殷周之史也。兩朝交際。爲之史者。如陸賈楚漢春秋是。易其先例也。又嘗就本書體例推之。言爲尙書。事爲春秋。漢人均言之。則書者記言之史。春秋者記事之史也。詩爲十五國風。是記風俗之史。凡一切地志。由此而出。禮者記制度之史。杜佑之通典。徐天麟

之會要。殆取法於此也。易者多言吉凶。直記道之史。班志云。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歷數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是則古之史官。有記道者也。志又以道家謂合於易之嘽嘽。嘽與謙通易爲記道之史。豈不信哉。故六經皆史。章氏所言是也。由吾推之。可見經之所以爲六。其分別有如此。

史記一書。余以伯夷列傳。有其傳曰云云。因推而知列傳之首伯夷。有不得不然者。并於許由務光。以不見文辭。而又言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見史遷力欲表彰。而一無憑藉。遂不能爲之立傳。其法亦用善推耳。至全書百三十篇。必有其父談所編次者。蓋嘗從自序推之。自序曰。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又云。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則談任太史之職。極思有所論著。今雖某紀某傳。爲談所作。不能強爲之分。然遷謂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其出談所編次者。必裁入其中。後人但知遷承家學。而不知其書且有父談編次之稿。以此自序推之。固確然有可考矣。今讀隋志正史云。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爲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

事。成一家之言。觀此可知談爲太史時。已據左氏諸書。用楚漢以後之事。接續敘之。而自成一家矣。則余所推爲不謬也。且自談有編次之稿。談仕建元元封之間。凡爲太史者。幾三十年。遷繼官太史。而成書之歲。亦可推而定矣。遷蓋因父談之稿。創始於太初。而絕筆於太始二年。前後共十年。而其書成。或以爲遷之史記。經二十餘年。方刪削成編。則非也。其他折衷夫子。爲立言衷聖之旨。以及詳先世。正易傳。諸如此類。無不推闡其意。而乃能有獲。讀史記者。盍取善推之法哉。

韓非子傳春秋之學。余讀其書。見其所述春秋時事。多與左傳文同。十過篇曰。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噫。退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旣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言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以下不備載此所引楚共王殺子反事。見之左傳。其文多同。固可信其傳春秋左氏之

學矣。於是推之史記。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敘春秋之學。左氏而後。並及於韓非。則非之爲左氏可知也。又推之經典釋文。敘錄。於左傳授受源流。言之甚詳。邱明數傳而爲孫卿。孫卿傳之張蒼。韓非雖不列其內。然非爲孫卿弟子。則非之左氏學。蓋得之於孫卿無疑矣。不然。何其文同於左傳乎。學問之須能善推。卽如韓非。欲證其爲左氏之學。非從史記年表經典敘錄推之。其能妄爲臆斷乎。且史於非本傳不言。而表論春秋之學。則非在焉。經典敘錄。於孫卿之傳左氏。亦僅及張蒼。而並無有非。但非固師事孫卿者也。此則在人之善推耳。

諸子之學。班志謂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在班氏以爲諸子者。經之支流也。若逆推之。其原卽出於經矣。何以言之。吾謂原於易者。則爲道家陰陽家。志於道家云。合於易之嘽嘽。是道家原於易矣。語曰。易以道陰陽。而陰陽家之原於易。不又可見乎。原於詩者。則爲縱橫家小說家。論語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班氏謂縱橫家所長在此。則縱橫家原於詩矣。小說家者。出於稗官。如澹注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此亦太師陳詩觀民風之意也。小說家非原於詩乎。原於禮者。則爲名家墨家。名家本出於禮官。志所謂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而

荀子正名篇。亦謂文名從禮。則名家原於禮矣。墨家出清廟之守。清廟典禮之官。非巫則祝。墨子書言尊天事鬼。卽巫祝之事也。故墨家原於禮矣。原於春秋者。則爲法家。春秋爲孔子刑書。故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法家尊君卑臣。正名定分。深得春秋之旨。且韓非又親傳左氏之學者也。說見上則法家不又原於春秋乎。階是而言。諸子學術。原於六經。其可推又若此。

凡所爲善推之法。吾考之於古。而又取經史諸子。以明其例矣。古書中如論衡白虎通義。其發明義理。善推爲多。吾亦不能歷舉。卽余生平讀書。如前所言及徵知意諸例。亦何一非善推之法。學者得此例而善用之。其於讀古人書。必能觸類而旁通矣。說文士事也。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夫所貴乎士者。爲能善推事理。乃足稱之爲士。蓋不獨讀書爲然。而讀書之法。其可不知善推乎哉。

闕疑例

近世之論學者。每主懷疑之說。吾謂不然。蓋人苟讀書不多。則不知有所疑。若凡讀一書。不能探索此書之義理。先存一懷疑之見。必將有無可疑者而亦疑之。極其所至。吾國古書。皆屏在可疑之列。

必至無書可讀而後快。何其居心之酷若此乎。夫人之爲學。不能無取於書。讀此書而一無所疑。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雖然。盡信固不可。不能善疑。誠非讀書而有得者。但旣於此書有所疑矣。不如闕疑之爲貴。何則。闕疑則他日或有可通。使偶有疑義。而吾爲臆斷之。是強解古書。古書於此受誣矣。吾故願學者之能爲闕疑也。論語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聖人之意。欲人闕疑而慎言。吾觀世之不能闕疑者。略有所窺。不加審慎。竟言之鑿鑿。若此書所說。應以此爲釋者。古書其何自而明乎。今爲舉闕疑之例焉。

史記高祖功臣侯表云。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又仲尼弟子列傳云。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則馬遷作史。能得闕疑之旨矣。老子列傳云。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此以老萊子太史儋。疑卽老子。又恐其非。因曰世莫知其然否。故特著疑辭。不敢遽定。此古人

存疑之道也。三代世表云。至於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斯則明言其爲傳疑矣。而老子之傳。不可知。史公意在傳疑乎。雖然。其傳疑何也。此真古人之慎。蓋吾有疑而姑從其闕。所以傳疑者。留待後人之考定耳。故闕疑者非謂去之也。於此知史遷以闕疑爲當矣。

漢志六藝略總論云。後世經傳旣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此班氏極詆當世說經之士。而其大患。卽在不能得闕疑之義。不能闕疑。遂有碎義逃難諸蔽。至於後進。所習者則安之。不見者則毀之。皆原於是。吾讀儒林傳。申公傳詩。嘗謂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是申公之師法。固以闕疑爲教矣。夫兩漢經學。稱爲極盛。然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言人人殊。劉子駿曰。黨同門。妬道真。凡學問而分門戶。必復不求道義之真。而惟期黨同伐異。欲如申公之教。闕疑而不妬真者鮮矣。此孟堅所以深惡於不思闕疑者也。而班氏之重在闕疑。亦可見矣。

日知錄豐熙僞尙書條云。五經傳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以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氏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卽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傳三引洪範。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爲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五子之歌。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

不敬乎。涓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蔡邕所書石經。尙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爲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譌爲疏義。成書上進。而爲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辨。爲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爲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攻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者。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亭林先生此節。以豐氏僞造尙書。病在好異而妄言。適與其信古闕疑之旨相背。信古闕疑。余常奉先生之說爲法。以爲讀書治學。其要在

此也。夫疑古惑經。自唐宋而後。學者無不師心自用。穿鑿附會。先生因見近代之人。而與其戚歎。亦足徵明之學者。皆不識信古闕疑之義矣。今日廢經不讀。趨新好異。所有古書。將盡以爲可疑。而顛倒是非。欺世惑人。爲患正不知伊於何底。若窮究其致此之由。不外蔑古而不能闕疑耳。讀古書者。曷師先生闕疑之法哉。

夫古書之可疑者亦多矣。然吾人讀其書。亦祇能用闕疑之例。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云。遷史或於楚世家紀陳事。晉世家紀鄭事。所以使人參觀互考也。然時有謬誤。秦紀武公十三年。載齊管至父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大慶按左傳無知立於魯莊公之八年。霍魏耿之滅。乃閔公元年也。相去二十五年。而聯載之。誤矣。又以晉世家考之。晉侯緡十九年。載管至父之事。至獻公十六年。滅霍魏耿。亦可見非同年之事。而秦紀之誤甚明。在葉氏據左傳及晉世家。以正史記秦紀之誤。未嘗無見。然由吾論之。左傳與史記。蓋傳聞異辭。必依左傳駁史記。此特未知古人自有傳聞之異。未必彼是而此非也。又衛康叔世家贊曰。余讀世家言。則晉世家所載。一在晉侯緡之十九年。一在獻公十六年。當是世家原文如是。而六國表中。又屢言秦紀。其載管至父二事。同在武公十三年。亦必秦紀之傳。

必謂秦紀爲誤。未可也。何則。史記爲馬遷一人所著。而遷又史學初祖。何致自相歧異若此。吾故謂必出傳聞之異。或其所用者爲本文。烏得遂目爲誤乎。卽或不然。在史公必有其說。據他書以糾此書。並執彼篇以訂此篇。皆非闕疑之義也。考古質疑一書。取古書爲辨疑。全書凡六十餘條。余今僅舉其論遷史一則。以例其餘。蓋葉氏志在析疑。而於闕疑之道。則未之有得。亦非善讀書者也。

公孫龍子有指物一篇。竟有索解而不能得者。余常細加推求。不能通其說。又嘗用莊子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意。以研考全篇。總不能貫澈。但知爲名家之學。要不外核名物而已。余讀古書。向不欲曲爲銓釋。如此篇者。歸之於闕疑矣。又墨子之經。與經說上下。以及大小取六篇。墨家別派。若鄧陵子之徒。有成爲名家者。中如堅白不相外也。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文且多與公孫龍同。吾故知必爲名家之術。但所言名理。非如考據一家。但講訓詁者。乃在字句之間。強用疏證。此何可哉。至備城門以下諸篇。乃兵家守禦之法。所論器物。各有尺寸。不可隨意更易。近人作注。不爲闡發。全書宗旨。喜治墨經。文辭有不通者。則求之假借。以說經之法行之。甚者任吾增損。於備城門諸篇。私自擅改。並有刪去其文句者。如此以讀古書。亦太易矣。不知墨子經世之志。蓋在尙賢諸學說。思以救時

者也。經者乃名家辨名之說。而備城門數篇。則是爲非攻之義證。爲墨學者非其所急。卽讀其書。不使吾爲去取。務欲統治之。其如遺說雖存。而義則已失傳。何義已失傳。吾曲解之。不免勞而少功矣。故墨子如經上各篇。亦祇闕疑可也。

雖然。闕疑之爲益何如。曰。古書所紀之事。彼此不同。吾旣不能臆決。付之闕疑。則吾可省其考索之功矣。抑或其書記述。事爲後出。非作者所當知。人必黜之爲僞書。然流傳已久。相與誦習之。吾今日卽有論辨。人未必以吾言爲信。試觀繫辭詩序。古文尙書。宋儒皆排擯之。今仍垂布於世。何妨守闕疑之訓。毋使人謂吾妄肆意識。其亦可乎。且余嘗從事於斯矣。往讀鄧析子。至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反求。風此四行。明主大愛也。風此四行之風。心頗疑之。及後見中庸知風之自。解者云。此風字。當爲凡。言大凡也。引莊子願先生言其風爲證。誠得之。余因悟風此四行。卽亦言凡此四行矣。風从凡聲。於古字本通用。夙疑爲之頓釋。然余之得此者。固從闕疑而來也。又如荀子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余始見楊倞注。於則察斷句。而考之王氏集解。亦以此處有衍誤。知其不然。又不得其說。蓄疑者久矣。時將其上下文。詳加辨別。乃數月以後。忽悟此宜以則察知道爲句。而悉

一察知道。古人自有此文法。於是一字不易。而文義乃通。參觀讀書宜辨句法條則又以闕疑得之也。余蓋獲益於闕疑者至多。故知其爲讀書之良法耳。

或曰闕疑之爲益。旣聞命矣。敢請其法。答之曰。難言之矣。雖然。有說焉。如讀一書。而其中有不可通者。不必求其速解。姑且置之。於吾心必不釋然。異日或有所見。足以發明其意。又或辨其句讀。而豁然貫通。此卽闕疑之法也。蓋闕疑者非有疑而去之。遂不復存之於懷。以爲無待研究耳。如謂無待研求。遇當闕疑之處。卽自我作故。從而強通之。必失古書之真。此闕疑之所以尤在慎言也。吾觀許叔重作說文。於此字之聲形。不知所從者。必明標之曰闕。自序旣云聞疑載疑矣。而又引論語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然則古人爲學。其要歸不在闕疑乎。

得間例

孟子告子篇。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觀屋廬子之所謂得間。以

季子儲子。同一受其幣而不報。乃有見與不見之別。遂從而得其間耳。昔人謂讀書得間。則人之讀書。欲求得間之法。亦在辨之於異同。窺其間隙而乃可得也。顧亦有不盡在異同者。試明得間之例。昔讀孟子滕文公篇。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之闢楊墨。以其爲我兼愛之學說。至於無父無君。直斥之曰禽獸。則楊墨必爲孟子所不取矣。楊朱今無書。吾讀列子楊朱篇。有曰。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知楊朱爲我之說。欲使人人不損不利。非專求於我有利者。則其爲我未可非也。若墨子兼愛篇。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似墨子以世之爲人子者。不知兼愛其父。將戒其自利之心。故有兼愛之說。是墨子方且教人愛父。亦未有害也。自揚子雲以下。於孟子之距楊墨。莫不稱美其功。乃吾讀列子楊朱篇。及墨子本書。吾不能無疑焉。將謂孟子過乎。孟子閑先聖之道。其抵排楊墨。爲衛道也。孟子豈有失哉。久之而讀孟子盡心篇。吾於是得其間矣。盡心篇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此章於子莫執中。惡其

賊道而於揚之爲我。墨之兼愛。則無貶損之辭。且尊之曰子。與稱爲楊氏墨氏者自殊。恍然氏之爲言。是指兩家之後學。非親黜朱翟之身也。楊墨末流。爲我則幾至無君。兼愛則幾至無父。孟子故窮其禍。以禽獸視之。夫人而無父無君。獨非禽獸乎哉。當亦楊墨所不料也。吾蓋觀於子與氏稱謂不同之故。而得其間耳。彼不統覽孟子全書。而以禽獸爲痛詆楊墨。則誤矣。

孟子性善之說。宋以後儒者多宗之。聖人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是孔子不偏主性善矣。吾意孟子之性善。亦但就善者言之耳。乃讀滕文公篇。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吾於此又得間也。趙歧謂孟子長於書。考書首唐虞。人皆可爲堯舜。則性何有不善哉。孟子書中。堯舜性之也。又云。堯舜與人同耳。其意蓋謂。同是人焉。堯舜之性善。人亦無有不善。故必稱堯舜者。孟子既長於書。宜其以性爲善也。自來學者。於孟子性善則是之。荀子性惡則非之。吾謂古人立言。各有其學說所本。荀子性惡篇。謂人性爲善。惡用禮義。可知荀子惟深於禮。故言性惡。則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豈非孟子惟深於書。故言性善乎。蓋皆本其學說。而有善惡之異耳。夫書之上起堯舜。孔子蓋斷遠取近。取可以爲世法者。鄭康成說孟子願學孔子。故書者爲其學說之所本。知學說之

所本。一深於書。一深於禮。孟子與荀子。所以論性則有善惡之別。吾何以知其然哉。吾從孟子必稱堯舜。知其本之書教。亦得間而然也。

六書之有假借。許叔重釋之曰。本無其字。依聲託類。令長是也。則假借之爲用。由於本無其字。遂依聲託類。而始有此假借字耳。世之爲考據之學者。其解經也。好言假借。有謂同聲者。有謂同部者。非不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然經每明明有此字。豈真古時字少。羣經之中。故多假借字乎。嘗謂本有其字。而考據家破字爲說。是使其輕改古書矣。吾嘗原六書之所起。人皆謂倉頡時所有。亦若無以難之。旣思字爲倉頡所造。倉頡旣可造字。則六書不必有假借。何也。假借者爲無字耳。字由吾造。自可造成此字。無所用其假借。於是蓄疑者匪伊旦夕。久之而讀說文自序。乃得間也。自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若是倉頡創造之時。不過依類象形。無所謂六書也。其下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云云。可見六書之法。爲周代保氏之官。所以教國子者。當是其時。字不別造。而國子之入小學。保氏教之。因區分字體。有此六書。而假借乃其一耳。證之漢志。亦云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

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雖以六書爲造字之本。然六書之教。亦係之周官保氏。則六書者。保氏教國子所用。稱之爲造字之本。其非倉頡造字已然。彰明較著。夫倉頡造字。不造而用假借。無其理也。故知六書假借。出於保氏之教。假借者所謂本無其字也。在倉頡未造之先。一切事物。皆無其字。造則有其字矣。有其字而言假借。彼考據家專輒改字。而託之於假借。真可謂便辭巧說矣。余於王懷祖。精於訓詁。未嘗不善之。乃於其好言假借。覺如此以治經。不免任吾意之所爲。而失之太易。由是考之許書。明假借之例。是爲本無其字。乃保氏教小學之法。庶後人輕改古書之失。因是而止。雖然。不讀說文自序。吾無以正之。此亦吾之得間也。

史記之記始黃帝。以史官之立。肇於黃帝。此正馬遷知本之學也。故司馬貞之補三皇本紀。未免多事矣。其說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敍自黃帝以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其實三皇已遺。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云。依貞之說。

史記既冠以黃帝。似不紀三皇。爲其闕失矣。然本紀之首黃帝。以史學導原於是。則自有其義。特貞之補三皇。遽謂其多事。恐人必不之信。乃吾讀史自序。而吾又得聞也。自序有云。正易傳。此語爲斐駟諸家解者皆不措意。亦知史公謂爲正易傳。正之云者。卽言其與易繫辭古者庖犧氏云云不符乎。繫辭何謂之易傳。史談論六家要指。其於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不名之爲大傳乎。故易傳者繫辭也。繫辭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蓋易道創於庖犧。故繫辭首溯之。而史道創於黃帝。故遷有正之之說。遷之言正易傳。特筆之於自序中。與其全史有關。所以見本紀之宜先黃帝也。貞之補三皇。非多事乎。其補三皇也。以爲史記之闕。彼實未讀自序。明明謂之正易傳。已顯詔人不必上紀三皇矣。雖然。貞之多事。不足深責。漢之張衡。其條上遷所敘不合事。則云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見後漢書衡傳注反據繫辭以駁史記。謂爲不合而宜并錄。是實於遷之正易傳語。熟視無覩。豈不謬與。在史公以十二本紀首述黃帝。故於自序著此正易傳說。以發其例。衡乃援引易傳。欲以訂史之誤。抑何讀書之粗疎乎。然吾

固於此得間也。嗚呼。史百三十篇。心知其意者。世不多觀。並其昭晰無疑者。而猶思有以妄加指摘。此史公所以言傳之其人。殆慨歎於傳人之難得乎。如衡與貞。彼無識者。或且許其得間而入。不知適以間隙示人。庸有得哉。庸有得哉。

得間之法。吾既略舉數事爲例矣。聞之兵家制勝之道。利在用間。孫武十三篇。其末篇則爲用間。爲之說曰。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所論用間之法。歸之微妙。此固可知。非聖智仁義之人。不能得而用矣。夫兵家之要在知彼知己。若人讀古書。亦不外於異同之中。知其一彼一此。有間可乘。則亦從而得之矣。但讀書卻不局局於異同兩者已也。其曰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則兵家以用心微妙。乃能得間之實。讀古書者。苟非深識微妙。亦何由得間之實乎。故讀書得間。此其法誠有不可忽者。但得間亦求其有得耳。今之學者。於古書無間之處。而索癡尋瑕。自詡爲吾得間矣。凡舊說則摧破之。凡古事則毀廢之。且將使古書無一可讀而爲快。此則古書之厄也。如此以爲得間。則非余之所取矣。

分篇例

篇卷之稱。後人相沿承用。而於古人所以名篇之意。則不之考也。漢書武帝紀。詔賢良咸以書對。著之於篇。顏師古注。篇謂竹簡也。蓋古之書用竹簡。故名之爲篇。而其字則從竹。說文。篇。書也。段注。書。箸也。箸於簡牘者也。亦謂之篇。此言篇之義爲書。書者箸於簡牘。故亦可謂爲篇耳。但段氏此注。不過謂篇與書義同。而所以名之爲篇。則未詳也。詩關雎疏。篇。徧也。出情鋪事。明而徧也。則篇也者。情事明徧。乃稱之爲篇。然則篇所以標文字之起訖乎。文字不能無起訖。成爲一篇。出情鋪事。旣明且徧。則篇之所以爲篇者如此。然書非僅一篇已也。此一篇者。文字起訖。於情事則明而徧矣。必亦用以別之於他篇。吾是以知篇之記數。蓋有分析之道也。試言分篇之例。

古書旣用竹簡。限於篇幅。其勢有不得不分者。何則。此篇文字。使之起訖分明。而彼一篇者。亦復如是。故言篇而分之義已見。雖然。有證乎。論衡正說篇曰。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豈

非義理既盡。而文辭則首尾完具。乃成爲篇。在一篇之中。固取其類從而條附。如論說不同。意異事改。則不得不更別爲篇。更別爲篇者。可知古人立篇之名。卽有分篇之義矣。故觀於論衡其立篇也云云。是篇之所以立。不僅爲一篇計。而分篇之意存焉。

惟其分篇。故每篇必有題目。庶此篇與彼篇。不相混合也。此爲古今書籍。無不如是。然古書之中。其篇題則祇取篇首二字。以爲標識。無深意也。說者往往爲之附會。則非矣。論衡正說篇又云。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尙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尙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觀此則尙書在漢時。

以所存二十九篇。謂取法北斗七宿。真附會之甚矣。宜王仲任駁斥之也。吾又聞之章實齋曰。論語二十篇。固六藝之奧區矣。然學而爲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萬章之徒所記。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爲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爲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爲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矣。夫論孟分篇。其篇首之爲題。蓋特隨舉以分別耳。乃見衛靈公季氏梁惠滕文等。以爲列入弟子。孔孟豈藉是爲榮哉。穿鑿無理。亦云極矣。凡人作爲文辭。因不可不謀篇。卽後人著書。撰此一篇。或有其命篇之意。若古書之標目。不過用以分篇。此讀者所當知也。

且惟其分篇。是以同一書也。而篇數則有多寡不同。如論語二十篇。則魯論也。齊論有二十二篇。班志自注云。多問王知道。顏注引如瀆曰。多問王知道。皆篇名也。又古論則爲二十一篇。班志自注。謂

出孔子壁中。兩子張。顏注亦引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卽觀論語。因分篇之故。其篇數多寡不同。有如此者。又國語二十一篇。今所傳本皆然。漢志載有新國語五十四篇。班氏又自注云。劉向分國語。此新國語一書。後世目錄家。悉未言及。蓋散亡久矣。然可知劉向曾爲分篇。致有五十四篇之多也。故同是此書。其篇數有多寡之不同。由於分篇而然耳。分篇之法。古人有全書若干篇。而於總數之中。若有分析。則必明示人以某某幾篇。某某幾篇。如班志道家之太公。爲二百三十七篇。下則別著之曰。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此則先計總數。而謀八十一篇云云。爲其分篇之數也。又史記自序。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旣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以百三十篇觀之。則十二本紀爲十二篇。十表爲十篇。八書爲八篇。三十世家爲三十篇。七十列傳爲七十篇。若然則百三十篇者。是篇之總數也。其中本紀表書與世家列傳。紀其十二三十等數。卽謂分篇也。此雖以篇數歸結於下。

與太公之列總數於上。爲法有異。然古書之分篇。無不詳哉言之矣。

古人於分篇之中。有一篇不能盡者。則又分之爲上下。或上中下也。不讀漢書乎。帝紀之高祖。表之王子侯。百官公卿。志之律歷。食貨。郊祀。地理。列傳之司馬相如。以及嚴助。朱買臣。吾邱壽王。主父偃。徐樂。與楊雄。匈奴。西域外戚。此皆以上下分之。而王莽一傳。則分上中下矣。至五行志。則云志第七上。志第七中之上。志第七中之下。志第七下之上。志第七下之下。於上中下之內。復有中上中下。下上下下。其分篇可謂精細矣。分篇必如此精細者。古書用竹簡。而篇幅不可過長。故班氏爲此分篇之法。豈不善乎。古書又有分內外篇者。莊子。晏子。春秋皆是。內外篇之外。再分爲雜篇者。卽如晏子。或以文重而異。或以不合經術。此爲編書者之用意。故分出之。名之爲雜篇也。晏子爲劉向編定。元本尙存。古書旣已分篇。故多單篇別行。見之班志者。有中庸說二篇。中庸自宋以後。配入四書。此篇本在禮記中。爲宋儒所取出。實則在漢已單篇別行也。說不詳何人作。中庸本祇一篇。有說乃爲二篇耳。又小爾雅一篇。今載孔叢子。班志則次之。孝經家。弟子職一篇。顏注。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今管子有此篇。則二書亦漢時單篇別行之本。文史通義云。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而闔閭以爲子之十三篇。吾旣得而見。

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爲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蓋古書旣分篇。遂各自爲篇。而單篇別行者。是以多耳。吾讀後漢書矣。寶融傳。光武賜融以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又循吏傳。明帝賜王景河渠書。則史記之書。當漢時。亦皆單篇別行矣。古書之單篇別行者。以其分篇。不必合訂一書也。故如此。抑惟以分篇之故。遂有重複。劉向校書。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他如管晏諸書。其書錄尙存者。皆有除復重語。蓋古書分篇。故往往單篇別行。旣爲單篇。宜其有重複篇數耳。因單篇而有重複。於是亦易缺亡。如漢志史籀十五篇。班氏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而隋志每言梁若干卷。或稱殘缺。或直云亡。推原其故。恐古書分篇。旣是單篇別行。所以有缺亡之篇乎。

更有說者。古書分篇。而此篇與彼篇。既已析爲二篇。必各有其義。文心雕龍徵聖之後。繼以宗經。或見徵聖篇中。有稚圭勸學。必宗於經說。謂此與宗經無異。余嘗細按之。劉氏評文。垂世作範。若徵聖宗經。全無區別。是虛占篇幅。強立題目。當不如此。徵聖篇有云。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可知徵聖者。取孔子論文之言。以爲折衷。故別爲一篇。豈同宗經乎。則讀古書者。原本既各自爲篇。應分別觀之矣。

或曰。後之所謂卷。卽古之所謂篇。是說焉。未敢謂然。段注說文云。古曰篇。漢人亦曰卷。卷者緘帛可捲也。如其言。亦幾篇卷無分矣。吾意班志以篇與卷並列。則明明有區別。且志於尙書云。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爾雅云。三卷。二十篇。是卷少而篇多矣。蓋篇爲竹。卷爲帛。卷以可捲。而竹則不可捲。卷之爲物長。篇之爲物短。故篇五十七者。在卷則止爲四十六。篇二十者。在卷則止爲三耳。後有稱卷稱本專條。故於卷不詳言。後人不知篇之命義。書既有板刻。而猶稱爲篇者。不過取其名耳。夫篇所以記文字之起訖。詩疏故有出情鋪事明徧之說。此爲一義也。論衡以立篇爲更別爲篇。是立篇之道。主乎分別。又須知分篇之故矣。蓋篇者略言之。爲一篇文字起訖計。而統言之。書非祇有一篇。所以爲篇者。

乃開全書之中。彼篇與此篇。必有分別耳。況篇有標題。與單篇別行諸事。皆由分篇所致乎。

古書有不通用字例

古書之字。有彼此不通用者。或曰。其卽字義之殊用乎。曰。字義殊用。此蓋泛言古今耳。茲則言此書所用之字。與他書不通也。其意則異。或又曰。然則不通用者。卽兩書之不可移用乎。曰。又非也。不可移用者。蓋謂此書中字。竟移在他書。而有不可解者。今則此書作某。他書則作某。乃字之不相通用耳。故又非不可移用之義也。雖然。字之不通用。將若何。曰。古書有其例也。不明其例。無以見不通用之說矣。

无者。古文奇字之無字也。易經凡言无咎。皆作此无字。說文无。奇字無也。通於元者。虛无道也。奇字者。謂古文奇字。乃漢時字體之一也。段氏注云。謂古文奇字如此作。今六經惟易用此字。可知易之用无。與他書之用無字不通矣。此无字。是言虛无之道。說文通於元。元字。俗刻有作无字者。段依朱本正。其說云。禮運曰。是謂合莫。注引孝經說曰。上通元莫。正義云。上通元莫者。孝經緯文。言人之精

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爲虛無也。又云。依許云。通於元者。虛無道也。則孝經緯必作元莫矣。蓋其義謂上通元始。故其字形亦用元篆。上母於一。若是奇字之無。作爲无者。上通元氣也。惟其上通元氣。故字爲无。无者。虛无道也。故與無之訓亡。義亦微別。易首乾元。則其書用無。應從通元之无。自易而外。用無者多。然則如易之无字。考戰國策如齊策。无爲客通之類。間有用无者。然國策无無並用。无字不多見也。以此而證古書。非有不用字乎。

惟之本義爲凡思。而經傳則多用爲發語之詞。然古書之中。卽一惟字。亦不通用。段氏惟下注云。毛詩皆作維。論語皆作唯。古文尙書皆作惟。今文尙書皆作維。古文尙書作惟者。唐石經之類可證也。今文尙書作維者。漢石經殘字可證也。俗本匡謬正俗。乃互易之。大誤。又魯詩作惟。與毛詩作維不同。亦見漢石經殘字。據此則古書用惟者。爲魯詩古文尙書。其用維者。爲毛詩今文尙書。而論語則用唯。不又爲不通用字乎。

余在說文爲語之舒。其引伸之義則爲我。左傳。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此余字。正是語之舒也。爾雅釋詁。余我也。後人但知余之爲我矣。然考之古書。有此用余而彼用予者。余予同爲我之稱。

而古書有不通用者。段注詩書用予不用余。左傳用余不用予。曲禮下篇。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云。覲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凡言古今字者。主謂同音而古用彼。今用此。異字若禮經古文用余一人。禮記用予一人。余予本異字異義。非謂予余本卽一字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不達斯旨。且又以予上聲余平聲爲分別。又不知古音不甚區分。而於予下段又云。予我之予。儀禮古文左氏傳皆作余。此又可徵余予二字。詩書祇用予。儀禮古文及左傳祇用余。亦古書不通用之字也。

于於兩字。古書亦不通用。說文于於也。段注云。於者古文烏也。烏下云。孔子曰。烏于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然則以於釋于。亦取其助氣。釋詁毛傳。皆曰于於也。凡詩書用于字。凡論語用於字。蓋于於二字。在周時爲古今字。故釋詁毛傳。以今字釋古字也。今考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固皆用於。其引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則作于。此益可見論語實不用于。今以書言而有此耳。蓋于於既爲古今字。將詩書皆用古字。而論語爲後出書。故用今字乎。此姑勿論。要之詩書用于。論語用於。又古書用字之不通者也。

斯之假借爲此。其義據說文訓析。蓋字本从斤。故許氏引詩斧以斯之爲證。毛傳斯析也是已。斯之爲此。論語有美玉於斯。孟子則云。今有璞玉於此。文法正同。然可知論語作斯矣。考論語凡言此。皆作斯。如先王之道。斯爲美。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君子之至於斯也。觀過斯知仁矣。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全書多用斯字。吾亦不備載。以論語言之。亦古書字之不通用者也。詩殷其雷傳。斯此也。則斯之作此解也久矣。今讀論語。乃無有爲此者。則論語之斯。不與他書通用。讀古書者其可忽哉。

自无而下。惟余于斯諸字。是皆古書中。所有不通用者也。此之言不通用。既非字義之殊用。且非兩書之不可移用。學者不可悟其故乎。夫一書有一書之字。其字之不通用者。豈能不加辨別。雖然。古書止此。无惟數字與。非也。淮南子書。其言長短也。則謂之修短。何以長短爲修短。蓋爲親諱也。既爲親諱。而獨言修短。則淮南子之修字。非與人不通用乎。補錄於此。世之讀古書者。古書有不通用字。此亦一例也。尙其細審之哉。

古書有不經見字例

昔賢有云。讀書先須識字。吾謂讀書之難。卽求識字。亦非易易。何則。古書之中。往往有不經見字。爲字書且不載者也。班志著錄別字一種。其書自漢以降。卽已不傳。然其名爲別字。當是別於常體。世不經見者耳。隋志有王劭俗語難字。書亦散佚。但謂之難字者。必皆不經見之字無疑。今亦不復泛引。古書如晏子諸家。爰取其字之不經見者。以爲之例。

晏子春秋問篇下。讒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竜久乎。此竜字。爲古書之不經見者。劉向書錄。稱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而孫星衍作音義。於此下釋云。章長聲相近。章疑卽問下其竜久乎。竜字也。當爲長久。如其說。竜卽章字。乃長字之誤。然書錄言章爲長。是謂應作章字。而晏子書中誤作長。則竜字未必卽章字也。解爲長久。恐未是。音義於問下其竜下又云。此不成字。序云章爲長。疑卽爲此。則作長久也。左傳作能。竟以竜爲不成字矣。吾意學者於此等字。但當闕疑可耳。故觀於晏子。知古書自有不經見字也。

墨子之經。與經說中。皆有不經見字。如經上謂作嘽也。謂字畢校云。字書無此字。經說上。俱與人遇人衆循。畢校云。字書無循字。又欲難其指。畢校云。難卽難異文。又難肺而非怗也。畢校云。怗怗字異文。字書無此字。經說下。爲握者之顛。畢校云。字未詳。又倚倍拒堅。畢校云。唐宋字書無此字。謂又夾帶者法也。畢校云。癢字省文。又子智。畢校云。卽當爲卽。卽羸省文。凡此諸字。畢氏明謂字書所無。是古書之不經見者也。至若難之爲難異文。帶之爲癢省文。此數字。雖從畢氏言。固可知爲某字矣。但皆爲不經見字。畢氏所讀。當亦以意爲之。卽定爲此字。不敢遽信也。然則古書如墨子。不有其不經見字乎。又仁義之義。墨子本作義。畢校修身篇富則見義云。字當爲義。說文云。墨翟書義從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義之改爲義。遂失墨書之舊。不有說文。幾不知墨子之本字矣。然義何以改義。在改者必以爲字不經見耳。

呂氏春秋。亦有不經見字。去私篇。墨者有鉅子腹。高誘注。釁讀曰車。釁之釁。畢氏校本。謂釁與釁。弓孺子。鞞實同一字。要爲不經見者也。當染篇。禽滑釁學於墨子。釁字以他書作釁言之。可讀爲釁。且禽滑釁係墨子弟子。尙不難識。但其字則不經見也。介立篇。鄭人之下鞞也。高注。鞞邑名也。義則

未聞。是高氏於𦉳字。不詳其義。實則其字亦不經見也。去尤篇。莊子曰。以瓦珓者翔。以鈎珓者戰。以黃金珓者殆。今莊子達生篇珓皆作注。而此珓字。畢氏云無考。則亦不經見矣。本味篇。肥而不腴。畢氏云。腴字書無考。則腴又不經見之字也。重言篇。有執蹠瘠而上視者。畢氏云。瘠字無考。注以踰訓蹠。亦難曉。說苑權謀篇。作執柘杵。梁仲子云。墨子備穴篇云。用搯若松爲穴戶。搯不知何物。字與瘠相似。可見瘠又一不經見之字也。應言篇。螞焉美。高注。螞讀齧齒之齧。齧鼎好貌。畢氏云。螞字無考。疑是螞。與僂蹠皆同。畢氏所疑。似亦可從。但其字則固不經見也。開春論。叔嚮爲之奴而臆。高注。臆繫也。畢氏云。字書無臆字。則臆亦不經見字也。審時篇。糠多糝。畢氏云。御覽無糝字。字書無考。若是。是糝又非不經見者乎。又召類篇。水雲角𦉳。乙卯劄記。章實齋作𦉳字音義。人俱不解。上虞徐成清徵君入都。於某相國座。論六書音義。或舉呂覽角𦉳。徐曰。水雲魚鱗。非角𦉳也。以徐氏言。則角𦉳爲魚鱗之誤。今畢氏竟改作魚鱗矣。然古書自有不經見字。如𦉳字者。卽不經見。遽改古書之字。非也。

列子周穆王篇。右服藟。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灤。主車則造父爲御。藟爲右。張湛注。於藟下云。古驂字。於藟下云。音泰。篆作𦉳。於藟下云。藟音丙。石經作死。字林云。隱作西。殷敬順釋文曰。灤

古犧字。齋商下云。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考齋商齋商四字。張氏固皆有注。而殷氏則以下二字爲未審。特由不經見耳。

揚子太元經。礩、陽氣微動。動而礩礩。物生之難也。閑、次六、閑黃埃。干、次三、藉鍵挈挈。狩、陽氣彊內而弱外。物咸扶狩而進乎大。以上見卷一 下不備錄司馬光集注。礩又音賢。宋曰礩難也。埃、集注、小宋本埃作埃。今從諸家。王曰埃古雉字。謂城也。藉、集注、光謂藉者緘束使不得移。鬼谷子有內鏡飛藉篇。挈挈急貌。狩、集注、王本作𠄎音佗。小宋作𠄎音疎。吳云。說文𠄎通也。自礩以下。皆古書不經見字。集注、揚子用古字。字書多收不盡。亦言礩埃等字。俱爲不經見者耳。

凡字之不經見者。三代鐘鼎。以及六朝碑版。每多有之。爲金石之學者。加以銓釋。非不班班可考。然言人人殊。並無定義。吾慮其終不免臆斷耳。近世龜甲文字。取以著書者甚衆。其中且有不成爲字者。而作者言之鑿鑿。或且援以校正經史。吾不謂然也。夫讀古人書。貴通乎其義理。而字之不經見者。則聊以存疑。知有此例則已矣。

讀書不求甚解例

夫讀書亦求其解耳。然求之過甚。有愈解而愈不得其解者。此書之所以難讀也。晉陶淵明者。世但稱爲詩人隱逸之宗。不知其最善讀書。嘗有言曰。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陶公之讀書。以會意爲主。其於說解。惟求得解則止。不甚求也。豈非善讀書者乎。或曰。不求甚解。淵明之讀書。因爲良法。雖然。其法果何如。曰。論語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此章之意。蓋顏淵所以不敢死者。特自明其尊師之義。如此爲解足矣。若求甚解。死則死矣。豈有所謂不敢者。轉將費解。故讀書之法。苟求甚解。則斷乎其不可。或又曰。古書有如此者。與。曰。論衡之問孔篇。其中釋解。多有失之甚求者。請舉數條以爲之例可乎。

問孔篇。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

多無妻。公治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繆紼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也。恆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冤也。案孔子之稱公治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王氏所謂見其行賢可妻。此固已得其解。不必再言矣。乃又曰。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繆紼。何拘於在繆紼之言。而如此嘵嘵不已。不幾與不繁言而解之說。大相反乎。夫孔子之妻公治長。明明許其可妻。正謂其行賢也。卽言雖在繆紼中。非其罪。此益見治之行賢。行賢而在繆紼。非其行之不善。而自罹於罪。自有可妻之道。且足徵孔子重其行賢。不因其有罪而不妻。況又非其罪乎。蓋所以示人治實有可妻之實也。此不待解而義極顯著。今云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是孔子不妻賢而妻冤。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皆是求其甚解。而煩冗無謂矣。彼不知謂爲可妻者。卽是許可之意。何嘗不列其行。何嘗稱之不具。論衡此篇。其起而問難者。皆是自生枝節。遂致求解而不得。如孔子已稱治之可妻矣。復爲辨今日之在繆紼。非其罪之所至。故以行賢可妻解之。一言而決。豈不簡當。再牽合南容。嫌孔子不宜稱在繆紼。旣

稱其行賢。亦宜如妻南容之具稱。患卽在求甚解耳。學者于論衡此解。不可知不求其甚之爲愈乎。又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寢。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概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此又王氏之求甚解矣。其始云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如祇以此一二語。爲之作解。亦云善矣。今一則曰。晝寢非毀行。不足以觀人。再則曰。宰予以晝寢而自致言語之科。才更過人。三則曰。宰予爲知不明。並非行惡。孔子但當曉勅之。無用改其知人之術。四則曰。宰予倦而晝寢。是爲精神索也。精神索者。且至死亡。不徒寢矣。至末則以論人之法。不當兼取言行。孔子聽言觀行。乃備取人矣。與毋求備一人之義亦相違。在

王氏一一推求。方以爲用此解說。足以駁難孔子矣。吾亦不必責其詆毀聖人。卽其求解也。不太甚乎。何也。晝非當寢之時。人之爲學。宜終日孜孜。豈可當晝而寢。雖不足毀行。然非行之善者也。以此觀人善惡。果何病乎。宰予列在四科。長於言語。自爲其才所致。然四科之分。爲孔子厄於陳蔡之後。孔子以予晝寢之故。改其觀人之術。其時不可考。安知予非得孔子之戒勉。自奮其才。遂專此言語之科乎。宰予不自知尙未成就。謂爲已足。誠是知之不明。然晝寢見之於行。不可謂非行惡也。孔子於曉勅之餘。爲之改術者。以人之言行。往往不符。故觀予晝寢之行。而改知人之術。孔子不嘗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子予乎。蓋孔子歎行與言遠。極言知人之難耳。王氏無爲改術之說。何其悖哉。孔子之於宰予。祇因其晝寢之故。以見聽言者不得竟信其行。倦極晝寢。亦行之惡者。王氏謂晝寢是精神索。且將至於死亡。不徒爲寢。亦何必解及於此。非過甚之辭耶。從未論人之法。言行而有所棄取。但用其一端。未嘗不是。然人之言行。每不相應。如王氏解。將聽言而信行。遂不必觀乎。此與求備之義。本無關涉。據此而詰問孔子。不知聽言觀行。欲求知人之術者。方當奉以爲法。而王氏狃於求備之義。譏孔子之改術。亦拘滯之至矣。要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孔子亦以不知人

爲患。知之難而不知之爲患。則何如。亦辨之於言行而已矣。凡人言行。苟聽而遽信之不復加以觀察。則其究也必至失人。宰予爲言語科。故孔子起其晝寢。行之不善。爲改知人之術。可見孔子且以知人爲難。王氏非不知之。觀其所云。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何嘗解之不當。自彼求之太甚。而解非所解。其序謂孔子之言。遂結不解。抑知甚解之尤非乎。然則不求甚解。亦讀古書者之所當取法也。

又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王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

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此以鳳之不至。圖之不出。孔子遂有吾已矣之歎。自傷已不得王。或傷時無明王。其解亦是也。乃前則謂五帝三王。皆致太平。而太平瑞應。不必爲鳳皇。是太平之瑞應。鳳皇爲未必然之應。孔子思未必然者。徒以自傷。終不應也。後則謂鳳鳥河圖。明王之瑞。瑞應不至。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瑞應旣至。亦不須孔子。孔子必以瑞應之至。而效明王。則失之。且據漢文帝本紀。以證文帝爲明王。並無鳳鳥河圖之瑞應。孔子生當其世。亦將歎曰吾已矣夫。此又求其解而甚焉者也。蓋孔子不過偶託鳳鳥河圖。傷已不王。或以明王不生。遂不見用。非必太平之瑞應。定爲鳳皇河圖也。後人解此。亦爲孔子之聖。生非其時。以之悲傷可耳。今必上考帝王。而下及漢文之世。有無此二者之瑞應。非又求甚解之過乎。古書有極易解者。一自注解之人。膠執而不通。轉有不可解者。此類是已。吾是以知讀古人書。宜師陶公之會意。故不求甚解。亦極讀法之至善者也。

右皆問孔篇中。釋解之甚求者也。略舉三則。此外可類推矣。夫書亦求其解耳。不善讀書者。往往理極顯而解之晦。義本淺而求之深。於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解益紛而書益多。使後之學者。讀

不勝讀。而且無可適從矣。誠得陶公讀書之法。但求有會於書意。而不求甚解。則讀書乃能有得也。陶公著書。今所傳者。有五孝傳、羣輔錄、搜神後記。幾於無書不讀。詩集中所用皆經義。於論語則尤深。其明題爲讀山海經。讀史有感者。蓋所謂常著文章以自娛。頗示己志。是則標發性靈。借古書以見吾志之所在耳。亦幾欲辨忘言。後人讀其詩。固不可僅求字句之能解而已。至晉亡以後。不仕二姓。止書甲子。大節昭然。則守其固窮之志。又讀書而求身體力行者。更非訓詁之家。第斷斷於詮解者。可與同語。尤足爲讀書之法矣。

讀書不破常解例

今之學者。矜奇炫異。不喜蹈常襲故。專以力破前人成解爲得意。此豈善讀古書者哉。夫前人成解。亦未必皆是。吾固不必謹謹篤守。苟有新解。爲之駁正。何嘗不可。然其所言。或有依據。或有承授。或有所爲而發。或有所見而生。吾當考其立說之由。詳辨乎是非得失。確有不合。乃可廢棄之。若惟存一翻案之心。而務與之相反。在吾之所解。則又悖於理。此則但期一破常解。而不求其真。斯非學者

之大蔽與。故讀古書者。不必以能破常解爲樂。正宜用爲深戒。庶不致貽有識所譏。非然者。豈古來相傳舊解。全無可取者耶。爰舉例以明之。

諸子之學。漢志以爲出於古官。此真三代盛時。官師不分之義。今人則曰。諸子不出王官。並爲文以辨之。是乃破其常解矣。不知中國學術統系。孔子爲正統之主。孔子以後出於師。孔子以前出於官。何則。凡一切兵農名法。其學皆黃農諸聖帝創之。至周則設官以掌其事。當時上以是爲政者。下卽以是爲學。隋書經籍志。論子部之書。悉推本於周官。故周官者。千古之學案也。必破班氏之常解。謂非王官所自出。豈知整派依源之旨哉。且王官古官。在孟堅並有分別也。志於諸子一略。則考之於古。其於兵書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方伎曰。方伎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吾意兵醫二者。民命所關。漢制重其典守。爲顯揭之曰王官。以見彼時官職。甚爲尊貴。故不第詳於古耳。觀其言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又云漢興有倉公。非其明徵乎。若是謂之王官者。特就漢而言。此與諸子之出古官者。其立解自不同矣。今不云不出古官。而云不出王官。此尙不得其解。又何足以破班氏之說哉。夫周自東遷而後。天子失官。於是諸子並起。其心則咸思出其學說。以匡世

亂。班氏沿流溯源。謂皆出於古官。亦可謂知言之選矣。今破其常解。則大謬不然。讀古書者其慎之哉。

籀文爲文字之一體。說文於每一篆下。往往出重文。並爲之解曰。籀文某。自序所云。今敍篆文。合以古籀是也。自漢以來。迄無異議。乃或又破之曰。籀爲周太史名。不得但以字體言也。蓋又破其常解矣。然則作何解。彼則曰。籀爲讀書。許君非若此爲解乎。夫籀之本義。固解讀書。特是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卽以其篆體。名之爲籀。由來者遠。何必破此常解。而與說文相背耶。且籀本周史之名。其所造之字。可稱曰籀文。猶之隸書之體。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於徒隸。遂謂之隸書。夫豈不可。必如其說。籀係人名。不能目爲籀文。將隸本施之徒隸者。則亦決不能號爲隸書矣。有用之者。必其人身居徒隸而後可乎。泥籀訓讀書。而破籀文之常解。亦見其不通矣。吾聞人之知其解者。方且欣欣焉以爲如此。則可推倒叔重。蓋好其立解之新異耳。抑知許書所解。皆取最古之義。非如後世字書。足以羅列衆說。此讀書爲籀字古義。而通部之中。與其序文。則多以籀文爲說。今解從字義而不從字體。漢志小學類嘗載其書。題爲史籀。如用字義而解爲史讀書。其可解耶。惟其爲字體。故志云與孔

氏壁中書古文異體。亦謂籀文之體。異於古文耳。不信常解。而欲破除之。以求勝。吾恐彼之所挾持者。非求勝之道。且不攻而自破矣。故人既好讀古書。不在以破常解爲能也。

近世之讀古書。而以摧破常解爲快意者。不勝枚舉矣。吾亦不能一一匡正之。但自古以來。橫生議論。自出臆解。而開風氣之先者。則惟宋儒爲甚。易自伏羲畫卦。至文王重易。作上下篇。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說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宋儒取道士陳搏之說。爲先天後天圖。託之伏羲文王。而加之孔子之上。則破常解矣。孔子贊易。遂有十翼。歐陽修易童子問。其書設爲問答。專言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所作。趙汝談南塘易說。亦專辨十翼非夫子作。說本書錄解題是皆不遵常解。用其自得之見。而破之者也。書有今古文。立說已各異。然未嘗變亂其事實。宋儒則以義理懸斷。謂文王不稱王。戡黎是武王。武王但伐紂。不觀兵。周公惟攝位。未代王。並鑿空而破常解矣。又以康叔爲武王封。君奭是周公留召公。王命周公後。是留後治洛。全與常解不符。考之詩書。皆言文王受命。伏傳史記。皆言文王稱王。以戡黎是文王事。非武王事。武王既可伐紂。何以必不可觀兵。伏傳言周公居攝。史記言周公踐位。又言武王時。康叔幼未得封。左傳祝鮀明言周公。

封康叔鮑。以衛人說衛事。豈猶有誤史。記言君奭作。於周公居攝。時非召公。又言周公老於豐。於豐。未嘗留後治洛。故宋儒所解。無不變亂事實矣。蓋既破常解。所以變亂事變。而可以申吾之解也。詩在漢後。說詩皆宗毛鄭。歐陽修之本義。始辨毛鄭之失。斷以己意。蘇轍之詩傳。始以毛序爲不可盡信。止存首句。而刪去其餘。朱子早年說詩。亦主毛鄭。後見鄭樵詩傳辨妄。乃將大小序別爲一編。辨之名。詩序辨說。其集傳亦不主毛鄭。以鄭衛爲淫詩。且爲淫人自言。同時陳傅良疑之。馬端臨文獻通考。辨之尤詳。是宋儒之於詩。又破常解而好爲異說者也。禮則王安石作周禮新義。陳直齋曰。新法誤國。於此可推其原。實則稱之爲新義。卽其命名。已可知必破先儒之常解矣。禮記有方慤解。自序謂王氏父子。獨無解義。乃取其所撰三經義字說。申而明之。著爲此解。其書雖未見。願取乎說三經義而成。獨宗王安石之說。則必不守常解者也。朱子云。春秋義例。不能自信於心。故未敢措一辭。此雖朱子矜慎之處。亦由未能專信公穀耳。王安石直以春秋爲斷爛朝報。嘗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如尹氏說。安石本不欲廢春秋。然謂三傳不足信。則亦以常解爲不足信。而春秋已廢矣。義詳經學歷史夫宋

儒之學。高言性理。自足成爲一派。其失則撥棄常解。遂不難於議經。實爲作俑之始。故其時陸游嘗論之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繁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允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而困學紀聞亦云。自漢儒至於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尙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由兩家之言觀之。豈非宋儒解經。任意詆毀。於經且有疑。而破傳注之常解。卽是好新奇之過。欲奪過前人乎。夫學問之道。拘泥舊說。而無所發明。則謂之陋。有所發明。惟以新奇是尙。蔑視前人。而等諸土梗。不亦妄與。故學者讀古人書。不破常解。慎毋爲宋儒之續也可。

聞之荀子之言曰。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夫君子之所以道其常者。法天地耳。不如是。則傳所謂反常爲妖矣。六經之尊爲經。以其爲常行之道。而人倫之教。又稱之爲倫常。然則人亦道其常可也。今人則以反常爲事。於是苟讀古書。凡爲常解。亦必力破之。此亦足以覘世變也。古書之中。其解之未當者。未嘗無有。余向所持論。雅不願拘拘於常解。膠執而不化。然前人成解。固自可通。不問其是非得失。而破去之。則大不可。學者庶循此例。以讀古書。

爲務。蓋不破常解。亦讀書之一法也。

古書有爲言例

知言之學。聖賢所重。論語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且自許爲知言。若是知言其要務哉。吾謂人之讀書。亦必具有知言之識。何則。古人立言。有一時有爲而發。與平日所言不同。亦有因見後世之事。而轉疑於前人者。亦是有爲之言。此皆讀古書者之所當審辨也。雖然。古書之有爲而言。其審辨之道若何。曰。是豈無例乎。可證之禮記諸書以明之。

禮記檀弓篇。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

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若然則喪欲速貧。爲敬叔言。死欲速朽。爲桓司馬言。故有子決其有爲言之。有子之決。其有爲言之者。以夫子宰中都時。爲民作制。用四寸棺五寸槨。是不欲速朽者也。夫子失魯司寇後。之荆則先以子夏。申以冉有。又不欲速貧者也。有子知今之所言。速貧速朽。與行事不合。雖未識其因何而言。然此必有爲言也。則無疑矣。由此而觀。古書之中。其有爲而言者必多。學者可不達其言之何所爲乎。如曉然於言之有爲而發。則爲善讀書矣。

劉知幾史通。有疑古惑經二篇。不免非聖之罪。然在彼實有爲而言也。今約舉一二條。以見其用意之所在。疑古篇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案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爲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爲帝丹朱。而列君於浦注君疑名滂帝者。得無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

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載。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又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案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陵。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嫫。地氣猷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沒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彬。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以下所疑。皆嬖代事。茲亦不備列。其疑者疑尙書也。知幾往往信汲冢書。以疑正經。所失匪淺。但所言觀近古云云。則明明是有慨王莽而後。直至於唐。以篡竊而詭言揖讓。託之堯舜。豈非有爲而言乎。知其有爲而言。知幾之疑古。不足辨也。

蘇子瞻有志林。其中論荀卿韓非。亦皆有爲之言。蓋爲王安石而作也。今錄荀卿論於此。其文曰。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

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旣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好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復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

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夫荀卿大儒也。其書則漢志次之儒家。當戰國時。前有孟子。後有荀卿。而聖人之道。賴以昌明。史記儒林列傳。所謂唯孟軻荀卿。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則孟荀皆聖門之功臣。爲衛道之兩大儒也。故唐以前孟荀並稱。全書所論。一歸於禮。其以人性爲惡。乃原禮教之所由起。卽非十二子篇。兼及思孟者。亦懸禮爲衡耳。性惡篇。人性惡。其善者僞。則屢言之。曷嘗有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之說哉。譏思孟之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乃以其不統於禮也。荀卿之學。約之於禮。故曰將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踐徑。子思今無完書。孟子固專重仁義者。荀卿爲其不統於禮。非十二子篇中。不過言是則子思孟子之罪。何嘗有云亂天下者子思孟軻哉。且蘇氏亦知荀卿明王道。述禮樂。李斯之背師。用刑法以亡秦。此乃李斯之咎。荀卿非高談異論之人也。故此篇之文。蘇氏如

爲有爲之言。無足責也。否則亦正快一時之論矣。特是在蘇氏爲有爲而言。蓋借荀卿以指斥安石輩。不善讀荀卿書者。誤從蘇氏之言。而荀卿爲之受誣。當亦蘇氏所不料也。雖然。人亦未知蘇氏之言。出於有爲耳。誠知其出於有爲。則蘇氏既非誹毀荀卿。而於荀卿更何與哉。要在人之善讀書耳。夫古書之中。凡有爲而言者。吾又聞之說苑矣。其政理篇云。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功。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孔子答三公問政。而所言不同。由吾論之。亦皆有爲而言也。何以謂之有爲而言。荆地廣都狹。民有離志。故爲言附近來遠。魯臣惑主蔽明。故爲言諭臣。景公奢淫。於己則爲樂不解。賜人則無度。故爲言節用。

不然。何問政者則同。而孔子所言各異乎。此亦有爲言之例也。爰附著於後云。

古書不盡言例

易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豈非書之所言。其意有不盡者乎。夫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所以記人之言語也。人之言語。舉而筆之於書。烏能盡如其意。昔曾子固之序南齊書。謂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所記者豈獨其迹。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如曾氏之說。能傳精微之意。而無乎不盡。此豈易爲也哉。不寧唯是。人之出言。欲以一言而求其盡。勢有不能。是雖聖賢且然。故讀古書者。往往執此議彼。特未知書固有不盡言者乎。今爲述不盡言之例焉。

孟子盡心篇。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之言。以臯陶爲士師。執法不阿。瞽瞍有殺人之罪。不以爲天子

之父而執之。舜於斯時。既不能禁其不執瞽瞍。惟有竊負以逃。敵視天下。訖然忘之而已。孟子極言舜之忘其天下。豈不仁至而義盡乎。然其言則猶有未盡也。何也。殺人者死。此法之無可逃者也。瞽瞍業已殺人矣。舜雖居天子之尊。不得以爲我之父。而禁其不執。執之則瞽瞍危矣。舜乃竊負而逃。以忘天下。在舜不繫情於天下之富。與瞽瞍避處海濱。樂以終身。爲子之道得也。然一則臯陶既執瞽瞍。不當使之潛逃。設犯法者皆可以逃而免。則臯陶爲失其責守矣。再則舜卽負父而逃。或臯陶用法嚴正。仍從而執之。舜又將若何。所謂其父殺人。其子行劫。舜亦不能無罪矣。爲臯陶者。倘並以執舜。舜不幾無以自全乎。吾之推論及此。非以詰難孟子。正見古書之中。其言有不盡耳。

論語學而篇。無友不如己者。此言人之交友。必擇勝己者而友之。使友而不如己。則非善取友者也。聖人之言。固可法矣。然必以爲盡言。則猶未也。子張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吾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吾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兩賢之論友道。子夏則與可者。而拒不可者。故吾之人苟可。則人與我爲友。如使不可。必且爲人所拒。今言無友不如己。在我則欲得

賢於己者而友之。友或以我不如彼。不將見拒於人乎。此亦言之不盡者也。若如子張之言。吾爲大賢。自爲人所容。不賢則必爲人所拒。如此則與人爲友。在乎吾之賢不賢。何得因人之不如己。而吾不與之友。然則無友不如己。未嘗非取友之道。而其言則不盡也。

又雍也篇。仁者壽。此是言其常耳。但亦不盡如此也。史記伯夷列傳。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以此傳所言觀之。夷齊以積仁而餓死。顏淵蚤夭。而盜跖壽終。可見仁者不必壽。彼不仁。轉有壽者。所謂天道不可知。有如此矣。故仁者壽一言。非聖人言之有失。是又言之不盡者也。

又憲問篇。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解者謂爲己欲求之於己。爲人欲見知於人。若是爲己則得。而爲人則失乎。聖人分別古今。固亦不取爲人之學矣。吾嘗就其言而思之。學問之道。當以爲人之功爲大。但知爲己者未必皆是也。吾非敢違背聖人之言。試申其說。何以言爲人之功爲大。蓋古

人學術。或致湮沒。吾從而發明之。如孔子之道。至戰國而不著。孟子之距楊墨。所以闡先聖之道也。是謂有功古人。又或並吾之世。邪說橫行。人皆陷溺於中而不之悟。吾爲辨別而糾正之。是謂有功今人。孟子嘗云。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韓昌黎亦云。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聞之。則吾今日爲學。應任待後之責。使後之人得吾說而猶有所聞。是謂有功後人。使今之學者。真有功力如此。於古人今人。以及後人。均有待於吾。其爲人之功。豈不大哉。雖然。爲己之弊。則何如。吟諷詩詞。摩挲金石。祇取以自娛。而於世無裨。此則爲己之患也。是故以吾言之。學問以爲人之功爲大。或曰。聖人之言非乎。曰。此特言之不盡耳。聖人蓋深惡夫人之爲學。專務求知於人。而不知切己以自厲。故謂其不盡言則可。亦以明古書類此者多也。

又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嘗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則恕爲節身可行。其殆一言而盡乎。未也。恕之爲道。己所不欲者。勿施之於人。蓋推己之說也。人同此心。己心所不欲者。推而及乎人。必亦爲人所不欲。故不可施予之。如是者謂之恕。然事未可以一概論也。試以飲食言。有一物焉。己食之而甘。亦有非人所願者。吾取而施之。則

未可也。故己所不欲者勿可施。卽爲己所欲者。亦往往施之人而有所不可。苟強施於人。恐亦非恕道也。夫恕之一言。足以終身奉行。尙不能極盡無餘。甚矣立言之難也。

以上從論孟二書。略明不盡言之例。無識者毋疑吾之所言。同於論衡問孔刺孟。取聖賢之言而駁詰之。吾何敢然。古書自有不盡言之例。吾單舉論孟者。所以見雖在孔孟。且不能一言而盡。讀古書者。其可不知此法哉。

卷六

言公例

韓非子五蠹篇曰。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是公之爲義。對私而言也。後世私家著述。日益衆多。而立言之士。能得言公之意者。則每不經見。故兩漢說經之儒。篤守師法。可謂善矣。然各自名家。顯分門戶。劉歆謂其有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可知當時爲經生者。私相授受。遂以毀所不見。安於所習。而不知有言公之道也。宋晁公武曰。文武旣沒。王者不作。道德晦昧於天下。而仁義幾於熄。百家之說蜂起。各求自附於聖人。而不見夫道之大全。以其私知臆說。譁世而惑衆。故九流皆出於晚周。其書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失。其長或有見於聖人。而所失蓋各奮其私知。故明者審取舍之而已。夫諸子爲專家之學。惟其偏執一端。是以所長在此。所失亦在此。晁氏各奮私知之議。殆亦病其未達言公之旨乎。吾姑勿論。雖然。此皆爲著書者言也。言公之說。

出於文史通義。顧彼亦論著書耳。吾謂讀古書者。必當明乎言公之例。試略言之。

有書爲後人所撰。而仍署古人之名者。如班志諸子略。道家雜黃帝五十八篇云。六國時賢者所作。又力牧二十二篇云。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臣。陰陽家黃帝泰素二十篇云。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農家神農二十篇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雜家伊尹說二十七篇云。其語淺薄。似依託也。小說家師曠六篇云。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之。又天乙三篇云。天乙謂湯。其言者殷時。皆依託也。又黃帝說四十篇云。迂誕依託。卽就此略觀之。或言六國時所作。或直言其依託。而名則仍署之曰。神農黃帝等。在無識者以其有依託之說。必疑出後世僞造矣。不知此非僞造也。蓋古人學術。口耳相傳。不盡著之竹帛。爲道農諸家之術者。得之所聞。於是纂成此書。名則歸之力牧諸賢者。不忘其所自也。故依託與僞造不同。僞造者或以營私。依託則非知言公之旨。必不樂爲。何則。託之力牧。託之神農。如此人者。第欲使前代學說。見之文字。以流布於來世。且不自列姓名。其大公爲何如乎。近人好辨僞書。亦思古書之中。有雖爲後人所撰。而名題古人者。此正具言公之識者也。如其不然。作此一書。已不署名。非具言公之識者。誰願爲之。故學者毋輕

言僞書。蓋託名古人者。乃亦言公之一例也。

又有其書體裁自異。而文則全襲前人者。證之漢書而可見。漢書在武帝以前。其文辭皆襲用史記。不讀張蒼傳乎。其傳云。張蒼湯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爲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卽以此傳觀之。乃悉本史記之文。而古人不以爲嫌者。卽是言公之義也。史家不可無憑藉。如張蒼諸傳。旣載於史記。不能不襲用其文。否則將自爲撰述。使同題異篇乎。况史記是通史。而漢書爲斷代。又各自爲體乎。後人譏班固盜襲無恥。此不通乎言公之例者也。嘗見諸子

書中。往往有相襲成文者。以爲諸子專家之學。各有用意之所在。首卷事同義異文。同意異有專篇。其實亦言公則然也。至如漢書之襲史文。不但體裁有別。學者亦知其爲言公而已矣。

書。又有不開撰人者。在後世或其書則傳。而作者姓氏。至亡佚而無考。若昔人則有所造述。且有不
必留名者。卽如詩三百篇。略可知者。鴟鴞作於周公。抑篇作於衛武公。間有可考。其餘則半出勞人
思婦。故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亦統言之。而某篇某章。欲考作自何人。則不
易得也。後人有志不朽。俱思垂空文以自見。古之爲詩者。甚至莫詳其名氏。豈有他道哉。言出於公。
不存好名之心而已。又如禮記本百三十篇。漢志並不分析言之。但曰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今考中
庸則子思。緇衣則公孫尼子。月令則呂不韋。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王制則漢文帝。見史記索隱引劉向樂七錄七常別字之誤
記據史記正義。謂公孫尼子次撰。以上數篇。尙能知其人。此外則無聞也。是可徵古之儒者。不以著
作爲榮。故其記禮之語。但求得傳於世。而不在急急立名耳。此非曉然於言公之義者。能若此乎。夫
知人論世。豈非讀書之當務哉。使讀其書。並不知作書之人。則無以尙論矣。然書有關乎時世者。亦
有不關時世者。觀此書之所言。以究其義理爲何如耳。若是則作書之人。卽吾不之知。自無妨也。矧

夫古人言公。作者名字。每至不傳。真是其公爾忘私。乃克臻此。故吾人讀古書。通乎言公之說。書雖闕名可也。

吾嘗讀經矣。經爲孔子刪定。其所言者。固可公之天下後世也。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論語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莊子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杜預左傳集解序。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以諸書所言。孔子刪訂羣經。皆爲天下後世計。故其言有非至公無我者乎。孔子嘗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所以言此者。蓋恐我之所言。或蹈於空。猶出一己之私。今就前人之行事。爲人所共見者。如此則深切而著明。庶幾我非空言。秉公而可垂爲世法也。夫經爲世法。漢以後政教所從出。惟以其言公耳。否則孔子豈修輯此六經。而無裨世用哉。學者讀經。當知經之言一出於公。不可以後賢文集並論。而卑視孔子。則經教其有昌明之日乎。

史部之中。其爲言公者。則惟史記。後人謂其身受極刑。發憤以作此書。遂多微文譏刺。則大不然。夫史記事者也。其文則爲从又持中。又手也。中者正也。可見爲史官者。記事必主於中正。中正則公矣。昔孔子之贊董狐曰。書法無隱。卽言其公直無阿也。馬遷之於本紀。景帝武帝。皆無所諱。漢舊儀注云。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又三國魏志王肅傳亦云。漢武帝聞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蠶室。吾嘗觀於此。知遷之得罪。特武帝借端於李陵事。以洩其怒。實則惡其行我史權。言則公而無私。不知避忌耳。漢之劉向揚雄。皆稱其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豈非言之公者。莫如史記乎。且其書本名太史公。史記之稱。隋志乃如此。解者以爲公之爲名。尊其父遂以名其書。則公者書名也。由今論之。不虛美。不隱惡。是公中之說也。其題之爲公者。一若謂書中所言。無不合於公中耳。抑惟其言公。故項羽可入本紀。陳陟可入世家。得天下爲公之義。非如斷代之史。第爲一姓記興亡者。可同日而語。治史學者。欲求言公之旨。於史記遇之矣。

或問曰。後世文人別集。每將當時詔令。出於其手者。卽編在此人集中。其卽言公之例乎。曰是也。蓋

爲人臣者。與君上代言。所言者本公家事。雖入其文集。有何不可。使不明言公之例。謂代言不當入集。則所撰詔令之文。將削而不錄乎。亦所見者小矣。且代言之體。不獨臣爲然也。幕僚如李義山等。其集載爲彭陽公上鳳翔李司徒狀。代安平公華州賀聖躬痊復表。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亦是言公之例。使爲人代作之文。責其不應入集。而如彭陽公輩。必欲私爲己有。乃極不公平之事矣。雖然。古有之乎。曰尙書周公曰。王若曰。此周公代成王誥四國之文。後人固不必辨其爲成王。爲周公也。至國策之中。如爲東周謂韓王。蘇厲爲之謂周君。爲周謂楚王。或爲周最謂金投。蘇厲爲周最謂蘇秦。爲周最謂魏王。卽以東周策觀之。有顯書蘇厲之名。有並不書人姓名者。其曰爲東周。或爲周最。皆是代言也。故代言者真有合乎言公之例。彼不達其例者。以爲文爲我作。而欲沒代者之名。此其知私而不知公。卒之掩人耳目。欲蓋彌章。轉不如通乎言公之旨。人或服其學識之公。豈不善乎。嗚呼。言論之間。有公私之判也久矣。自人不知言公。於是屈原作草藁未定。而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矣。向秀之莊子注。郭象則竊而歸之己矣。其弊雜出。不可勝言。此章實齋言公之說。足以發前賢所未發。余最所服膺。學者盍一讀其書。以知古書言公之義乎。余此篇有采其意者。亦有推而衍之。

者。要之言公之例。爲讀古書者所當知也。

避諱例

避諱之典。肇始於周。傳有之。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非至周而有避諱之舉乎。若其爲法。則有二焉。孟子云。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則避諱者祇諱其名。姓則人之所同。故不爲諱。此一法也。記云。二名不偏諱。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是避諱者。不兼諱二名。又一法也。雖然。禮不云乎。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若是當周之時。於詩書臨文。不盡用避諱之典。後世則不然。因避諱之故。或則改字。或則缺筆。古書中往往見之。使讀者而不明其義。必將啓疑矣。吾故願述避諱之例焉。

杭世駿訂訛類編三卷歷朝避諱字宜改正條。自注俱見野客叢書正。秦始皇諱政。以正月爲征。月令呼正月作平聲。猶沿秦諱。宜作去聲。史記年表。又曰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又曰端直忠厚。皆避諱故。今不必然。邦、漢史凡言邦皆曰國。避高祖諱邦也。雉。史記封禪書。野雞夜雉。避呂后

諱雉也。盈、史記萬盈數。作萬滿數。避惠帝諱盈也。恒、恒山漢曰常山。避文帝諱恒。唐曰平山。避穆帝諱恒也。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避景帝諱啓也。徹、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避武帝諱也。詢、荀卿爲孫卿。避宣帝諱詢也。奭、奭氏爲盛氏。避元帝諱也。莊、老莊爲老嚴。辨裝爲辦嚴。莊子陵爲嚴子陵。避明帝諱莊也。或曰。稱人當曰辦嚴。自稱當曰辨裝。不知辦嚴卽是辨裝也。秀、漢書秀才爲茂才。避光武諱也。隆、隆慮侯爲林慮侯。避殤帝諱也。慶、慶氏爲賀氏。避安帝諱也。操、杜操爲杜度。避魏武帝諱也。宗、孟宗爲孟仁。避蜀後主諱也。師、師保爲保傅。京師爲京都。避晉景帝諱也。昭、昭穆爲韶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昭爲韋耀。避文帝諱昭也。業、建業爲建康。避愍帝諱也。岳、鄧岳爲鄧岱。山岳爲山岱。避康帝諱也。春、春秋爲陽秋。晉人謂皮裏陽秋。富春爲富陽。斬春爲斬陽。避簡文帝諱阿春也。準、平準令曰染署。避宋順帝諱也。道、薛道淵但言薛淵。避齊太祖諱道成也。練、呼練爲絹。避梁武帝小名阿練也。中、郎中只稱郎。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侍御史代之。中廬爲次廬。避隋祖諱忠也。至唐又避太子諱忠。亦以中書郎將爲旅賁郎將。中舍人爲內舍人。廣、廣樂爲長樂。廣陵但稱江都。避

煬帝諱也。虎賁爲武賁。虎邱爲武邱。虎林爲武林。令狐德棻後周書。引韋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後漢孔僖因讀夫差事。歎曰。譬如畫龍不成。反類狗者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耳。唐祖諱虎也。淵。趙淵爲趙文深。又改淵爲泉。陶淵明爲陶泉明。楊淵爲楊泉。避高祖諱淵也。海錄碎事謂陶公一字泉明。李白詩用之。非是。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民部曰戶部。避太宗諱世民也。又凡字從民者。皆省爲氏。如昏字作昏之類。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子避高宗諱也。照。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劉思照改曰思昭。避武后諱。卽照字也。旦。張仁亶爲仁愿。避睿宗諱旦也。隆基。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並去隆字。君基太一。民基太一。並作其字。隆州爲閬中。隆康爲善康。隆龜爲崇龜。隆山郡更名仁壽郡。避明皇諱隆基也。豫。豫章爲鍾陵。蘇預改名源明。薯蕷爲薯藥。避代宗諱豫也。适。括州爲處州。避德宗諱也。弘。徐弘改名有功。避敬宗諱也。瀆。瀆州爲蠻州。韋純改名貫之。韋瀆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隆。陸瀆改名質。柳瀆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約。避憲宗諱瀆也。昆。宋綬會要作宋混。避文宗諱昆也。文宗舊諱涵。故鄭涵改名瀚。炎。賈炎改名嵩。避武宗諱也。忱。常

謹改名損。穆謹改名仁裕。避宣宗諱忱也。敬瑭、石晉高祖諱敬瑭。拆敬氏爲苟氏文氏。至漢而復姓。宋朝避翼祖諱敬。復改姓文。或姓苟。禁、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華、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毗、晉、以、昆、陵、賜、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爲晉陵。賢、唐、避、章、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爲崇文館。鏐、錢、王、諱、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嘉興有劉伶墓。改呼金伶墓。戊、五、代、僞、梁、朱、溫、父、名、誠。戊、字、類、成。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茂。以諂之。勒、僞、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爲蘭香。城、宋、高、祖、父、諱、城。以武成爲武明王。以武成縣爲武義縣。曙、趙、宋、避、英、宗、諱、曙。薯、積、曰、山、藥。簽、署、曰、簽、書。慎、宋、孝、宗、諱、脊。四書朱子注中。凡慎字皆用謹字。脊、古、慎、字、也。桓、蘇、恂、管、仲、論。管、仲、相、威、公。桓、改、爲、威。南、渡、後、避、欽、宗、諱、也。以上自秦而後。下訖唐宋。凡歷朝避諱字。無不備載之矣。古書中如邦之爲國。世之爲代。民之爲人。諸如此類。至今未改正者。可知皆爲避諱而然。此學者所宜知也。右爲避諱字。古書因從而改者。惟避諱之例。又有不書此字。而爲之說曰上諱。如許氏說文是也。說文示部祐上諱。段注云。言上諱者五。禾部秀。漢世祖名也。艸部莊。顯宗名也。火部烜。肅宗名也。戈部肇。孝和帝名也。祐。恭宗名也。又云許君卒於恭宗已後。自恭宗至世祖。適五世。世祖已上。雖高帝不

諱。蓋漢制也。此書之例。當是不書其字。但書上諱二字。書其字。則非諱也。今本有篆文者。後人補之。其說誠是。蓋許書凡世祖光武以下。應避諱者。若秀莊等五字。皆闕而不書。祇言上諱而已。今則祇與秀莊諸字。必係後人所補。使許氏明書此字。則不避諱矣。故其曰上諱者。知必不書此字。示人以避諱。且不爲作解。所以昭其謹也。然則古書中。有爲避諱而改。易以他字。如說文者。並不改字。而書曰上諱。則又避諱之一例也。余嘗見沈約宋書。有稱帝名者。則書諱字。卽其例矣。

說文之避諱。不書此字。而但稱上諱。與他書之改字。其爲例不同。旣如此矣。然此爲宋以前之例。自宋以降。於避諱字。則缺末筆。何以知之。每見宋刻古書。大抵皆然。或曰。宋諱可得聞乎。曰。考之史。宋太祖諱匡胤。太宗諱光義。眞宗諱恒。仁宗諱禎。英宗諱曙。神宗諱頊。哲宗諱煦。徽宗諱佶。欽宗諱桓。高宗諱構。孝宗諱昚。寧宗諱擴。理宗諱昀。度宗諱禛。端宗諱昞。書之有刻本。至宋而盛行。其一代之中。刻古書而遇避諱字。如匡之爲匡。恒之爲恒。禎之爲禎。桓之爲桓。苟爲廟諱。莫不缺此字之末筆。以敬避之。近世講求板本者。於避諱之字。最所經意。如此書而所避之諱。不及南宋。詎爲北宋刊本。益用珍秘。但此乃藏書家之所貴。而讀書則無藉乎此。然不知其爲避諱。以爲字之殘缺。

亦失之陋。顧亭林云。宋板書貞字完字。多是缺筆。貞音同禎。仁宗諱。完音同桓。欽宗諱。又云。雍錄以貞女樹爲正女木。樹音同曙。英宗諱。觀此則嫌名亦避諱也。且日知錄雜論云。孟蜀所刻石經。於唐高祖太宗諱。皆缺書。石晉相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則避諱之字。惟缺末筆者。創於五代。又不自宋始矣。

夫讀古書而知其爲避諱。並可知此書出自何代者。余往讀呂氏春秋。如情欲篇。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爲幸。自有道論之則不然。此荆國之幸云云。不言楚而言荆。不解其故。而戰國策前列國名。明稱爲楚。其中多易爲荆。亦莫辨其所謂。後知一秦莊襄王名子楚。說者曰。秦人諱楚。故改稱荆。高誘音初篇注。秦莊王諱楚。避之曰荆。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秦號楚爲荆者。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是其證。則春秋爲不韋作。不韋秦相。宜其作荆。而戰國策者。劉子元史通六家篇。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則此書亦以避諱。而稱之爲荆。竟出秦人作矣。由此言之。非知此書之避諱。且可知其出自何代乎。

古人又有避家諱者。史記以父名談。諱談爲同。卽爲家諱而避也。高誘淮南子敘云。以父諱長。故其

所著諸長字皆曰脩。若然則淮南書中易長短爲脩短者亦爲避家諱矣。後漢考郭太傳注。范曄父名泰。故改爲此太。鄭公業之名亦同。則郭泰之作太。范氏亦避家諱而改此。又何晏論語集解邢疏。於包氏周氏章句出焉下云。不言名而言氏者。或曰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晏爲何咸子。包氏名咸。則何氏亦因家諱。遂不稱其名。而曰包氏耳。張溟雲谷雜記。王羲之祖尚書郎諱正。故羲之每書正月。或作一月。或作初月。他正字皆以政字代之。如與足下意政同之類是。後人不曉。反引此爲據。遂以正政爲通用。非也。如張氏說。羲之以政代正。乃爲避家諱所由然也。吾又讀唐書矣。懿宗紀。咸通二年八月。中書舍人衛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內一字。與臣家諱音同。請改授閒官。敕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當時雖未允許。然可徵唐人之避家諱。並嫌名而避之也。夫家諱之避。非如史記淮南。讀古書者。猶無甚出入。使亦如兩書之易字。而未曉其爲避諱。則必且疑是誤文矣。日知錄引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校讎刻畫。頗有精者。又云。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吾讀至此。因思宋元之世。其刻書也。出於州縣書院。或亦

避其家諱。而原書之字。必有爲之更改者。今則不得而考矣。然不能謂無其事也。卽如近人刻書。爲余所知者。多有以家諱字。用缺筆之例以避之。甚矣讀書之難。古書刻本。雖爲其人家諱。亦且詳審之。竊願世之喜刻古書者。若避家諱。應於凡例明言之。以告讀者可也。

近時刊刻古書。其精者。影宋本外。復有仿宋之本。往歲余與亡友曹侍讀君直。論及避諱。侍讀曰。影宋仿宋。其於宋諱。固當避之。如當今廟諱。亦應敬避乎。余曰。是宜避。侍讀曰。何也。余曰。當今廟諱。苟不爲避。豈人民所可出此。且此刻古書。特影宋仿宋耳。非真宋本也。避宋諱者。以見此是影宋仿宋。故於宋諱。一仍其舊。並避當今廟諱者。是之謂影宋仿宋。後人可考某某影宋。某某仿宋。宜其於宋諱而外。兼避彼時廟諱矣。侍讀曰。誠然。誠然。遂以余言爲定論。今之學者。倘得其書讀之。當知是書所避者。不盡宋諱爲然。須分別觀之。蓋此乃刻書之新例也。

旁行例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造書凡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法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此所言

造書。謂造字也。蓋以字之爲體。有此右行左行下行三種耳。至於書籍。多用直行。卽古時竹簡。蓋亦如是。漢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豈非每簡爲一行。而亦與後世刻本。同爲直行乎。然古書之中。要有從旁行者。學者當知其讀法。今故略舉其例焉。

史記十表。盡用旁行。其法則本之譜牒。梁書劉杳傳。王僧孺被勅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如劉杳據桓氏說。表之旁行斜上。是馬遷依倣周譜而作。今周譜之書。久已不傳。然周人作譜。固爲旁行。而史之表文。其旁行卽由此而出。爲可見矣。但不第三代世表已也。史通雜說篇云。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戡齊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行有敘。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劉子元於表歷篇。嘗非之。於此乃一則曰。列行縈紆以相屬。再則曰。雁行有敘。是極言表之旁行。於法最善也。余讀史書。每見世表以下。其文與紀傳世家。時有詳略異同。竊謂遷之作表。必將折衷壹是。以爲定論。否則紀傳三

者。後人多譏其自相矛盾。而又別撰此表。或詳或略。或異或同。使人反滋疑惑。必不然也。此姑勿論。今觀三代世表。凡分八格。其首格以帝王世與國號並列。次之以顯項屬、佶屬、堯屬、舜屬、夏屬、殷屬、周屬。十二諸侯年表。第一格則爲年甲。其下則分十四格。曰周、曰魯、曰齊、曰晉、曰秦、曰楚、曰宋、曰衛、曰陳、曰蔡、曰曹、曰鄭、曰燕、曰吳。六國表分八格。上起自周。以秦繼之。其後則魏獻子、韓宣子、趙簡子。而以楚、燕、齊三國終焉。秦楚之際月表。則分九格。是爲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凡分二十七格。第一格則書高祖元年。至武帝太初四年止。此下則爲楚、齊、荆、淮南、燕、趙、梁、淮陽、代、長沙。有空格者。如楚下空二格。齊下空六格。趙下空五格。梁下空三格。蓋備後來續封。若孝惠七年。初置魯國。初置常山國。初置呂國。是高祖功臣侯年表。共分九格。一曰國名。二曰侯功。第三格爲高祖。以下書孝惠、高后、孝文、孝景。列五格。孝景後則云。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蓋此六格。用以紀年也。末一格曰侯第。乃謂封侯之次第也。惠景間侯者年表。分八格。首二格曰國名、侯功。第三格則爲孝惠七。下則高后八。孝文二十三。孝景十六。凡三格。第七格曰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第八曰太初以後。亦以紀年耳。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分八格。一國名。二侯功。三元

光。四元朔。五元狩。六元鼎。七元封。八太初以後。元光後則紀年號。建元以來王子侯表。亦分八格。惟第二格別爲王子號。餘均與侯者年表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則祇分五格。首格爲高皇帝元年。直至孝成鴻嘉元年止。第二格曰大事記。三格曰相位。四格曰將位。五格曰御史大夫位。總茲十表。惟用此旁行之法。則經緯分明。釐然各當。漢書以降。有表者宜悉遵之。或問曰。世表中。夏自帝泄帝不降後。殷湯一代。以及周武王伐殷。則又直行。一變旁行之例。何也。曰。此表詳載帝王世與國號。首格黃帝號有熊。有熊則黃帝之國號也。帝禹則提行。謂黃帝耳孫號夏。以夏是國號。故不列文命是爲禹下。若不如此。則國號不顯矣。帝泄以下之直行。既帝禹提行。帝泄諸帝。乃夏之帝王世。而周屬一格。訖於文王昌生武王發。又恐其混雜。故改旁行爲直行耳。然則殷湯至帝辛。全不用旁行者。又何也。殷爲國號。自湯以下三十帝。爲殷之帝王世。非如顛頊屬佶屬之必須區別。所以純從直行。有無待旁行者也。周武王伐殷。此與成王各帝。本亦可用直行。今祇周武王伐殷一行。不從旁行。而成王誦以下。又用旁行者。則以魯齊諸國。出於成王分封。若魯若齊若晉若秦。凡十二國。諸侯亦各有世繫。故仍用旁行之例耳。雖然。將相名臣年表。於旁行之內。而有用倒行者。此何說乎。古人亦未

一言及之。以余所見。此表本記將相名臣。今如罷太尉官。七月辛未何薨。八月乙丑參卒。當因官職之罷。與其薨卒。兼而書之。所謂大事記也。索隱於大事記注云。謂誅伐封建薨叛。蓋有此等事。而載之一格中。則慮眉目不清。故文用一正一反。如七月高后崩。九月誅諸呂。後九月代王至。踐位皇帝。則正書。而後九月食其免相。則反書。明是兩事。既析爲上下行矣。而同在一格中。使但平列。則或虞其合併。故以倒行出之乎。要之史表之體。必用旁行者。雖古書用之者少。而後人讀書。其可不知旁行之例乎。

墨子經上末云。讀此書旁行。𠄎無非。𠄎卽正字畢校云。說文云。非。違也。从飛下翅取其相背。言此篇當旁行讀之。卽正讀。亦無背於文義也。此篇舊或每句兩截分寫。如新考定本。故云旁行可讀。而於後新考定經上篇下云。本篇云。讀此書旁行。今依錄爲兩截。旁讀成文也。並將經上之文。竟分爲上下截。以見旁行讀法之式。上截云。故所得而後成也。體分於兼也。知材也。慮求也。知接也。恕明也。下截云。止以久也。必不已也。平同高也。同長以𠄎相盡也。中同長也。厚有所大也。以下不復備載。略書其式於此。可知讀此經者。必從旁行矣。原本故所得而後成也。下直接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下直接必

不已也。似語多相連。證以經說上。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此釋經上體分於兼也。畢校以體也若

有端至尺之端也。為釋體分於兼也。未是蓋明明上有小故而下有大故。同是解故所得而後成也。但體也。若有端。句恐錯亂在此與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文本相接耳。然吾卻不敢輕改古書。姑著其說於此。直至止無久之不止云云。乃釋經上止以久也。則顯分爲兩截。原書今不可見。而以旁行讀之。

固較爲清析矣。惟所謂讀此書旁行。舌無非者。竊疑此示人以讀法。蓋謂純用旁行。方能得其讀。舌無非者。卽是讀以旁行爲然。非卽作違解。言誠如此讀以旁行。則無違失。並不言正讀亦可也。苟可

正讀。則亦不必云讀此書旁行矣。且莊子有云。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謂之墨經者。專指此經上諸篇。抑就親士七篇說。宋濂諸子辨所見十三卷本以此七篇爲經未敢臆斷。但鄧陵輩爲墨學。重在誦讀。今言此書讀法。

應用旁行。豈出鄧陵一流之所爲乎。誠以既讀此書。而書之體例。乃係旁行。後人讀之不善。則無以明其義理。故特以旁行標注之。使知此書之讀法耳。夫墨子之書。經上諸篇。爲墨家之別派。近於名家之術。其中所言。非若爾雅之訓詁名物。讀之自不易。然觀於墨子。古書有旁行之例。此又可考者也。

抑自漢魏以後。佛書始入中國。梵文字皆左讀。學者亦謂之旁行文。若是旁行之例。有謂界畫者。有謂讀法者。其爲義則不外乎是。史記大宛列傳。於安息國云。畫革旁行。以爲書記。集解曰。橫行爲書記。索隱則引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觀此則外國書記。向用旁行矣。而吾國近亦有效之者。夫讀古書難矣。通行之本。無有用旁行者。然直行之書。原文或此字連上讀。而吾則誤讀屬下。其應連下者。若吾反誤讀屬上。於是辭意全失矣。使書而有如史記之表。墨子之經。則人之讀法。又當識此旁行之例。甚矣讀書之難也。

論世例

論世之說。創於孟子。孟子萬章下篇曰。以友天下之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則讀古人書。固貴尙論其世矣。夫古人著書立說。必有其所處之世。或有所見而自述其志。或有所感而隱傷其時。吾讀其書。使不達論世之義。且有不知所言爲何事者。故當論古人之世。亦爲學者要法。今舉其例於後。

夫戰國爲兵爭之世。卽如孟子。其中所謂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又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此皆言當世戰禍耳。至於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此又可見楊墨末流邪說之害。聖道不明於世。孟子爲閑道計。將以救率獸食人之災。而使斯世得行仁義。所以距楊墨也。卒之孔子之道復昌。而楊墨爲之衰熄者。孟子之有功於天下後世如此。故讀孟子當論其世也。

墨子亦救世之士也。魯問篇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云云。卽其救世之策也。凡尙賢尙同諸說。皆以當世之君。不知出此。故思以其學易之。吾請略舉非攻篇。以明其救世之意。非攻下曰。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

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怪。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拄乎闕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况先列北撓乎哉。罪死無殺。以譚其衆。觀此則墨子深痛世主攻伐之害。欲以非攻警之也。誠以戰國兵連禍結。民不聊生。墨子抱其救世之策。豈後於儒家哉。其他如節用節葬之說。皆是振世之弊。因時而立言。至其後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如班氏所云蔽者爲之。爲孟子所抵排者。乃墨子後學之過。非翟所有也。故讀墨子而論乎其世。知一切尙賢尙同。係墨子救世之術。如此則方可表彰墨學。亦無悖於孟子。而謂論世其可忽哉。

老子一書。首言無名天地之始。又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且論及天地以前。似有不能論其世者。然史記老子列傳。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吾謂老子既見周之衰。則所言者皆衰世之事可知矣。其曰。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則其世必有因尙賢而民爭。貴難得之貨而民盜。見可欲而民亂者矣。又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又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此亦當目視周室衰亂。其世兵革不休。而斥之爲不祥。遂以好還戒之耳。又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又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諸如此類。老子當非虛論其理。必見夫衰周之世。其事有然。故作是說。筆之於書耳。老子雖出關後。莫知所終。然孔子嘗從而問禮。則書實成於春秋之世。周自平王東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此孔子所以作春秋也。故老子甚愛大費諸說。必爲衰世而發。若然。讀老子書。亦可以論其世矣。右自孟子而下。就其書而推論之。皆於世局有關者。但論世之義。又有因讀其書。足以知其所言。爲彼時世情。如潛夫論中論等書是。王符潛夫論。其書所言。都漢世末造之事。本政篇曰。今當塗之人。旣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卻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闔門。禮贊輻輳。迫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此則言取士之弊也。浮侈篇曰。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焚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皆易恐懼。至使

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溼。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爲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癸惑細民之甚者也。則是言民俗惑於巫祝之害耳。又云。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橋梓椁柩。良家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史齋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爲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吏民。是又言喪葬傷民之失也。夫邪人黨進。與巫祝喪葬等事。或爲史所不詳。而讀王氏書。轉得以考漢之季世。其習俗有如此。此書之所以可貴也。

徐幹亦漢末士也。著中論二十篇。吾讀其譴交篇曰。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俺不獲已。殷殷法法。俾晝作夜。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關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己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

有之。爲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恥。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由其說觀之。漢當桓靈之世。公卿以下。惟務交游。皆不知愛國恤民。謀道講德。宜其亡也。甚至策名於朝者。稱門生於富貴。懷丈夫之容者。襲婢妾之態。竟不識廉恥爲何事。世風之敗壞。豈不可歎。然非中論言之。吾人不讀其書。亦何由知漢末人情世態之若是乎。

夫論世爲讀書之要。若讀此書也。並可考見其世。固不僅二論爲然。今亦不備述矣。特是論世之法。亦非易言。古人之書。有不詳其爲何世者。夫不詳何世。則其人言論。將無以窺其意之所在。豈非讀者之憾事。然吾嘗讀史漢而得其道焉。試言之。史記莊子列傳。與齊宣王梁惠王同時。而漢志云。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老萊子。楚人。與孔子同時。鄧析。鄭人。與子產並時。成公生。與黃公等同時。宋玉。楚人。與唐勒並時。張子僑。與王褒同時。莊忽奇。枚臯同時。凡其言同時或並時者。蓋既讀其書。如欲論其世。得以與彼同時者推究之。其爲法則至善。何也。讀一書也。有傳記者。或目錄家言。雖不能確知其世。而有與某同時之說。則吾即可從而求之。而其人之身世。不難論定矣。

或曰。嘗讀古人別集。文或不記年月。詩詞則託之比興。往往有不能得其所言者。殊以爲苦。曰。有宋以後。年譜盛行。如魯訔洪興祖輩。文則韓愈柳宗元。詩則陶潛杜甫諸家。自此皆有年譜傳於世。此最得知人論世之義。不但其人之生卒。及一生行事。足以銓次之。卽一篇一什。作於何時。均可瞭然於其命意。是故年譜者論世之良法也。雖然。人生千載以後。而讀千載以上之書。卽近在數百年。又將著書之人。就其所處之世。而論列之。亦戛乎其爲難。然孟子言此者。斯真讀書之一善法也。故好讀古書者。要不可不達論世之義。

寓言例

莊子寓言篇曰。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其意蓋謂寓言之用。取譬於父之譽子。不若非父。以人之恆情。非父則信之。如譽子而出於親父。或以爲私矣。莊子惟明乎斯義。故其書所以多寓言也。史記莊子列傳。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若是寓言者。又卽空語無事實也。何則。莊子既是寓言。盜跖諸篇。似詆訛孔子矣。不知彼特以明老子之術。不過爲空語耳。並非有此事實也。故讀莊子者。應知有寓言之義。史記索隱云。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然則所謂寓言者。乃寄辭於人耳。寄辭於人。則莊子書中。凡人姓名。爲其自相造作。非必真有此人也。亦明矣。要之讀其書者。可不知其爲寓言乎。雖然。莊子爲寓言。古書如此者不少。今試述寓言之例。

考古質疑云。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可以其寓言爲實也。如楊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夷吾問送死於平仲。大慶以爲史記秦紀。及穀梁傳參考之。秦繆魯僖之十二年。已言管仲死。平仲雖莫究其始。然史記載嬰死於夾谷之歲。則是魯定公十年也。自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問答。仲當垂死之歲。嬰方弱冠之時。嬰有百七十之壽矣。以此知其不然也。又史記管晏列傳云。仲卒。齊遵其政。後百餘年有晏子焉。然則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寓言明矣。容齋隨筆云。莊子之鯢鵬。列子之六鼈。其語大若此。莊子之蠻觸。列子之焦螟。其語小又若此。大慶謂凡若此類。人固知其寓

言如引古人問答。容有未易覺者。故大慶特舉盜跖之譏孔子。與管晏之問答以明之。此葉氏之讀列子。能知管晏問答。爲其寓言。識亦卓矣。夫列子一書。寓言爲多。雖黃帝之夢游華胥。周穆王之賓西王母。皆可以寓言視之。蓋列子貴虛。亦言其貴虛之旨而已。而近人或黜其書爲僞。則非矣。學者以寓言求之可也。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而子貢亦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焉。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也。以此而言。世之歸美堯舜。歸惡桀紂者。往往過甚其辭。亦可以寓言類推之。不必斷斷致辨也。王充論衡。其藝增篇云。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

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郟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又云。尙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其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如王氏說。論語之民無能名。尙書之民罔不欲喪。皆是增益之語。非其真也。所見亦未嘗不是。然苟明孟子與子貢之意。自來譽堯舜而毀桀紂。卽言之或過。不足爲怪。蓋古人不過取以備法戒。使

後人有所適從。而其言或稍至失實。在讀者善會其意可也。吾謂學者遇此等處。不妨以寓言例之。無庸泥於其言也。

古書有所載之事。按之時代。竟不合者。此亦寓言也。韓詩外傳四卷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周廷窠校曰。按春秋齊使聘魯。自襄二十七年。慶封之後。於經更無所見。蓋諸子之寓言也。以晏子聘魯。謂爲寓言。是善讀古書者矣。何則。此蓋明禮中之又有禮。而晏子固深於禮者也。必問其事之有無。則滯矣。故凡書中記載。卽考其不合。不可歸之寓言耳。

又古書有同記一事。其人則此書作某。而與他書異者。不可勝舉。試錄外傳一則言之。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滌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

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考此事左傳及說苑君道家語正論並載之。但莊王則俱作昭王。然則昭王乎。莊王乎。以何者爲是。蓋不必問也。或卽寄辭於人之意。則亦寓言耳。在韓詩必出傳聞之異。後人讀書至此。祇可闕疑。而以此爲誤。則徒勞無益矣。蓋古書所記。時有異同。無從判別。苟守闕疑之義。而又明乎寓言之例。如是則書之所言。猶有不可通者乎。

據班志所列諸書。有言其出於依託者。余於言公例中。謂著書而託之古人。是得乎言公之義矣。今考方言寓與託二字。皆訓爲寄。則依託之書。或亦寓言也。何以明之。其人或據相傳之學說。而筆之於書。或不必相傳者。而欲使吾之學說。見信於人。遂不復自留姓名。以古人稱之。所謂寄辭於人也。則書之爲依託者。抑亦寓言之例乎。世以依託爲僞造。吾非謂所有古書。一無僞造。但言公而外。並有合乎寓言之義者。後人讀書。不可輕易言之曰。僞書僞書也。或問曰。羣經之中。亦有用寓言者乎。曰。詩有比興。說者云。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是比與興有寓之意也。至於春秋。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非亦可謂之寓言乎。孔子嘗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若然則孔子蓋借行事之

已見者。而寓其言於內。以爲較空言爲著明耳。孟子之論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謂孔子修春秋。自有大義在事文之外。特取魯史以寓其義。若其事則祇爲桓文而已。則後之讀春秋者。當知春秋一經。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爲孔子之寓言。孔子非如後世史家。編纂故事。致工於文。宜求其義理之所在。夫讀書亦求其義理耳。此豈春秋爲然哉。顧書之義理。舍其言將何求。旣就其言以求義理。古人自有寓言之義。安可不通其例哉。

讀書不因人廢例

論語子曰。不以人廢言。余嘗本此以讀書。知其爲法之善者也。何則。立言之士。每有其人不足取。而書之所言。則不可廢者。倘因鄙其爲人。而並廢其書。大不合矣。爰宗孔子之說。爲讀古書者明其例焉。

呂不韋之爲人。以安國君之庶子楚。謂奇貨不可失。因取寶玩珍物。獻之華陽夫人。使立爲適嗣。又將其邯鄲姬之已有身者。進之於楚。生始皇而亂秦之宗。其人品直卑無足道矣。然所作春秋。備天

地萬物古今之事。兼儒墨。合名法。通於衆家之意。純乎其爲雜家之學也。宋黃震黃氏日抄曰。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恥以貴顯。而不及荀卿子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竊名春秋。高誘爲之訓解。洎熙五年冬。韓彥直爲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此句似有訛脫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概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並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耶。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誠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括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書爲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流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而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如其所說。此書之久而不傳。幾因其人而廢矣。引蔡氏跋語。以見高堂生輩。均取其書。所以列之九流。載之七略。而爲明其不足病。則黃氏之於呂覽。正欲人不可因人而廢者也。

商鞅變法致秦富強。諸葛武侯嘗曰：商君書益人神智，則深重其書矣。太史公云：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觀於此，子長之意，似以其人刻薄，而並將廢其書矣。但本傳則謂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是商君主法雖嚴，甚至道不拾遺，當時秦民爲之大說，而鄉邑又大治，則其治秦之效，亦可觀矣。後人病其用刑峻酷，又不善其死，真是爲法自敝。於是讀其書者蓋鮮，不知鞅之自爲計則失之，而於秦則有功。至其書皆是治秦之迹，秦用以致富強者也。善乎嚴萬里之說曰：或曰：審若是，宜遏絕其說，而顧校正之可乎？曰：是書自漢志以來，著錄久矣。但使後之君若臣，讀是書者，談虎色變，則鞅之毒輸於秦，而功及於後世，爲不少矣。夫荀卿明王道，一傳至李斯，而焚書坑儒，商鞅語帝王，再不用於孝公，而滅法亂紀，則夫士之抗言高論，或不幸而見用於世，吾焉保其末路之不至斯極也。又誰得盡廢其書哉？若是嚴氏之意，亦謂讀商君書者，不當因其人而廢之矣。

劉歆爲楚元王後。以宗室之臣。助莽篡漢。親爲其國師。其人猶可言乎。然所作七略。繼其父向之業。考竟源流。辨章得失。萬無可廢者也。雖自宋以後。其書久亡。而班志藝文。卽本於是。所謂今刪其要。以備篇籍是也。茲錄諸子略總論於此。其文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旣微。諸侯力征。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蠶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此論諸子之學。各有所長。在王道衰微之後。成爲專家。發明其指意。使得所折中。其材皆有可用也。後世每擯諸子爲異端。謂其離經畔道。今日合甚要歸。六經之支與流裔。則諸子之原。實出於經也。夫論古貴得其平。今謂舍短取長。可通萬方之略。然則治諸子者。能節取其長。乃可具博通之識。若但拘守六經。而不知縱觀諸子。何能通達萬事乎。余故深惜別錄七略之書。不傳於今日。其輯略一種。集諸書之總要者。又爲班志削去。此書獲存。

吾人讀古書。所得必多。尚可因人而廢耶。

蔡邕黨附董卓。其人可謂有文無行矣。但其文則人多稱之。若所撰獨斷一書。足以考漢代之制度。故目錄家載之。則亦不能因人而廢者也。此書首曰。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或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雖今日時殊世異。然稱號之分別。與命令之體式。析爲策書四種。皆讀古書者所當知也。其下云。凡羣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則爲文章執範矣。又曰。守者秦置也。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伊河洛也。漢改曰河南守。武帝會曰太守。世祖都洛陽。改曰正。此則官制之沿革也。至高山冠則曰齊冠。法冠則曰楚冠。爲戰國時齊楚所服之冠。此書詳之。尤好古者所樂聞。其他朝位祀典。無不敘述。真有用書也。蓋亦不可因人而廢矣。

古書之不因人廢。已舉呂氏諸書爲例矣。昔班彪之評史記曰。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六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賤。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

咎。嗚呼。如彪之說。史記一書。馬遷若以言論不當。其人應受極刑矣。不知遷之腐刑。武帝嫌其史權太重。借李陵事以洩其怒。咎在武帝。而豈遷之咎哉。夫古人往矣。讀其書者。就書而品其得失可也。乃謂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則直因書而欲貶黜其人矣。吾甚爲史公悲也。夫其人卽有可議。猶且不合廢其書。又況史記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自成其一家之言。爲史家之初祖哉。後之學者。當明乎不以人廢之義。慎毋如班氏輕詆前人也。

讀書不存己見例

古人作爲一書。必自有其意義。後之讀其書者。當取其意義而闡明之。豈可稍存我一己之見。倘稍存己見。而出之以附會。或出之以臆斷。於是似是而非。而古書之意義。從此全失矣。故學者不能妄存己見。以讀古書。試言其例。

夫經爲孔子刪定。萬世政教所從出。蓋常行之道也。自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故在漢儒。已病其蔽所見聞。各守師法。未必得經旨矣。何也。今文

一家。古文一家。樹立門戶。黨同伐異。但務獨伸己見。不知有己見存乎其中。豈足以昌明經學哉。及宋儒則鑿空立論。多用己見。以書錄解題考之。蓋可知焉。如程大昌易原。陳氏曰。首論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參之河圖洛書大衍之異同。以爲此易之原也。以及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己見。出先儒之外。於項安世周易玩辭曰。大抵程氏一於言理。盡略象數。而此書未嘗偏廢。程氏於小象頗見發明。而此書爻象尤貫通。蓋亦徧考諸家。斷以己意。於鄭汝諧易翼傳曰。以程傳爲本。而附以己見之異。於袁氏家塾讀書記曰。大略做呂氏讀詩記。集諸家說。或述己意於後。於歐陽修詩本義曰。先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見。於鄭樵夾漈辨妄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於李樗毛詩詳解曰。博取諸家說。訓釋名物文意。末用己意爲論以斷之。於戴溪岷隱續讀詩記曰。其書出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爲名。其實自述己意。亦多不用小序。於劉敞春秋傳曰。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於杜諤春秋會義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迄於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繁之。時述以己意。於劉敞七

經小傳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己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斂倡之。由此以觀。非宋儒之說經。悉存己見者乎。若論其倡始。則劉敞實作之俑也。夫聖人經教。垂爲世法。後人說解。烏得徒存己見。故漢宋儒者。祇自成其爲學派而已。使學者而有志治經。應抉發孔子贊修之意。而已見則去之。有不可存焉者也。

史記一書。本紀則有項羽呂后及秦本紀。世家則有孔子陳涉。不求其義法之所在。而以己見爲之推測。每有譏其體例之不當者。亦云悖矣。若其編次先後。自序旣云。故作五帝第一。故作夏本紀第二。直至自序。皆以自明其故。雖其中如何匈奴朝鮮等傳。似近雜廁。然在史公。如此編排。必有其用意。或曰史記列傳序次。蓋成一篇卽編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接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見趙翼廿一史劄記此則全是己見所存。謬加論斷矣。吾人生千載後。去子長之世甚遠。旣不能睹當日編訂之意。何由知其百

三十篇。成一篇卽編一篇。而可謂之隨得隨編乎。謂之隨得隨編者。直憑其己之所見。所謂想當然耳。夫讀古書而存己見。必有自我作故。以意說爲得理者。此大不可也。

自來讀諸子者。不辨其家數。不考其宗旨。而惟存己見。好之則附於儒。惡之則黜爲異端。有宋而下。無不如是。夫諸子者專門之學。何能以己見爲之。卽如韓非。其書爲韓而作。其人則忠於韓者也。史記本傳。敘之甚明。所云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蓋言其以法家而通於道家也。宋蘇子瞻之論韓非曰。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庶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

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與。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此文以爲申韓之法家。原於老莊之道家。道家輕天下。齊萬物。視君臣父子。不過適然相值。法家遂敢爲殘忍。而輕於殺人。乃老莊之說所致。似亦有所見矣。不知道家爲君人南面之術。而莊子且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法家又尊君卑臣。崇上抑下。今以老莊之後。禍爲申韓。何其一任己之所見。而好爲妄言。

若此哉。史公申子卑卑云云。蓋謂法家極弊。則必至慘戮少恩。而非以直指申韓。不然。申子傳中。何以美其國富兵強。有治韓之功。於韓非轉借其能爲說難。不能自脫乎。原於道德之意者。則是子長深知學術源流。以法家出於道家耳。蘇氏讀之不善。反謂申韓之罪。老莊使然。此不但誣法家。兼誣道家矣。故論古無識。存乎己見。而古人必受其冤。然則讀古書而可存此乎。

或曰。所貴乎讀書者。不惟以矜宏博。非將取其爲我用乎。曰。爲我用則然。存己見則不然。何也。古書所言。我讀之而用以經國。用以處世。苟善用之。則獲益於書者必多。若古書自有之意義。則當引而伸之。發揮而光大之。使有己見之或存。而強書就我。則失古書之真矣。昔人謂郢書燕說。卽是以己見所及。而實非原書之意義。如是以讀古書。吾見今之學者。爲不少矣。故略舉一二。以發其例云。

上下文虛實異釋例

夫讀書所以明理。不當拘牽文字。然文字要有不可忽者。古書之中。往往上下文字相同。而一虛一實。訓釋則異。此固不能悉數。今取晏子諸書。以見其例焉。

晏子內篇諫上。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孫星衍音義。於韓子休下云。姓韓名子休。於夫子休國焉而往下云。言棄國而去。則上文子休。爲人姓名實字也。下文之子休。子字連夫字讀。夫子謂晏子。休國焉而往。謂棄國而去。休者虛字也。音義蓋亦知上下文並言子休。故別釋之。使人不致疑誤耳。則如晏子此文。非爲虛實異釋乎。余初意下文子休。必卽謂韓子休其人。嘗釋之曰。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讀至夫字絕句。蓋景公見晏子出逃。於是使韓子休往追。且語以孤不仁云云。似嫌晏子不應遽出。謂孤之不仁。豈遂不能順教。至於此極。而晏子竟出走也。子休國焉而往者。子休是呼韓之名。國焉而往。欲其爲國而往追晏子耳。以爲如此作釋。亦若可通。但古書上下文。其虛實而異釋者甚多。則且從音義說可也。

論語一書。其中上下文虛實異釋者。試條列之。學而篇子夏曰賢賢易色。古注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則下文賢字。爲賢才之賢。實字也。上文賢字。作好字解。虛用也。八佾篇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

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此處兩栗字。又有虛實之分矣。上文栗爲樹木。與松柏同。下文乃戰栗之意。則亦虛實異釋者也。公冶長篇。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予何誅。下予字。今本作與。作予者。王充論衡所引如此。當是漢時本。兩見予字。上文則爲宰予名。下文如今本作與。與者語辭。予與既可通用。是其爲虛實異釋明矣。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朱注雅常也。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吾謂此上下文兩雅字。亦有虛實之別。上文子所雅言。此雅字自可釋常。謂孔子所常言耳。下文皆雅言也。雅正也。鄭康成所云。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是也。則上下文雖並稱雅言。常較虛而正爲實矣。非又其異釋乎。憲問篇。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集注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則上文道字。是有道之道。下文道字。是孔子自謙之言。又虛實而異釋矣。又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子爲誰。石門者地名也。晨門謂晨主守門者。則上下文兩門字。虛實顯然。蓋又異釋者也。季氏篇。樂節禮樂。上文樂字。訓爲喜好。下文則爲禮樂之樂。其爲虛實異釋。不待言矣。微子篇。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其後云。謂虞仲夷逸。是上下文之夷逸。並無異釋矣。然漢書地理

志。引謂虞仲夷逸云云。師古注卽就仲雍之逃荆言之。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如師古說。上文夷逸爲人名。下文之夷逸。乃竄蠻夷而遁逸。上爲實字。下爲虛字矣。師古必有所據。不又見其爲異釋乎。虛實異釋。證之論語。則旣然矣。試再證之詩。召南行露章。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毛傳。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鄭箋云。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則上文之行。謂道路也。下文行字。是行止之行。非有虛實之異乎。邶式微章。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箋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疏云。以君被逐旣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下微君傳云。微無也。則上文之微。釋爲微賤。實字也。下文微釋爲無。蓋又有虛實之異也。小雅采芑章。服其命服。上文爲服用之服。下文則衣服之服。其爲虛實顯然矣。又甫田章。有渰淒淒。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兩雨字。上文爲實。下文則虛。又異釋之彰明較著者也。周頌有客章。言授之絜。以絜其馬。箋云。絜。絆也。按說文。絆。訓馬絜。故上文之絜。必指物言。實字也。下文則虛用矣。商頌元鳥章。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也。箋云。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可知上文有字。不過爲有無之有。下文九有釋曰九州。是又虛實自異矣。若是證之於詩。其上下文字。

不可見虛實之異釋乎。

且不獨詩爲然也。國語晉語。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章。祁午見。曰晉爲諸侯盟主。子爲正卿。若能請
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爲子從。何必和。盍密和。和大以平小乎。韋注。言皆從子之命。何
必和。大夫乎。則此何必和者。謂和大夫。實字也。下和平也。勸以大德。平小怨。則所謂盍密和。與和大
以平小。兩言和者。作和平解。其爲虛實之異。韋氏解釋甚晰。苟非韋氏早有此解釋。學者讀其文。見
上下同用和字。不將生其惶惑乎。是亦上下文虛實異釋之證也。

且不獨國語爲然也。吾又讀呂氏春秋矣。音律篇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又無發大事。以將陽氣。高注。
大呂十二月。幾近終盡。不釋將字。蓋以爲虛字耳。而於以將陽氣云。將猶養。則上下文兩將字。明明
有虛實之異也。精通篇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
歌者。上文門下之門。實字也。下文門者。則謂司閭之人。是虛用矣。順說篇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荆
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
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

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此處數衣字。衣補衣之衣。與好衣民以甲。則爲虛字。其餘則皆爲實字。然則上下文中。不又爲其虛實之異釋乎。

夫古書之上下文。使其虛實異釋。不知審辨。蓋必有不可通者矣。若如詩民之多辟。毋自立辟之類。上下文辟字則同。多辟謂民多邪辟。立辟之辟。辟者法也。此則解釋雖異。卻非虛實有別矣。所謂同字異義。詳俞氏舉例故今不列也。至古書之分虛實。卽在上下文而異其釋者。原不盡晏子諸書。學者可援例以求矣。

上下文偏全異敘例

古書中上下文。其字之虛實。訓釋有異者。已於前篇詳之矣。又嘗求之文法。敘述之處。上文則舉其全。下文乃獨舉其偏。往往列敘諸人。而顯然殊異者。或問曰。古書敘事。上下文有偏全之異。竊所未聞。豈亦有其例乎。曰。自當言例以明之。

往讀史記儒林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此不與

上文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其敍論則異乎。雖古人文法。每有稱一人以包該之者。如此處明云子夏之倫。始疑下文單言子夏。未必有偏全之異。或用子夏以統子路諸賢。不知既敍子路爲首。應云子路之倫。今不然者。蓋上文全敍。而下文則異乎是。非偏全異敍乎。又漢書司馬遷傳。載其報任少卿書。上文不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戾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臍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乎。其下文云。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僅有左邱明與孫子二人。亦足知偏全之異敍矣。不然。上文自西伯仲尼而下。若屈原等。皆賢聖也。所以見賢聖無不發憤而有作。使下文複敍。再申說之。於文法則煩冗。故但偏敍一二。異於上文之全敍耳。如是古書上下文。不有偏全異敍之義乎。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郟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

爲有功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鱒。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云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先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度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醜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賜。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問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

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此傳所敍。明明有偏全之異矣。上文司馬彌牟而後。全敍者十人。則下文應十人並敍。乃云。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祇敍出六人。已覺其偏而不全矣。最後則單提魏戊賈辛。詳敍二人。非偏全異敍之儼然易見者乎。至引仲尼之說。則更爲賈辛一人。尤偏敍之至矣。故古書上下文。偏全異敍。不能不知此文法也。

孟子梁惠王下篇。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此章敍宣王之間。是湯武並言。而孟子所對。祇云誅一夫紂。而不及武王。此亦上下文之偏全異敍者也。又公孫丑上篇。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然

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知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維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此節上文。伯夷伊尹孔子。謂其皆古聖人。是全敘也。下文歷述宰我三賢之言。專以稱頌孔子。則又偏敘矣。故讀孟子書。以上下文法論之。不又得偏全異敘之證乎。

右皆古書敘事文法。為其上全下偏。而判然各異者。夫讀古書固不可不知文法。余嘗有專篇論之矣。見卷三雖然。文莫難於敘事。蓋敘其人必如其人。敘其事必如其事。此史公之不虛美。不隱惡。昔賢稱為善敘也。余於其敘事之中。見有偏全之異。而即在上下文中。因徵之左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OAROO)

古書讀法略例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孫德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